

PRESENTED BY SHIRAIISHI JOUGI
ILLUSTRATION AZURU

白石定規 イラストあずーる

魔女の旅々

THE JOURNEY OF ELAINA





魔女之旅11

あるところに一人の魔女がいました。名前はイレイナ。勝手気ままな一人旅へと戻り、心から人生を満喫中です。そんな彼女が今回出会うのは…、パペットを操る謎の探偵、廃棄物処理場を守り続ける魔法人形。怪しげな館に暮らす「寵愛の魔女」と若き日の「夜闇の魔女」。不貞の噂で持ち切りの劇団長。菜食主義の国に暮らす兄弟。知能の高い魔獣と深い森の中に隠遁する流浪の民たち。そして美女の血を求めて国から国へと渡り歩く吸血鬼。今日もこの広い世界の片隅で、おかしい人たちとの邂逅を楽しんでいます。「ご存じですか?私にとってのあなたもそうなんですよ」旅の魔女イレイナが綴る「別れ」の物語。新たな章が幕開けま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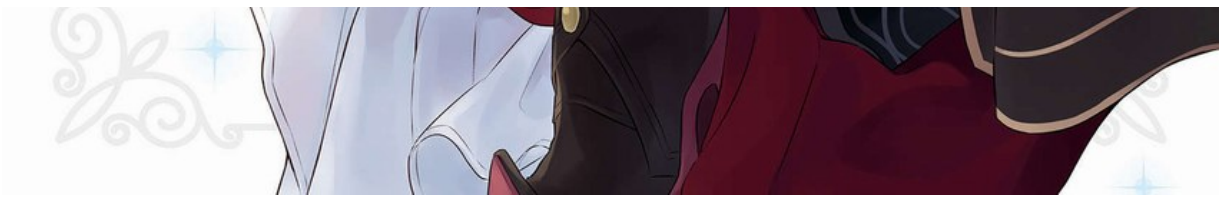
彩頁

まあ、別に構いませんけれども……

Well, it's okay, but...

灰の魔女イレイナ
魔法使い最高位「魔女」の
称号を持つ少女。
広大な世界を渡り歩く、
一人旅を満喫中。





【灰之魔女伊蕾娜】

擁有在魔法使中最高位的稱號【魔女】的少女。

在寬闊無垠的世界中巡回漫步，享受著一人的旅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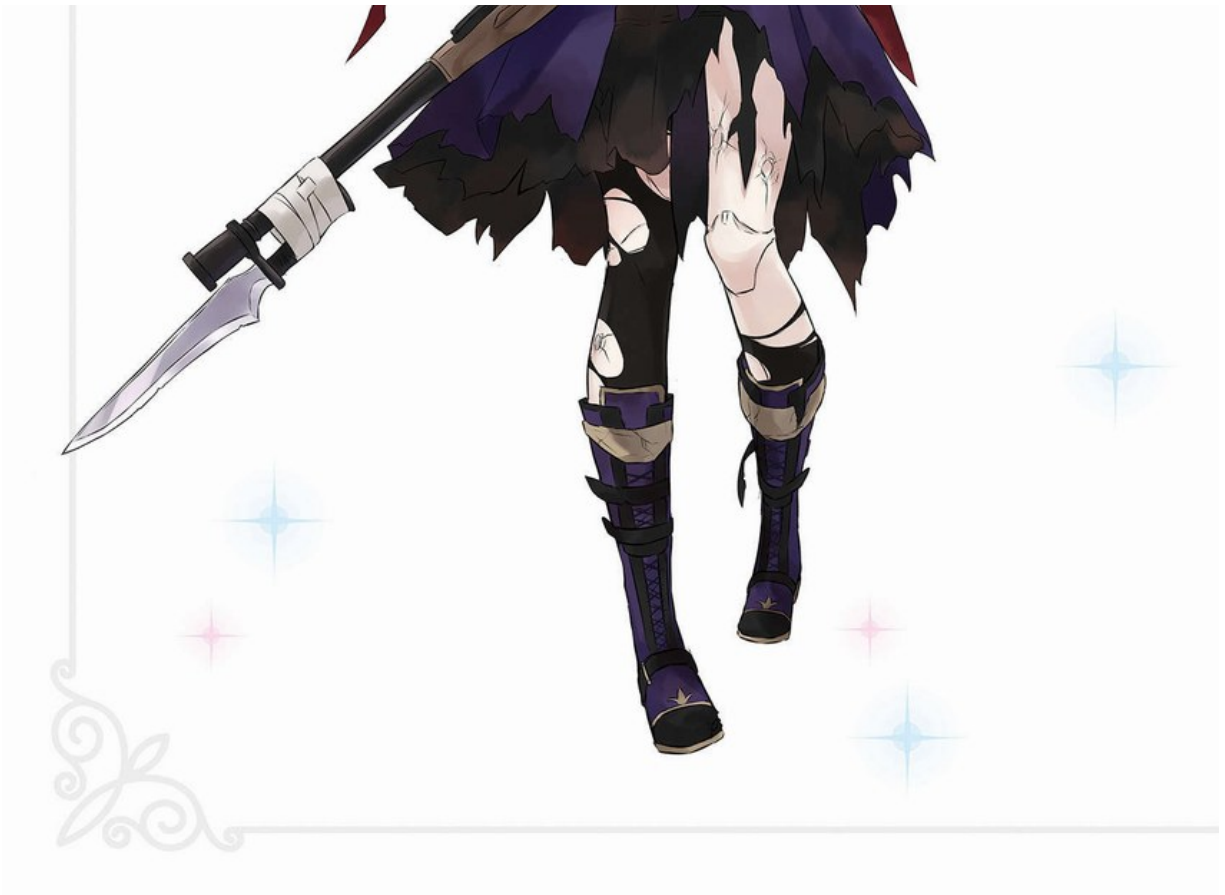
【人偶偵探】

裝著『教授』（右手）和『助手君』兩隻人偶的偵探。

【歐蘿涅拉】

在人類的國度四處旅行的吸血鬼。





【哈爾貝利】

由『花園忒奧美亞』製造的魔法人偶。





「呟呟呟呟呟……好過分……好臭……太糟糕了……」

「你真以為我睡著了嗎？」





「……我會記住的」

「那麼，該就此別過了。」

接著，她從廢棄物處理場地，向外踏出了一步。

向著未知的領域邁出了一步。

第一章 高級餐廳濺血事件

「呀啊啊啊啊啊啊啊！」

在某個國家的一間餐廳裡，這樣的尖叫聲回響著。然而這家店中，對發出尖叫的女人那悲痛的哀嘆，一個作出反應的人都沒有。

尖叫聲傳出的正當時，店裡的燈火全部被熄滅。伴隨著歡欣的音樂，一份蛋糕正被送到靠窗席位的夫婦桌上。

店裡的所有人正在為這對幸福的情侶送上充滿溫情的掌聲，為了紀念交往一年的紀念日，這對夫婦特意選擇了在這家聽說在全國也能排前幾名的高級餐廳來度過今晚。雖然包括我在內，店裡的大家都只是偶然當場見證了二人的幸福時刻，但在我們的掌聲中寄托的毫無疑問也是真誠的祝福。

說起來也正因為這樣，包括我在內的店內在場的所有人都把那聲女性的尖叫當作是某人感動到極點而發出的歡喜之聲了。

但是，我們在那叫聲發出的時間點原本應該是會產生懷疑的。因為那聲音分明來自於比正運過去蛋糕的鄰窗席要遠很多的後方。

那是從店的裡側發出來的聲音。

蠟燭的光芒伴隨著燭焰搖擺著的同時，蛋糕被放在了夫婦身前（情侶）的桌上，溫暖的鼓掌聲變得更強，而店內的燈火也隨之再度點亮。

和被祝福的窗邊二人不同，在餐廳的裡側卻能感覺到一股不知怎麼十分不安定的氣息。於是我一邊端起晚餐後的茶，一邊回頭看過去。

「真的假的……？」

不禁打了一個寒戰。

因為太過受沖擊，差點茶杯都要從手中落下。

因為離正慶祝的座席非常遠的餐廳裡側某處淪為了一副淒慘的場面。

一位美麗的女性橫臥在地。白色的洋服被染成了赤紅，而那看上去有著與三星級高端餐廳相匹配的上檔次的地毯上同樣被染上了紅色，那紅色還在緩緩向四周擴展侵蝕著依然幹淨的部分。

我們在那時總算意識到了。

我們偶然地當場見證了一件極其麻煩的事情。

○

「是誰呀！從後邊貼過來抱住人家，然後摸了人家的胸部！」

地上橫臥的女人站起來之後這樣抱怨道。

「……」

自然，她並沒有性命之憂。

似乎是對於黑暗中看不見的某人碰觸自己的身體實在是屈辱難忍，她緊緊地抿著嘴唇、雙頰氣鼓鼓，用化妝修飾得很端莊的容顏也相當程度地染上了憤怒的神色。

被染成紅色的衣服和地毯、在其正中的一位生氣的女士，這場面當然是十分的異常，店裡的人們見狀紛紛聚集過來。當然，我也不例外。

但剛剛也注意到的一個事實是，她身上沾濕的紅色液體並不是血。

「……味道好大」

是酒呢。

仔細看的話，一個酒瓶也倒在了地毯上。好大的味道。

「啊——！ 是誰說我味道大啦！明明我才是受害者！」

女人哭起來了。

毫不體察被害者女性的心情，張口就來的人到底是誰呢？

沒錯，就是我。

「你全身沾的那個、是紅葡萄酒嗎？」

我一副仿佛剛才的失言什麼的完全不存在的若無其事的表情，徑直擠進包圍著她的一群吵鬧的人中間，蹲下來。試著碰了碰毯上擴散的汗漬，指尖上沾上了紅色的液體。

聞一聞，果然有著紅葡萄酒的香味。

「是紅葡萄酒呀！一看不就明白了嗎！你以為我是誰呀！」

「我和你應該是第一次見面吧……」因為不知道她叫什麼名字，那麼總之就先稱呼她為葡萄酒小姐吧。畢竟搞得一身都是葡萄酒。

整理一下眼下的狀況吧。

為了慶祝紀念日，高級餐廳的燈火熄滅之後，女性的叫聲響起。燈火再度點亮的時候，全身都是紅葡萄酒的女性（葡萄酒小姐）橫躺在了地上。並且，她還作出了黑暗中有人摸了她的胸部的證言。原來如此原來如此。

「這裡能嗅到犯罪的氣息呢……」

在我的後方，某店員用一副得意的表情悄聲念道。

現在只能聞到紅葡萄酒的氣味哦？

「這可就麻煩了呢……」在圍著她的一圈圍觀群眾中，一位男性眉頭深深地皺起。他就是店長先生。「這地毯可是有年頭的高級品啊。被弄到這麼髒的話，只能要求賠償了呢……」

這確實是非常麻煩。

「這可就麻煩了呢……」接著，圍著她的一圈圍觀群眾中，又有一名男性開口了。他是窗邊席二人情侶中的男朋友先生。「都是因為鬧出

這種騷動，我們的紀念日都泡湯了……剛才的蛋糕，就不要收錢了吧」

這位先生趁亂在說什麼呢。

「這可就麻煩了呢……」然後，又有人說話了。那是體形像酒樽一樣的多汗男性。「好不容易晚飯送上來了，結果咱卻被困在這樣的事件現場，飯都涼了呀」

那你現在就自己一個人去把飯吃掉不就行了嘛。

葡萄酒小姐的周圍一位正經的男性都沒有，真是悲傷。

「好過分！男人們總是這樣！總是只想著自己的事情！男人最討厭了！」

葡萄酒小姐就這樣一邊開著地圖炮一邊哭了起來。

就在這時。

「哼哼，這怎麼想都充滿了犯罪的氣息呢，助手君！」「是這樣呢，教授！」

不知從哪邊響起了說話聲。一邊是沈穩的成年的女性的聲音。而另一邊是聽起來感覺還包含少女青澀的女孩子的聲音——不知為何，我一開始並沒有把這兩人的聲音聽成是同一人發出的。

那是仿佛由一人飾演兩角一樣、非常地相似的兩個聲音。

回頭看去，在包圍著葡萄酒小姐的一圈人稍稍靠外側的地方，有一位女性。

「……………」

外表看去大約是25歲前後的年齡。淡茶色的頭髮上戴著一頂鴨舌帽，身上穿著結實的長風衣。怎麼看都是一身偵探衣裝的她的兩手上，卻不知為何裝著兩個人偶。

她淺紅色的雙瞳向左右兩邊來回看，讓兩手的人偶面對面一唱一和，不斷表演著「犯人就在這些人當中！」，「是這樣的，教授！」，「偵探一職就由我接下吧！」之類的種種戲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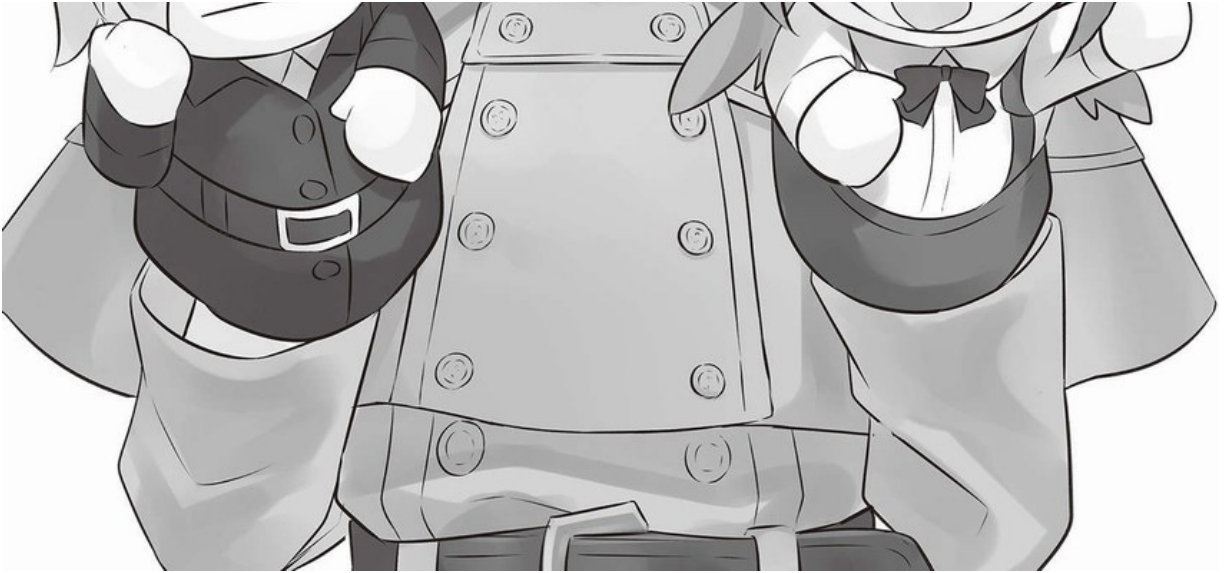
周圍的觀眾啞然，我也閉口無語。而偵探服的女人卻絲毫不以周圍的眼光為意，依然嘴巴在人偶邊上說個不停。

「說起來呀教授，犯罪的氣息又是什麼呢？」

「那可不是葡萄酒的氣味呢！」

然後，兩個人偶中間的偵探女，臉上浮現出一副頗為得意的表情。





「……………」

唔哇，真是個怪人……。

「呼呼呼……助手君。親一口，好不好啊？」

「啊，不可以啊教授。在這樣的地方……」

「……………」我閉口不言。

雖然是看上去十分古怪的女人，但似乎她在街頭巷尾卻頗有名氣，餐廳裡有幾個人還竊竊私語起來。

「那……那人是……！」「那個女人……是人偶偵探啊！」「沒想到會在這種店裡……！」

她是被叫做人偶偵探的嗎。

「她很有名嗎？」我側耳傾聽試圖搞清楚他們談論的名字。然後，低聲聊著傳言的人們一齊向我點頭並說道，

「那個呀……雖然咱也只是聽說過傳聞而已……似乎她能夠一邊讓兩手的人偶對話一邊作出推理呢」

這還真是奇妙的角色設定呢。

「順便一提，她的推理能力也沒什麼值得一提的，只是第一眼看上去沖擊感很強而已。」

還真是不留情面的評價呀。

「雖然頭一眼看去有視覺沖擊力，廉價感卻很強，所以，甚至曾經奪得過『角色設定最粗糙的偵探排行榜』第一名呢」

這排名是怎麼回事。

「順便一提，因為她不知怎麼的對年輕的女孩子似乎管不住手腳，所以還曾經被評為『性癖有點糟糕的偵探排名』第一名呢」

所以說這排名究竟是怎麼回事啦。

「總結一下的話，就只是一個爛人而已」

這是來自有識之士的點評。

似乎就是一個爛人而已。

被單方面各種品評的偵探小姐雖然穿著一身偵探的行頭，卻看不出她有絲毫想要解決事件的意思，依然在哪邊自顧自沈浸於人偶遊戲，所以只好由我遞給葡萄酒小姐一副毛巾，並對店長提出一個提案。

「沾到洋服和地毯上的酒，要由我用魔法複原嗎？」

雖然，在我們這些人之中無疑還有著一位犯下暗中摸胸罪行的犯人，但是在那之前不能忘記，眼下酒還潑得到處都是。

就讓被酒浸濕的衣服一直這樣子下去也實在是太說不過去。而且看上去她的身體已經被弄的很冷，發出了「誼哧！」這樣聽起來很是可愛的噴嚏聲。這樣下去的話，可是要感冒的喲？

但是，店長先生卻繃著臉。

「不。魔女小姐，關於這件事，可不可以先等一下。」

店長先生的正後方，那個偵探小姐還在發出「親親—」「呀，教授，不行—」什麼的聲音，一邊還在讓兩手的人偶激烈地互相交纏著。都要變形了。那似乎不是我所理解的那種親親就是了。

「……這個等一下，是怎麼回事呢？」站在店長的對面，我一邊無視著自己所看到的意義不明的景象一邊問道。

「正如你所見，的確酒瓶中漏出的酒弄髒了這位女士以及地毯——但我還想要讓犯人賠償由此產生的損失。」

喔，原來如此。

「為了調查事件需要保存現場，就是這麼一回事對吧？」

「助手君，可愛的助手君」「教授，我好喜歡……！」

「是的。就是你說的這樣。姑且，保險起見，在這事件解決之前，其他的桌子上的料理和飲品也都保持原樣吧。因為尚且還不知道關於犯人的線索究竟在什麼地方」

「既然店長這樣說了，那就這樣也無妨……但女士的衣服就這樣一直保持濕著的狀態嗎？」

「助手君……」「教授……」

「嗯。作為代替本店會給她預備制服先穿上。」

「原來如此……那麼事件解決之後，您希望我用魔法將衣服和地毯恢復原狀，沒錯吧？」

「助手君……！」「教授……！」

「能做得到嗎，魔女大人？」

「嗯，可以吧。……但是，如果拖太久的話，魔力的消費也會變得更加劇烈，所以如果不能快點解決的話，說不定就會錯過時機。」

「助手君！」「教授！」

「怎麼！原來是這樣啊……。那看來不快點找出犯人不行呢」

「是的——」

「助手君！」「教授！」「助手君！」「教授！」

「……………」

「……………」

「助手——」

「從剛才起你都在幹什麼呀？」

我終於忍不住吐槽這位讓兩手的人偶糾纏不休的女人了。但是面對眯縫著眼盯著她的我，她臉上卻浮現著多少有些得意似的表情，甚至於還開始說什麼「這是愛的告白，嗎…」這樣不明所以的話。看來是沒有一點想解決事情的意思呢。

「既然扮成那種樣子就做點符合身份的事情如何？」

你還算是個偵探呢。我正要這樣教訓她時，對方卻「喔呀」一聲，笑了起來。

「沒想到竟能看穿我的身份。有本事呢」

「明明是你穿成那副樣子，除了偵探還能覺得是什麼」

不是，「偵探一職就由我來接下」什麼的，那是剛才你自己說過的吧？

「你還真是擁有相當敏銳的觀察眼呢。要不要任命你為我的助手君呢。」

「你突然在說什麼啊」

「啊，但是我的右手教授已經有了左手的助手君了，再把你叫做助手君就稍微有點難搞了呢。要麼就叫你『助手醬』吧。」

「說真的您究竟在說什麼啊」

「話說回來助手醬啊。和店長先生的話說完了嗎？」

啊，看來我成為助手已經是確定事項了呢。

非要問是和店長的話說沒說完的話，那倒是說完了。

「……言而總之，為了將損失減少到最小，現在必須盡快解決事件了。」

反正也不是我把酒弄灑的，就算我一直這樣仿佛事不關己一般在原地坐下等著也無妨，但正如店長說的為了找出犯人要一直保持原狀，如果不盡快解決事件的話，恐怕也會不得不一直被限制行動。

看來這件事要乾脆利落地，而且是趁還新鮮的時候就趕緊解決會比較好呢。

「原來如此。既然這樣的話就該由我出場了。」

「犯人是誰有線索了嗎？」

「呼呼呼」

「看來是沒有。」

我沖偵探女一個白眼，而她一邊讓右手的人偶（教授）劈啪劈啪地嘴巴一張一合一邊把聲音放低，

「其實我剛剛才從廁所回來發生了什麼完全不曉得啊」

這樣嘀咕著。

「看來還沒到說線索的份上呢」

「就是這樣所以我從現在開始就要進行詢問調查啦，請助手醬來協助我。不要緊，只要好好詢問就不——成問題！」

這位偵探就這樣用洋溢著謎之自信的表情嘀咕著。

當然，我打算斷然拒絕。我打算非常鄭重地對她說「我不要」。再沒有比這更麻煩的事情了。

但是，

「我也懇請你考慮一下」

接著偵探小姐的話頭趁勢拜托我的，是方才在一邊仔細聽著我們對話的店長先生。

「稍微過來下好嗎」店長這樣對我悄聲說著把我拉到了餐廳的一個角落，周圍明明都一個人也沒有了還刻意壓低聲音對我開始交代起什麼。

「我希望盡可能不要把事情搞大啊。本店姑且還是風評據說在這個國家能排前幾名的餐廳呢……」

「……嗯」

「而且，說實話，要拜托那個怪人實在是不安心啊……」

「……………」

這家餐廳作為出事的現場，是害怕會影響到以後的營業額吧。從店長一副只要能安穩地將這件事情了結就不想多生枝節的架勢，只要向犯人征收罰金，這件事大概就可以落下帷幕了。

店長湊近我的耳邊，用旁人無法聽見的聲音在我耳邊咕唧咕唧地發出惡魔的低語。

「如果您能幫助我們解決這件事的話，今晚的餐費就全免了。此外，還會為您準備幾件謝禮。」

喔？

「還有，作為禮物還會送給您本店的獨門特制麵包」

不是吧？

「您覺得如何呢？」

「請一定讓我來幫助您捕獲犯人。」

據說，這裡有一位滿面燦爛笑容而內心汙穢骯髒之人。

那究竟是誰呢。

沒錯，就是我（今天第二次了）。

總之就是這樣。

在和店長結成密約之後，某個一副什麼都沒發生過的樣子回到了偵探小姐之處的人便是我了。

「來吧偵探小姐。讓我們來尋找犯人吧。」

當場忽然變得幹勁滿滿的某人依然是我。

「不愧是我的助手醬啊」

「那麼，我要做什麼呢」

「助手醬。我的右手有一位教授，左手有一位助手沒錯吧？」

「？怎麼了？」

「大概你的工作也就是和那種一樣感覺的」

「啊，那可絕對不要」

就這樣由我們二人進行的犯人搜索揭開了帷幕。

但是，說到搜索犯人最先應該做什麼，已經決定好了呢。

我把身上偶然帶著的人偶裝在右手，然後啪啦啪啦地讓它的嘴一開一合。

「總之就先從問詢開始吧，偵探小姐（假聲）」

.....。

偵探小姐用非常冰冷的視線朝我這邊看了過來。

「那算什麼」

喔呀，你指什麼呢。

「您不知道嗎？這是這個國家正流行的東西呢」

「這種可並不值得誇獎呢。所謂愚者，說的就是這樣僅僅粗糙地做一個人設就想賺得人氣的行為呢」

「這個輪得到你說嗎…」

「想著僅僅做一個人偶，就可以把角色立起來，你這麼想的話可就大錯特錯了！」

「哎呀哎呀。真是沒辦法呀。正所謂物以類聚嘛（假聲）」

「給我停手啊！」

反正都已經這樣了，我就也繼續裝著人偶，作為偵探小姐的助手來調查事件了。

「怪人又增加了一位啊……」

雖然遠處的店長是一副非常悲傷的表情，但那個先暫且不提。

○

雖然想首先詢問作為事件被害者的紅酒小姐，但她正在與店長說話，去借店裡的預備制服穿，身影消失在了餐廳的後臺。在等待她的時間裡，我們便決定去依次詢問事件的目擊者。

「事件的第一發現者就是我了」

其中第一位是這家餐廳的店員。

因為事件發生的當時周圍一片黑暗，所以說是第一發現者其實還是有點語病的。在我記憶中，早於所有人趕到葡萄酒小姐身邊的是這位店員。「這家夥身上有著犯罪的氣息呢……」此外在我記憶中，當時說著這句意義不明臺詞的家夥也是這個人。換句話說就是一位稍微有點怪的人。

「真的嚇一跳啊。店裡的燈火點亮以後，就看到她倒在了那裡啊。我還記得當時以為地毯上染紅的是血，急死了。」

「原來如此」

偵探小姐點點頭。手比在嘴邊，仿佛在思考什麼事情。順便一提她手上還依然裝著人偶。讓我不禁在想，這個人究竟用一副正兒八經的樣子在做什麼呀。

店員的證言大致來說和我的記憶一致，並且也沒有感覺到什麼特別的違和感，然而偵探小姐卻似乎不這麼想。

「奇怪呢」她眯起眼睛。「究竟為什麼倒下的她會被你看見呢」

「哎？ 就算你問我為什麼也……就是，偶然碰上吧……？」

「就是說是這麼回事對吧。店員先生。你偶然站在可以發現她的地方，在燈火點亮的那一刻偶然倒下的她偶然地被你看到——」

「哎、誒誒。就是這麼回事……？」

「這樣的偶然，真的會存在嗎……？」

那當然是有了。

不知是不是因為天性多疑呢，偵探小姐一邊眯縫着眼睛一邊在那裡念叨著「究竟存在嗎。真是奇怪啊——」雖說第一發現人就是犯人這種是懸疑小說裡常有的故事，但這一次的事情來講怎麼看都像是真的只是在最開始發現現場的善良店員而已。感覺店員有點可憐的我於是催促道「趕緊去問問別的客人吧」。

「這家夥身上能聞到些許味道呢，助手君」「是啊是啊教授」

偵探小姐和人偶對話著。

「哎呀哎呀要把他當作犯人是不是太早了呢（假聲）」

於是我也試著讓人偶嘴巴一張一合起來，但那人偶卻反被她一副仿佛在看很可憐東西一樣的眼神看著。

「那樣不覺得空虛嗎」

「哪來的臉說我呀」

接下來，第二人開始的問詢調查是如何的情況就不詳細說了，但遺憾的是因為犯人的行為是在暗中進行的，再加上當時整個餐廳內的人都在注意窗邊席的情侶二人，基本上可以說其中並沒有什麼令人耳目一新的線索了。

「注意到的時候她已經倒下了真是嚇死了呀。但是很抱歉。我發生事件的時候一直在座位上坐著什麼都不知道呀……。要是能快點抓到犯人就好了呀。」在窗邊席度過了一周年紀念日的女性還擔心紅酒小姐的身體。是位好人。

「誰能想到一周年紀念日會發生這種事……」另一邊是同樣度過了一周年紀念日，老早就坐回了位子上的男性，他一邊盯著放在那裡逐漸變得微溫的蛋糕一邊說著，「區區蛋糕錢當然會給我免費的對吧。順便也把賠償金給我們就好了啊。」這位的腦子裡似乎就只有錢。

我們結束了對兩人的詢問離開他們的桌席，偵探小姐還是一邊擺弄著人偶一邊擺著一副心情糟糕的表情。

「真奇怪呀……」

「有什麼在意的地方嗎？」

「那個女性到底看中男人哪點了啊……」

「那一點我確實也贊同呢（假聲）」我的右手點頭道。

但，這和事件似乎無關所以無視。

問詢在那之後也繼續進行。

「……不，不是我幹的哦？我發現的時候她已經倒下了，而且，我在店裡燈光暗下來的時候，正在吃晚飯啊。所，所以，可不是我幹的哦？」

這位回答者是座席在餐廳角落的體形像酒樽的男性客人，明明證言本身沒什麼值得懷疑的地方，但回答者舉止可疑，而且還總是結巴地說著重複的臺詞，導致他身上縈繞著一股古怪的氣息。

因為要保存事件現場所以眾人桌上的料理都不許再碰了。因此，控制不住就吃起了不許吃的菜肴的他自始至終都心神不寧，視線與其說是在我們身上，還不如說是聚焦在雞肉的上邊。

看樣子，他是那種完全不在乎自己體形的人，對話進行到一半，冷卻的雞肉的香氣和一股讓人不禁有點想要皺眉的體臭就把我們兩個包圍了。

終於變成只有我們兩人在場的時候，她用人偶捂著嘴一邊艱難地小聲嘟囔道。

「助手醬，他身上味道很大呢……」

「就是呢」

「嘔哧哧哧哧哧哧哧哧哧（假聲）」我的右手嘔吐了。乖，乖。

就結果而言，我們的問詢調查什麼成果都沒能拿出手。

幾分鐘之後，那位在黑暗中被摸胸然後又被葡萄酒灑了一身的不幸女性客人才回到了我們之間。

正好那時偵探小姐正無聊到極點。

「助手醬，親一個嘛？來一」

她一邊這樣說著，一邊朝我的肩膀和臉頰把嘴巴湊過來作要親親狀。更準確的說，與此同時我的右手也發出「別碰我啊！信不信殺了你哦（假聲）」的威脅，正要爆錘人偶小姐的臉。

「誒哖！！」

隨著可愛的噴嚏聲，那位受害女性出現在我們眼前。身上穿著餐廳制服外套和黑裙，再加上外邊套著的圍裙，「偵探小姐，找到犯人了嗎？」女性這樣說道，小步走到我們的身邊。

洗滌過的制服散發著清香，同時空氣中也微微飄著剛才殘余下來的葡萄酒的香味。

「這位小姐的味道真好聞呢，助手醬」說話的偵探小姐像狗一樣嗅著味道，臉湊近到葡萄酒小姐的脖子附近。

「哎—是這樣子嗎—？」

葡萄酒沖鼻的氣味還在充滿她身邊的周遭。我個人的話還是不太喜歡這樣的氣味呢。

「那個，怎麼了……？ 有點不好意思」

葡萄酒小姐面頰忽然染上紅霞，扭捏地揉著自己的頭髮，開始對我們詳細講述剛才在黑暗中發生的事情。

○

「只是回想一下當時的情況我都會很生氣呀」

這個事件正像葡萄酒小姐的自述以及很多人的證言中所提到，是在黑暗中發生的。

當時葡萄酒小姐正伴隨著搖曳的燭光，品著紅葡糖酒，遙望對面慶祝交往一周年紀念日的情侶，「恭喜—」，輕輕地拍手送上的祝福。

然後就在那一刻她察覺到了胸部的某種違和感。

（……！我被什麼揉了！ 現在，我的胸部正在被誰揉著呀！）

據她說，當時可以很清楚地感覺到從後邊伸過來的手掌結結實實地把她的右乳攥住了。那既然不是出於愛情的那種觸摸，當然也不會感覺

到動作中帶有任何的感情，就是單純非常粗暴地用她的胸部釋放著自己的欲望而已。

在這種值得祝福的時刻，眼睛什麼都看不見的情況下，被不知身份的某人犯下這種卑劣的行徑，她感覺到極度的憤慨。

（絕對饒不了你！）

她想都不想就抄起葡萄酒杯，然後砸向了背後的犯人。

因為想要向卑劣的犯人報仇，她將胸口湧上的憤怒一股腦的釋放出來。

雖然摸胸的手終於從身上放開，但葡萄酒小姐的怒火依然沒有停歇，她又把桌子上的葡萄酒瓶也抄起在手中，揮舞著朝著應該在暗中某處的犯人追打過去。

胡亂地揮舞了一陣子酒瓶之後，葡萄酒小姐終於不小心失去了平衡摔倒在了桌子的旁邊的地上。

然後，不一會燈火就點亮了。

從這裡開始，就如我們先前所知了。

仿佛像一汪鮮血一樣逐漸擴散的紅葡萄酒，在蹲坐在正中的女性擡起頭來大聲尖叫。

「是誰呀！從後邊貼過來抱住人家，然後摸了人家的胸部！」

就像這樣子。

以上這些就是事件的全貌了。

這樣問詢就全部結束了，偵探小姐還是和剛才一樣浮現出些微的難色，然後一邊把嘴巴湊到人偶之前一邊說道。

「有一點搞不懂的地方呢。」

「……………」

我倒是覺得剛才的說明已經很充分了吧。

「是哪裡搞不懂呢？」

我和右手的人偶用相同的步調歪起頭來詢問偵探小姐，偵探小姐卻盯著葡萄酒小姐，

「是怎麼樣揉的呀？」

陡然間問出了極其脫線的問題。

「誒？」

而葡萄酒小姐只能發出同樣脫線的呆聲作為回應。說真的，您究竟在問些什麼啊？

「僅僅聽你剛剛的說明，完全不知道暗中發生了什麼呀。為了理清狀況，讓我們再現一次場景吧。」

您一臉正經地在說什麼呀？

「要，演示……？」葡萄酒小姐的狼狽都已經寫在臉上了。「在，在這裡做嗎？」

「是啊。事件現場就在這裡嘛。」

「哎？但是……」

「犯人是從背後揉你的胸的沒錯吧？」

偵探小姐二話不說就繞到葡萄酒小姐的背後，將雙手放在她的肩膀上，嘴湊近她的耳邊輕輕地問道，「是這種感覺吧」。一連串的動作中帶著一種答案已經毋庸置疑般氣勢，讓人摸不著頭腦。

「哎？誒誒誒……是這樣吧……」葡萄酒小姐輕易地就淪陷在魔爪下。

「你就是像這個樣子被騷擾的對吧？」

我覺得現在就是性騷擾的正在進行時。

「就是像這個樣子……被揉的胸部……………」

「是怎麼樣揉的？」

「我想想，那是……」

「我記得你說是右邊胸被揉了沒錯吧。既然如此的話，犯人應該是這樣子將右手伸過來，伸到你的胸部旁邊吧。我來照這樣做一下試試啊——」

「等、等下！」

「怎麼了嗎？」

「……想把燈，先熄掉……」

我究竟在看什麼戲啊。

「嘔哧哧哧哧哧哧哧哧（假聲）」我的右手嘔吐了。乖，乖。

但是我勉強의兩人已經完全進入了二人世界，連在邊上冷眼相對的我都注意不到了

簡直看不下去啊。

於是我當即強行插入到兩人之間，

「就在此打住吧」

把兩個人給分開了。

「啊……」有點戀戀不舍的葡萄酒小姐還不住的回望看上去更加遺憾的偵探小姐。

「過分！」偵探小姐還沒事人一樣地向我抗議。

到底哪裡過分了。

「能不能做點符合你那身打扮的事呢？」已經是今天第二次說這樣的臺詞了。

「哎？ 所以人家不是要實際演示一下嘛。」

難道這家夥一直都是用這種感覺去搜查的嗎。就按這種偵查手法，被有識之士稱作爛人一個也可以說是毫不奇怪呢……。

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工作被幹擾的原因心有不服呢，偵探小姐嘟著個嘴，鬧著別扭一樣將兩手的人偶嘴對嘴把弄著。啊，這總算是我理解中的那種親親了呢。

「那麼，你從實際演示中了解到什麼了嗎？」

「嗯。」

她自信地點頭。

「從她身上聞到了和我同類的氣味呢。」

這樣子說道。

原來如此原來如此。

「總之就是毫無收獲對吧？」

「好過分！」

○

「助手醬啊，似乎這個事件變成難解的懸案了。」

「就是啊教授。這樣子的話，也許就不得不放棄了呢。」

在對眾人的問詢大致結束之後，人偶小姐又開始這樣反複演起了人偶話劇。總之就是在說已經束手無策了。犯人完全沒有頭緒。雲雲。

「這就麻煩了呢。這樣下去的話我的報酬就要沒戲了。」

請進行你的推理啊。

「就算你這麼說啊，畢竟是在黑暗中犯下的罪行嘛。」她聳了聳肩。
「一點像是線索的東西都沒有。動機也不明了。這樣子想要推理也做不到。哎呀哎呀真是難辦呀。」

偵探小姐只管在那邊聳著肩。該說她身上完全一丁點都看不出想要推理的意思，還是錯覺呢。

但是那樣就難辦了。

那麼，我的右手有何見解呢。

「恐怕犯人是莽撞地憑著一腔沖動而去襲擊那位小姐的（假聲）」

「謊謊。也就是說沖動就是犯人的動機嗎？」

「是這樣的。因為被害者長得非常漂亮。見到漂亮的人，就想要去襲擊她了嘛（假聲）」

「原來如此。」

就這樣，我轉過身面向人偶小姐。「犯人，是欲求不滿。」

而同時，人偶小姐也用非常冰冷的眼神看著我這邊，

「……那，豈不是很空虛？」

「你還有臉說啊？」

「但是，你說犯人是某個欲求不滿的人，這推理還真是不錯呢。確實，如果不是欲求不滿的話，也不至於做出強行去摸女性身體的這樣的事情。」

「我倒覺得這是任何人都能立刻想到的動機來著。」

「但是啊魔女小姐，我想讓你看一下餐廳裡的情況。」

人偶小姐一邊啪啪地讓兩手的人偶嘴巴一張一合，一邊轉向餐廳裡眾人所在的方向。

有好多人的。

首先是窗邊席位過紀念日的情侶。然後是吃掉了預留餐點的肥胖男性。

「真奇怪呢……」還有這樣子裝腔作勢扮偵探的店員。

其他各色人等也有不少。那麼言歸正傳，在這些人中真的有著一位對女性欲求不滿乃至於想要對她們出手的惡劣之人嗎。

「沒有吧。」

偵探小姐如此斷言道。「這些人之中，一個可疑的都沒有啊。果然還是無計可施了啊。」

哎呀哎呀，偵探小姐又這樣垂著肩嘆息起來。

是這樣嗎。

「我倒是看見了犯人呢。」

莫非偵探小姐的眼睛是有眼無珠嗎？我右手的人偶歪著頭，就好像在這樣吐槽一樣。

「哎……？」

這是怎麼一回事？ 偵探小姐用疑問的眼神看著我。

就算你問我。

「畢竟都已經在店裡晃悠這麼久了，找出犯人的線索是很簡單的事情嘛。我呀，已經知道犯人是誰了。」

「……………你說什麼？」

「總之，偵探小姐，請把餐廳裡的所有人都召集起來吧。」

不經意間，我和她的立場似乎已經倒轉了過來，不過那先不提。

「讓我們把事件快點解決掉吧。」

我這樣說道。

○

於是，在偵探小姐召集起來的店員和客人們的面前，我和我右手的人偶一同開始披露自己的推理。

「關於這裡發生的一連串的事件，我所知道的和你們所知道的信息應該相差無幾。被害者女性的胸部被摸了，罪行是在黑暗中所犯下。沒有任何人親眼看見了犯人，在現場只有看上去像血泊一樣的葡萄酒殘留下來。是這樣沒錯吧？」

「是啊，毫無疑問呀（假聲）」

我讓右手一張一合。

餐廳眾人之間開始嘈雜起來。

「那是啥呀」「水平真菜啊……」「那不是假聲嘛……」「超假的嗓音……」「不，等下！她的嘴可沒有在動哦！從這點來看倒是很厲害呢」「但依然是假聲嘛」「音域太高了都聽不清在說什麼了呀」

……………。

右手一張一合。

「犯人就在你們之中（假聲）」

「好菜啊……」「超假聲啊……」「那個，不好意思。完全聽不清。你剛說什麼？」

……………。

我靜靜地把右手的人偶取下來了。

稍後，啪，那只助手的人偶搭在了我的肩膀上。

回頭一看，偵探小姐正用非常悲傷的目光看著我，

「哎……總之……別太喪氣哦」這樣溫柔地安慰道。

順便一提助手的人偶還在同時咕唧咕唧地咬著我的肩膀。快給我住手。

看來果然還是不應該做自己不擅長的事情。

放棄人偶之後，我用自己的嘴巴來繼續推理。

「實際上，我已經知道犯人是誰了。」

來回顧一下事件吧。

在燈火熄滅的餐廳之中。犯人做出了觸摸葡萄酒小姐胸部的卑劣行為。但是，在這事件的最初，有一點令人在意。

「被害者的葡萄酒小姐，她是——」

「哎，請稍微等下。葡萄酒小姐是誰？」

突然插進話頭來吐槽的不是別人，正是葡萄酒小姐。但，我打算就這樣蒙混過關——

「作為事件被害者的她，在燈火再度點亮之後的那一刻，就已經是潑了一身葡萄酒的狀態了。是這樣沒錯吧？葡萄酒小姐。」

「那個……所以說葡萄酒小姐是誰——」

「是不是這樣，葡萄酒小姐？」

「哎哎……？ 那個，是吧……」

我強行推進對話。

但毫無疑問的是，根據我們觀察事件現場的狀況所知，葡萄酒小姐在事件一開始就是潑滿一身酒的狀態，現場也是變成了一大片血窪一樣的慘狀。

「當時她全身都濕透了，以至於不得不換一身衣服。」

所以剛才才會從店裡借來衣服穿。

話說回來，

「如果是這樣的話，犯人也被波及到的可能性就極高了。是不是這樣呢，偵探小姐。」

「嗯？」偵探小姐這才回頭看我。兩手的人偶還在親嘴中。「啊，抱歉。說到哪了？」

虧你在推理的半途還在那玩個不停呢。

「我在說，如果犯人不是同樣被潑一身酒，就反而很奇怪了」

「哎？ 啊，嗯。是……這樣吧？」

她曖昧地點點頭。看來是從一開始沒在聽對吧？ 算了。

繼續剛才的推理吧。

「但是，在餐廳裡詢問了一番，我並沒有發現被潑一身酒的人。關於這一點，各位互相看一看就很清楚了。在場各位當中，一個被潑了酒的人都沒有。是這樣沒錯吧，偵探小姐？」

「是啊是啊」她和雙手的人偶一齊擺出得意的表情點頭稱是。「也就是說這事件成為了無解的懸案——」

「才沒有成為，你在說什麼呀？」

真的，到底在胡說什麼呀。

我愠怒地雙眼眯成一線續道。

「這個事件的犯人，恐怕是在被潑了一身葡萄酒之後就立刻躲起來，之後又偷偷回到了人群中的某人。」

如果在店內燈火點亮之後，有任何一位客人或店員不見了的話，自然會變得非常可疑。所以犯人必須要回到餐廳裡。

但是，身上已經一身酒了。保持那種樣子回來的話，他就等於是在說自己是犯人。

既然如此的話。

「恐怕犯人摸了葡萄酒小姐的胸之後立刻就逃到店的裡側——具體來說的話，我認為他是逃到了衛生間那邊。是這樣吧？」

「誒？」偵探小姐一個激靈。

我朝偵探小姐步步逼近。

「而且，我還認為呢，恐怕犯人為了不讓自己顯得可疑，還打算用裝作推理的方式來蒙混過關。是這樣吧，偵探小姐？」

「……誒？」

「只需裝作調查事件到一定的程度，然後撒下一句『看來這個事件成為了無解懸案了呢』就逃走，這就是你的計劃。是這樣吧，偵探小姐？」

「……那個？」

「但是，不管怎樣裝作調查，不管怎樣試圖蒙混過關，犯人的身體曾經被葡萄酒潑過一次，身上的氣味是怎樣都無法去掉的。是這樣吧偵探小姐？」

「……助手醬？」

「偵探小姐。說起來啊——」

接下來，我接近偵探小姐，到臉幾乎貼近她的脖子的距離，輕輕地吸了一口氣，然後又呼出來。

之後，微微一笑，在邊上端詳著她。

其實從一開始就有些在意了。

「有著犯罪的氣息呢」

她身上傳來的是無論如何都無法掩飾掉的刺鼻氣息。

犯罪的氣息。

說到底，就是紅葡萄酒的氣味。

偵探小姐和葡萄酒小姐有著同種類的味道，也是自然。

○

這樣一來的話，她主動請纓做偵探來玩推理遊戲，也是为了更好地掩飾自己的罪行，而明明一身行頭卻做不出什麼推理，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似乎我的推理基本上命中了事實，不一會，偵探小姐就坦白一切了。

「我平時的話，主要是以偵探方面的工作來維生的。」

她用非常非常悠遠的目光望著遠方陷入沈思似的，然後說，

「但是最近呢，有點欲求不滿呀……」

就這樣她供述了一切，之後就被店長拽著押到餐廳後臺去了。

「欲，是欲求不滿嗎……怎麼會……」

而另一邊，不知為何，作為被害者的葡萄酒小姐卻低聲地嘆息著。雙頰染著紅霞，遠遠地目送著偵探小姐的背影。

以下的事情就是我之後聽說的了。

「我並不是想去摸那雙大奶子啊。只是想要稍稍地親——一下子」，據說偵探小姐還重複著這種意義不明的話。之後還說「見到了可愛的

女孩子，最後就忍不住了……嘛……」什麼的，繼續給店長添了很多的麻煩。

這都是什麼鬼。最後，我一邊這樣想著，用右手作了無可奈何的總結。

「哎呀，真是個很過分的事件啊（假聲）」

三星級餐廳發生的慘劇就這樣作為某偵探的醜聞了結了。

順便一提，地毯和葡萄酒小姐弄髒的衣服在事件解決後都由我用魔法複原了。

畢竟店長也囑咐了想要盡可能地把事情低調解決，既然魔法能恢復原狀，那我去恢復回去自然就沒有任何問題了。

但是，偵探小姐引發的事件從結果來看給店裡造成了很大的麻煩，這點依然不能忘記。無論再怎麼想要低調解決，也不能不追究罪責。

偵探小姐被店長叫到房間好好訓斥了一番，並且在那之後還得支付造成混亂的賠償金。

但不巧的是，她並不是那種手頭寬裕的人。

那麼要說結果如何——

「讓您久等了——這是餐後的紅茶……」

她開始在這家店打工了。

換上了制服的偵探小姐將紅茶端上置於桌上，然後深深彎腰行禮。

「請，請慢用……」

偵探小姐用一副非常非常苦澀的表情接待著客人。

就讓我多管閑事，給你提一個建議吧。

「既然是接客，還是露出笑容來比較好哦」

「就算你這麼說……我又不擅長這樣的肉體勞動……」偵探小姐深深嘆了口氣。「而且啊，還被別人的視線使勁盯著……」她臉色都有點發青了。

我朝她的背後瞧了一眼，發現葡萄酒小姐正在遠處的座席上朝這邊望過來。

從事件發生的那天起，偵探小姐為了歸還賠償餐廳時借的錢，每天都在餐廳工作。但是聽說葡萄酒小姐也每天都會專程跑過來。

「似乎她很中意你呢」

「哎呀，但是真的這樣每次每次都特別勤快地過來已經有些困擾了……」

「你的願望實現了不是挺好的嘛（假聲）」

哎呀哎呀，我的右手也是所見略同。雖然話裡帶刺。

「比起被人追，我更多是去追別人的那一派。畢竟是偵探啊。」

「偵探可不會在黑暗中摸人的胸部。」

「我又不是想碰那對奶子。就只是想親——一口。」

「不管哪種不都是爛人一個嗎」

據說從那時候起，每天葡萄酒小姐都這樣持續地，熱烈地追求著她。說實話比起還債這件事來說，葡萄酒小姐那邊倒更讓她感到吃不消。偵探小姐這樣說道。這就屬於奢侈的煩惱了。

「反正你的狂熱粉絲又增加了一人，這麼想的話不是也不賴嗎」

「但我寧願增加的是推理那方面的粉絲……」

「誰讓你屈服於欲望在黑燈瞎火的地方做那樣奇怪的事情呢，被另眼相看也是理所當然」

「嗚嗚嗚……」一邊嘆息著，她一邊煩惱地嘟囔著。「究竟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呢……」

你問我我問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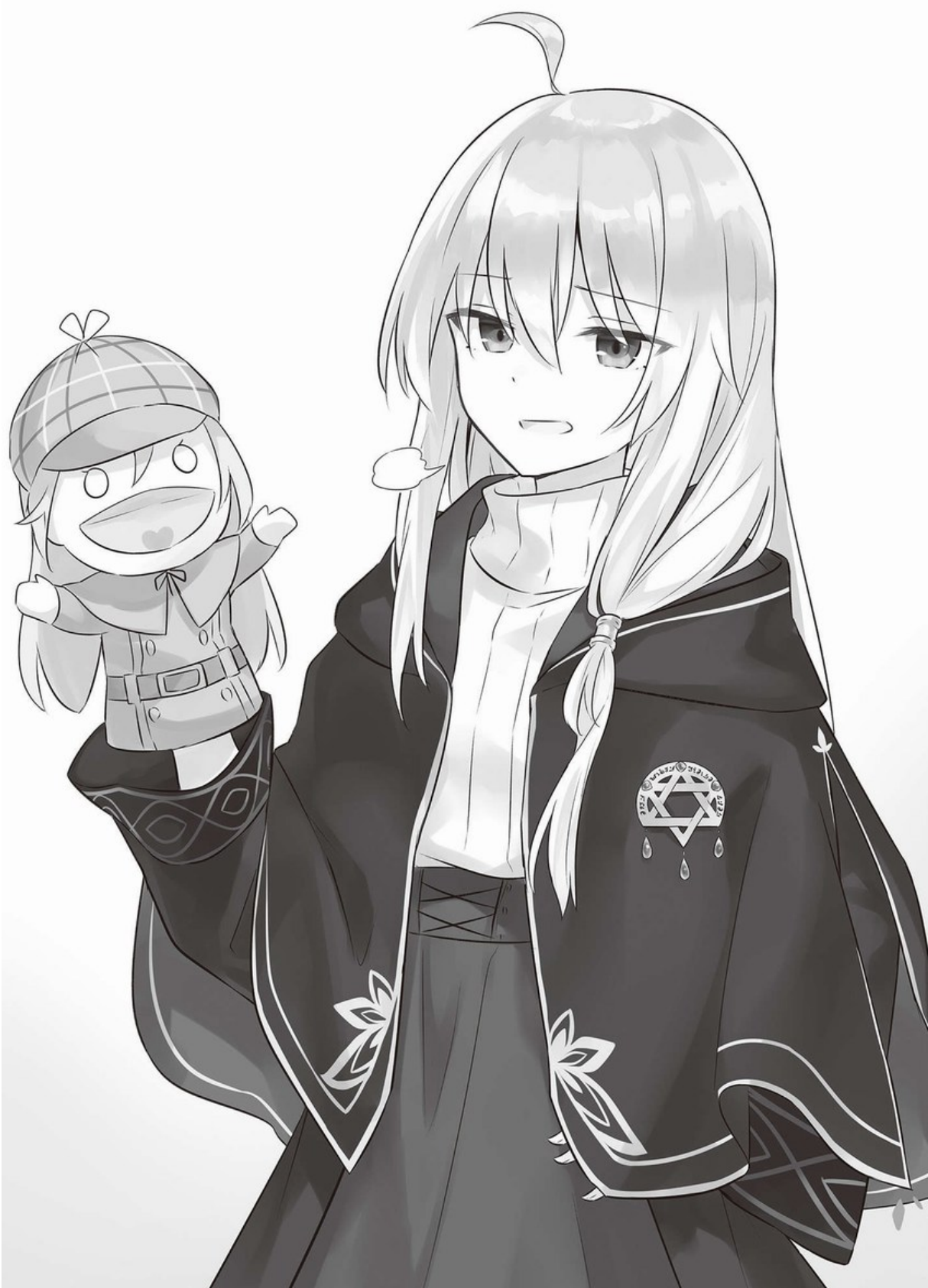
這些皆為偵探小姐自作孽造成的後果，又能有什麼辦法呢。

所以我坐在自己的席位上仰望著偵探小姐，一邊品味著餐後的紅茶，一邊向她擡起右手。

「哎呀哎呀。沒辦法呀。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嘛（假聲）」

打那以後，她似乎又取得了「無論粉絲還是本人都是爛人一個的排行榜」第一名。這些就是後話了。

正所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嘛。



第二章 注目與稱贊

那一天，在我所訪問的國家，某場戲劇正人氣爆棚。

『庫蘭劇團第十二回公演會』

古舊的煉瓦建築所構成的街巷中，走到哪裡，都能看到寫著這行文字的紙排排張貼著。

在小小的紙片上，畫著一個男人站在臺上，而他身後由數位女性跳著舞。看上去是歌劇。

他們似乎在宣傳活動上投入很大，在街頭的廣場上，也隨處可見分發宣傳單的劇團成員的身影。

「第十二回的公演會，在明天和後天將會如期舉行！」

在與誰擦肩而過時，我接下了被塞進手中的傳單，同時聽到對方說了這樣的一句話。

「……」

傳單的票價一欄被塗抹修改過，上邊用手寫標著超出原價三倍的數字。昨天、今天、明天，再加上後天四天的公演，唯獨今天的欄上寫著『中止』的文字。而且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只有明天之後的價格超出了通常的三倍。順便一提，『大人氣感謝！』這樣的文字還裝點在其上。

謔謔，這演出看來真是相當受人矚目啊。

是因為這隨處可見的宣傳嗎？街頭巷尾全都是關於他們庫蘭劇團的傳言。

在人們的話語之中，他們劇團的名號再三地冒出來。

「喂喂。好像明天有公演會哦」「按原來票價定價已經是沒法買到了吧？真羨慕之前就買了票的那些家夥。」「我啊，昨天就去看了來

著……」「傳聞說明天的公演會的票已經幾乎賣光了」「今天的公演會結果是中止了啊……」

人所聚集的地方會吸引更多的人前來，就是這樣他們的人氣才在街頭更進一步擴散開來了吧。畢竟呼朋引伴是人的天性。

要這樣說的話，我也是這樣的其中一人，因此，不經意間，我也向街上的人搭話。

「那個，打擾您了——」

那個公演會，真的是那麼有趣嗎？我問道。

街上的人的回應是一樣的。無論是誰，回答的東西都差不太多。人們會聚集在一起，也正是因為這個同樣的原因吧。

那就是街頭的人們樂此不疲地討論著的庫蘭劇團。

畢竟，就連報紙上也可以看到庫蘭劇團的話題。

『庫蘭劇團的團長對他與女主演之間的不倫醜聞避而不談，強行推進公演會剩下兩日的表演！』

雲雲。

可以說這才是庫蘭劇團為人們所矚目的理由。

○

在街上逛了一段時間後，我朝庫蘭劇團團長先生的住處走去。

當然，我並不是在和這位劇團的團長毫無聯絡的情況下突然去見他的。原本我就是為了見這個人才會來拜訪這個國度的。

「這是前陣子商人先生拜托我遞送的貨物。」

他的住處是正門面朝著大街，相當奢華的大宅子。我敲敲門，輕聲地喚一聲「有您的物品送到了」，然後就被他迎入了房間。

「哎呀真是好等呀。抱歉。讓你送的這麼急。」

作為魔法使在國家和國家之間遨遊時，偶爾會被委托運送一些緊急的貨物。這次我來到這個國家也是這方面的原因占比重大一些。其實，就算說我是為了送這個包裹才特意來到這個遙遠的地方也問題不大。

「您客氣了。」

而現在，我的這項工作就完成了。

我以手上的貨物換了一些錢作為報酬。

他稍微打開木箱確認了其中的物品之後，心情愉快地和我聊起來。

「現在這個國家裡飼養這種東西好像很時髦呢。」

「……很時髦嗎？」

「好象是因為它摸起來黏糊糊，濕漉漉，手感很舒服的原因。在年輕女性之間非常的有人氣。」

箱子裡，膠狀的不明生物水靈靈地搖動著。

「……這東西是史萊姆沒錯吧？」

「在這個國家，史萊姆可是成為一股熱潮了呀。」

雖然我對史萊姆這種生物不是特別的了解，但聽說鄰近的諸國都是認定這生物為害獸，積極地驅除著它們。而且，特別是史萊姆這種生物擁有的驚人繁殖力和這個膠狀黏糊糊的感覺，會給人帶來生理上無法接受的感覺，應該是在年輕女性之間很受厭惡才對。

這個國家的女性中似乎怪人很多啊……

但是要說庫蘭先生的話……

「你似乎因為某些原因是麻煩纏身呀。」

這件事情是免不了要提一下的。「我在街頭巷尾聽說了關於你婚外情的傳聞呢。」

「哎呀，魔女小姐知道這件事嗎？」雖然在街頭巷尾，他的話題都已經被講爛了，但是他本人卻看上去不像是很在意的樣子。「是啊，因為婚外情的問題，今天的公演都中止了。但反正就是被人說些有的沒的閑話，我也沒怎麼當回事吧。」

「就是這樣啦。」

從報紙和市民那裡很容易聽說那方面的事情。

庫蘭先生在成立劇團之前似乎有著一位妻子，但是就在最近，他和剛剛加入自己的劇團旗下的年輕女演員小姐之間被爆出了婚外情。此事一出，他就和妻子提出了離婚並分居。這種行動的迅速程度，以及在這種情況下強行讓還沒有什麼實績的新人女演員同時也是自己年輕的情人小姐擔綱主演，他的行為在壞的意義上引起了眾人矚目。

「但是明天開始還是要按預定進行公演吧？」

「嗯。好不容易這麼吸引人眼球，怎麼可能不公演嘛？」

雖然我覺得，與其說是劇目的內容被矚目，倒不如說是演員本人被矚目才對……

「啊呀，說起來啊」他忽然一拍手，從自己的口袋裡拿出一張紙片來。

「這是明天的門票。不嫌棄的話請來觀賞。」

哎呀哎呀。

「這樣好嗎？」說不定我會轉手就賣掉哦？

他點了點頭。

「畢竟你給我提供了用來說服女演員的好東西嘛。這點謝禮也是應該的。」

他這麼說道。

.....

嗯嗯？

「這是什麼意思呢？」你已經和主演的女演員小姐是情人關係了吧？怎麼回事？難不成這新鮮勁還沒過，你就又想要向新的女演員小姐出手了嗎？難道是打算和劇團全部女性一個不漏地都來一遍嗎？

一瞬間，我的腦中突然冒出了很多念頭，湧上一股不信任感。

但是，他的回答卻與我想象的完全不同。

「哈哈！這話你可別外傳哦，其實呢，那位女演員是我從別國雇來的人啦。」

她只是專門為這一次的公演準備的人選——他這樣告訴我。

原來，他所運營的劇團近年來新增的觀眾近乎絕跡，人氣長期低迷。雖然已經開展了十二輪的公演，但城裡的人都不怎麼來看他們的劇了。而反觀當初第一輪公演的時候，觀眾隊伍排成長龍，甚至於模仿他們的劇團也紛紛湧現。

但事到如今已經看不到一點當初的影子了。人氣，流行，這些就像活物一樣，每時每刻都是在不斷變化的。

他們庫蘭劇團，已經完全成了過時的古董。

所以，他們打算乾脆以這次第十二回公演為契機離開這個國家。

「我們想著，乾脆把這次就當作最後一次演出，然後在其他的國家重新開始吧。」庫蘭先生如是說。「但是難得是最後的一次公演，能多賺點為什麼不賺呢對吧？」

雖說如此，不招攬盡可能多的客人賺錢也就無從談起。

但是。

「就算一本正經地去宣傳，那些已經流失的客人也多半是不會回來了。這城市裡的人們，只是因為看見我們劇團的名號就會先入為主地覺得已經沒有新意了。不管我們怎樣搞創新也是白搭的。」

於是他就想到了，可以從別處僱傭一個女演員來，這麼一個有點莫名其妙的點子。

「從別處雇一個女演員這舉動有什麼意義呢？」

這是很理所當然的疑問。雖然不知道這位女演員在她原本的地區名氣如何，至少在這裡不像是有名的樣子。就算起用她，不也起不到任何宣傳效果嗎？

「正因為無名才好辦嘛。僱傭她的目的並不在與吸引觀眾。而是——制造話題性哦。」

「……？」

對於反應過慢的我，他的解釋可謂是詳盡到了極致。

他如此說道。

「我坦率說吧，我和那個女演員搞婚外情的說法，其實完全都是我自己放出的謠言。真實情況是，她和我一丁點關係都沒有啊。她是真真正正，清清白白的一名女性——她只不過是在舞臺上下，表裡兩面都在演戲而已。」

「……」 嗯嗯？

「我和妻子也沒離婚。雖然在這個國家被大家當作是離婚了。」

嗯嗯嗯？

「……總而言之」也就是說。「這全部，都是你編排的一場戲嗎？」

「正是。」他對我點點頭。

到這裡，我算大體上搞明白了。

簡潔明了地概括一下經過就是這麼一回事——

人氣低迷的庫蘭劇團的團長，在離開本國前夕的最後一場公演中為了大賺一筆，刻意利用與劇團本身幾乎無關的事情引發公眾的矚目，以重獲客流和資金。

「實際上也達到了目的呢。現在即使把票價提升到原價的三倍買的人依然排起長龍。甚至我都後悔當初為什麼沒提得再貴一點呢？」

「……」

毫無疑問，以我對這個國家的觀察，現在幾乎可以說全國人民都在談論他的劇目。

但是。

「這種話，你對我說出來真的好嗎？」

萬一眾人矚目的庫蘭劇團的真相被抖落出去，街頭巷尾的那些人會怎麼想？

「和你說這些是因為，就算你一出門就使勁在外邊宣揚這些東西，也是如我所願啊。」

他的意思是一——反正我們都是要離開這個國家的人了。

換句話說，就算我在外邊說起這個劇團的內幕，那也只不過是火上澆油，恐怕反倒會讓他們票價更加高漲，賺得更多。不管是引來贊賞也好，好奇也好，厭惡也罷都是一樣的。在賺錢的意義上這幾種情緒都沒有什麼區別，只要我對他的為人說閑話，不管做什麼結果都只有一個，就是讓他斂取更多的金錢。

真虧他想得出來呀。

「圍繞這次公演的種種事情可以說都是徹頭徹尾的謊言。女演員是假的，我和她的關係也是假的。和妻子離婚是假的。但這一切，也都只有一個目的就是哪怕一人也好，也要讓盡可能多的人來看我們的戲。我對這一次的劇目格外中意啊，對內容也相當有自信。明天，請你一定要來觀賞啊。」

「……我會考慮的。」

雖然說，在打聽到這些事情之後，我感覺自己也很難再把注意力集中到劇目的內容上了。

「特別是，做主演的那位女演員的才能是貨真價實的。我可是被她迷得夠嗆呢——」

以至於都專門為她準備了這個東西。他一邊說著，一邊用手捧起史萊姆，試著摸了一摸。

「……」

雖然他說並不存在婚外情的關係。但在謊言中，應該也存在一些真實。

至少，捧著史萊姆在我眼前的他，給我一種很強烈的感覺是，對於那位女演員他不是當作一個員工，而是當作一位女性抱有著好感的。

不對不對。但是，這其中究竟是什麼情況呢？

攤上被眾人討厭的人，還能打心底高興的，世上真有這種好事者嗎？

○

在第二天的傍晚，我向國門的方向走去。

首先觀光已經完成了，該辦的事情也辦了，也順便去看了劇。所以，在這裡已經沒有我的事情了。

「第十二回公演會的最終日期也如期公開了！」

主幹道上庫蘭劇團的人們向街上發放著宣傳單，正如之前一樣，剛剛進入國門的商人和旅行者一下就被他們的勁頭壓倒了。

街上也是人聲嘈雜，正如之前一樣，仔細一看，劇團的門票價格已經漲到了五倍之高。雖然在這最後的時刻他們狠狠地漲了把價，但果然還是因為吸引了太多人的矚目吧的原因吧，購買者絡繹不絕。「馬上就要售罄了！」這樣的喊聲在空中飄過。

乍一看的話，這可真是觀眾人氣與熱情都很不得了的劇團呢。

「好有人氣啊……」 「就是啊……有那麼有趣嗎？」

在我走出國門的時候，剛剛鑽進大門的旅人二人組一邊走著，一邊對映入眼簾的那一番景象議論者。

終於，他們也——

「喂，打擾下」

向我搭話來了。「你也是旅人嗎？」

「是的。」我點頭。「我正要離開這裡呢。」

「這樣啊……說起來，你們看過那個劇嗎？」

旅人指著庫蘭劇團第十二回公演的海報問我。

那還用說嗎。

「那玩意，真的那麼有趣嗎？」

「……」

這時，我想起了一件事情。

那是在我剛進入國這個國家的時候。說起來，那時候我也被這個劇團勾起興趣，問了街上的人和這位旅人同樣的問題。

那個時候街上的人們的回答，我還記得一清二楚。而在剛剛看完劇的眼下，我抱有的感想可以說和他們是完全一樣。

既然這樣的話。

和前幾日相同，我把時候很多人所說的，話語原樣奉還不是蠻合適的嗎。

我記得他們是這麼說的來著。

眾人曰。

「記不太清楚了呢。」

第三章 僅是一個想吃美味肉料理的故事

「你好。我是一名商人。」

在某個國家的大門之前，一位商人到來了。

門衛見到商人首先致以一禮。接著，他向她打招呼：「哎呀，歡迎您來到【綠與調和之國】」。但他的眼中多少有些訝異之色。

自稱商人的這位女士的裝束卻是黑色的鬥篷和黑色的三角帽子。她看上去像是一位魔法使，在胸口也別著象征著星辰的胸針。也就是說，她是一位魔女。

身兼魔女與商人的來者光臨這個國家，在門衛的記憶中應該是頭一次。覺得不可思議的他開始了例行的入國審查。

「請問今天來訪，您是有何要事？」

「當然是為了運送貨物。畢竟我是商人嘛。」魔女不知為何一邊在回答中強調著自己是商人，一邊用手撫摸著掃帚尖上綁著的東西。

「這樣啊是運送貨物……內容物是什麼呢？」

「是剛收獲的蔬菜。還很新鮮。」

「這樣啊是蔬菜啊。那可真是不錯呢！種類是？」

「哎？那個……你等一下哦。」

魔女從懷中取出紙條。「啊，是卷心菜。」

「是卷心菜啊！的確最近臨近國家的卷心菜有著新鮮又好吃的口碑呢！」一提到蔬菜的事情，門衛的聲音就大了起來。

「好像是吧……」

「那麼，就煩請您把貨物給我檢查一下吧？」門衛踏前一步，向商人靠近過來。

但是對門衛的要求，魔女卻堅決拒絕了。

「新鮮度會下降的，所以請不要這樣做。」魔女看著一邊瞅著紙條一邊帶著點棒讀的感覺說道。

實在是可疑之極。

「原來如此！這麼一說也確實啊。失禮了。請您通過吧。」

但是，要趕緊將新鮮的蔬菜送到目的地，在這樣的使命感的驅使下門衛讓她就這樣直接過關了。只要一涉及蔬菜的事情判定標準就變得極端的寬鬆是這名門衛的弱點。

結果，這位既是魔女又是商人的女士就安然地入國了。

「啊，說起來啊，商人大人——」

正要溜過大門的時候，門衛從背後叫住了她。

她驚地一跳，露骨地警戒著轉過身來。「哎？什，什麼事情呀？」她提高音量問道。其實到了這種時候，她正在做什麼虧心事已經是很明顯的事情了，但門衛卻像是絲毫都沒有注意到她的奇怪之處。

「失禮了。我忘記了問您的名字呢。」

他這樣回答道。

啊，是的是的。

說起來，這位商人到底是誰呢？

「我叫伊蕾娜。」

沒錯，就是我。

「貴安。我的名字叫做阿爾格拉姆。是綠與調和之國的居民。其實這一次有一件想要衷心拜托商人您的事情，不知道能否請您一聽呢？」

因為我作為魔女在各國之間漫遊也會時不時被拜托運送貨物的事情——實際上前陣子在運送史萊姆的時候也正好被商人們委托了另外幾件運送貨物的單子。

而其中的一項，就是這一次的工作。

看來這似乎是那種稍微有些特別的工作，委托的商人之前和客戶用信件已經交流了很多次。

而那些信件，眼下就都到了我的手中。

越看，越覺得這委托很奇怪——

「希望能秘密地向我國送來肉。」

並且這國家也看似相當怪異。

「我國，也就是綠與調和之國，現在吃肉是被禁止的。以前雖然通過高價，在國內也可以搞到肉，但是最近限制變嚴，在國內任何肉的販賣都被禁止了。也就是如今我國已經沒有任何辦法搞到肉了。」

雖然在信件交流中我已經得以一窺這國家的現狀，但在我實際走在這國家的街道時才用自己的眼睛確認，道路兩旁的確一家涉及肉的店鋪都沒見到。放眼望去，各處不是懸掛著『吃蔬菜可讓您身體健康』『吃蔬菜給您美麗的人生』這種不明所以的標語，就是遍布『有機』『健康』這樣的詞匯。

「為什麼這國家會成這樣子啊！」

信件中充滿了阿爾格拉姆先生的憤慨之情。「在我小時候，肉還是可以自由地去吃的東西。但是如今的時代，僅僅吃肉就會被人用嫌惡的眼神看待。而現在這些從小被教會了肉是有害的孩子們，肯定還會讓這個國家肉食的貧乏更加加深。真是令人嘆息啊……」

他這樣滔滔不絕闡述著種種事，但歸納起來的話其實就是說——想要吃肉所以請偷偷地進一些肉來給我吃吧。

「首先在入國的時候你恐怕會遭遇貨物的檢查。但是你只要說『我運來了新鮮的卷心菜』，應該就可以過關了。如果門衛一定要看貨物的話，你只要說『新鮮度會下降所以不行！』就不會有任何問題了。」

換言之，這國家中對於蔬菜熱愛過頭的人非常多，所以大體上只要說那些話就肯定能平平常常地入國了。而我也確實入國了。我感覺頭稍稍痛起來。

「希望能把肉大約能送到我這裡的日期明確一下。因為為了在恰當的時候送到，閣下可能必須得事先做好準備。」在最後一封信中記述了如上的話，信封裡還同時附帶了指向對方宅邸位置的地圖。

而向我委托這份工作的商人似乎指定的就是今天的此刻，也就是說，叫做阿爾格拉姆的那位先生，此時此刻，正在他的宅邸中等待著我所帶來的肉呢，應該是這樣吧。

所以我現在正一邊瞧著地圖，一邊準備將新鮮的肉奉上他的手中。

「那麼，就由我衷心地恭候閣下的到來吧。」

信件由這句話收尾。

說起來啊。

我已經按照地圖指示來到了應該是阿爾格拉姆宅邸的地方。

「……」

但我站在這一家的門前，一時間駐足不前。

從外觀看上去，這是一座建得頗美麗的兩層住宅。雖然還不至於說是富家豪宅，但或許也是生活相當有富余的家庭了吧。庭院整體鋪上了草坪，很寬闊，足以讓眾人在休息日一起快活地燒烤，看上去很是整潔美麗。

「聽好了克雷里！慢烤出來的肉才是最為美味的。火候的控制一旦出了差錯，肉轉瞬間就會變成焦炭吧。」別說，他們現在還真就在燒烤呢。

在庭院中可以看到圍著燒烤架的兩個男人的身影。似乎燒烤已經開始了，從燒烤網上正升起煙霧。

方才放聲說話的是一位外表二十多歲的男性。有著一頭紅髮。個頭很高，體格是平均水準，唯獨聲音很大，語調多少有種誇張的味道。不知為何我覺得那個男人應該就是阿爾格拉姆了。

「但是哥哥……」

在感覺是阿爾格拉姆的男人對面、正惴惴不安地看著他是叫做克雷里的一個男孩子。年歲看上去是十歲左右吧。與那個像是阿爾格拉姆先生的人同樣有著一頭紅髮的克雷里身體瘦弱，皮膚白淨，給人一種脆弱的印象。

從對話中推測，兩人應該是兄弟吧。

克雷里像是詢問一樣擡頭望著哥哥，然後又看了看鐵網上冒著煙的東西，低聲這樣嘟囔道。

「這東西，不就是木板嗎……？」

緊接著鐵網上冒起了火。

「是的就是木頭板！」阿爾格拉姆先生盯著鐵網上躍動的火苗，熱切地說道。「聽好了哦克雷里。我們馬上就要開始烤肉了。但是你覺得這樣就可以嗎？你不覺得在做任何事情之前之前來一遍預先演習都是必須的嗎？」

「用木頭板練習不了呀……」

「不，可以！練習得了！克雷里，閉上眼睛！」

「？ 嗯。」

「……你看見了嗎，在鐵網上跳動的肉？」

「……」

「看見沒？」

「好嗆人。」

「一點都不嗆！」

他們在進行腦內想象練習嗎……

我還奇怪，肉還沒有送到他們到底為什麼先一步開始燒烤了呢，原來如此，是在用鐵網上的木板做燒烤的練習呢。

……

我不明所以地流下眼淚。

是因為煙的原因吧。

○

「商人閣下，久等了！我的名字叫做阿爾格拉姆。乃是肉的探究者！」

在我敲門之後立刻開始了古怪的自我介紹的這位，便是紅髮的哥哥了。果然他就是阿爾格拉姆先生了吧。「而這邊是克雷里！我的愛弟！」

被稱為愛弟的小男孩緊緊依偎著哥哥向我這邊窺視，「你，你好……」，這樣地向我打了一下招呼。

看來我是被他所戒備了呢。

「嗯，你好呀。」

所以我就擺出標準笑容向他回禮，但——

「……」

克雷里躲進哥哥背後的陰影中去了。

「哈哈！不好意思呀。我的愛弟稍微有些怕生。」阿爾格拉姆一邊說著一邊手揉上了弟弟的頭。「話說回來啊，商人閣下。你把說好的

那個東西拿來了吧？」

語調誇張的阿爾格拉姆朝我伸出手。

因為這裡首先存在一個誤解，所以我——

「我並非是商人哦。我是旅行的魔女。是受商人的委托，作為代理來送貨的。」我這樣一邊訂正著他，一邊將放著肉的包裹交到他的手中。「這就是你訂的東西了吧。」

沈重的肉包裹從我手上被拿走了。

「喔……喔喔喔喔喔喔喔！」「阿爾格拉姆甚為感動。他把包裹高舉在空中，「等你好久了！我等這一刻不知道等了多久！」這樣歡天喜地慶祝著，顯得有些誇張。

「我聽說在這個國家是沒法買到肉的吧？」

在信件中是這樣寫的呢。

「嗯！如今的我國全都是素食主義者在耀武揚威。像我這樣的人已經被逼到窮途末路，過著淒慘的日子。」

「……」

我環視四周。

這是一戶獨居之家。有著寬闊的庭院。還有冒著煙的燒烤架。兄弟二人的穿著相當有檔次。

無論怎麼看都過著富裕的生活。

「你的雙親呢？」

「……」

面對我的提問，他以沈默作答。

他抱著肉包裹的手，漸漸地放了下來。接著，他低下頭，用低沈的聲音這樣回答。

「……這個國家發生巨大變化是在距今大約八年之前。所謂全國人民素食化計劃是當今我國領袖的加蘭氏所頒布的政策之一。花了很長的時間緩緩地從所有人民的手中將肉食征收，直到今年終於徹底取締，真是恐怖之極啊。」

據他說，這個國家以前就有許多人偏愛蔬菜，所以加蘭先生所提出的這個政策也廣受好評。另一方面，像阿爾格拉姆先生這樣喜歡肉食的聲音則被抹殺，不知不覺間已經被逼到了社會的一角陷入窮境。

「我的母親以前是為這個國家的政府辛勤工作的一名聰穎的女性。她比任何人都要反對加蘭氏這種粗暴的政策。」

阿爾格拉姆的聲音顫抖著。「……但是，母親已經……」

我大概是觸及了什麼不該問的問題。

「父親在我的小時候就離家了。現在，能讓克雷里吃上肉的就只有我自己了。」

既然八年前不許吃肉的政策就已經開始推進，那克雷里肯定也沒怎麼好好地吃過肉吧。

「……肉」

另一邊，克雷里的視線正死死地盯在包裹上呢。

「來吧克雷里！是時候發揮我們特訓的成果了！要烤肉了喔！要盡可能地慢慢來喔！」

阿爾格拉姆高聲地如此宣言道。「太感謝了，魔女閣下！」他向我致以一禮，然後轉身走向升騰著煙霧的燒烤架。

但是，這樣真的沒問題嗎？

阿爾格拉姆說的如果是事實，那麼在這個國家吃肉可不太妙吧。

盡管如此，他就這樣堂堂正正地在庭院中燒烤，難道不是故意搞事嗎？

我覺得，至少在其他的鄰居眼中，阿爾格拉姆兄弟吃肉的事情應該已經暴露了才對……

這樣那樣的，我暗暗地尋思著。就在這時。

在我疑惑不解地盯著阿爾格拉姆先生的背後時。

「你們這些家夥啊啊啊啊啊啊！在這種地方做什麼呢啊！」

該說是不出所料呢，還是符合預想呢。

在兄弟倆的居宅旁大量的士兵們現身了。

….

毫無意外地暴露了呢。

○

將肉交給他們的主謀之一也就是我，所以呢，很遺憾，我一句「啊，那我就先告辭了一一」就輕描淡寫地要逃走卻沒能成功，結果不得不和他們倆一起與士兵們對峙起來了。

士兵們全都舉槍指著我們，當場簡直是一團糟。

「唔……！什麼啊味道這麼大！」「是肉啊！這些家夥竟然正要吃肉啊！」「吃動物的屍體嗎！難以置信！」「不覺得煙霧很嗆嗎？」

原來如此，在這個國家吃肉是被忌諱的事情看來是所言非虛。

不知何時，不光是士兵們，周圍的居民們都聚過來，在遠處低聲交頭接耳觀望著我們了。

其中一名士兵——多半是眼下這些人力說了算的一名士兵——姑且稱呼他為士兵長先生吧——狠狠盯著抱著肉包裹的阿爾格拉姆，厲聲大喝。

「你這家夥！這光天化日之下竟然敢燒烤，是何居心！現在立刻給我滅火！」

但是，阿爾格拉姆當場回絕。

「我拒絕！要問為什麼這裡會出現肉，那是因為我那渴望吃肉的愛弟就在這裡！」

他們兩人說的話可以說是兩條完全沒交集的平行線。他們基本上是完全沒在一個頻道吧。

「哥，哥哥……」突然被拉進話題中心的克雷里變得慌張，在哥哥背後藏得更深了。

「克雷里，沒必要擔心。我們並沒有做錯任何一件事。只是在主張作為生物理所當然的權利而已。」

「保護動物的權利才是我國的使命。」士兵長先生向前一步，逼近阿爾格拉姆。「我等是為了給予那些原本作為家畜而生、被宰殺的動物以自由而選擇了成為素食的國家。你現在就把那個包裹交出來！」

「我說了我拒絕！」

「你難道不為那些被殺害的動物而悲傷嗎！」

「那麼難道你們就聽那些家畜親口說過嗎！難道你們就聽他們說過，作為家畜而生作為家畜而死的生命是不值得的嗎？你們問過蔬菜嗎！難道它們對你說過被剖掉根割去果實，淒慘地殺害，就沒有問題，就可以被赦免嗎？」

「野菜才不會發出什麼悲鳴！」

「因為他們沒有嘴就無法傾聽它們的聲音，那你們就不要談什麼權利啊！」

我記得這只是關於肉的話題吧？

我很快就把陷入了熱烈的辯論的兩人放在一邊置之不理。因為我覺得好不容易運過來的肉，如果這樣下去弄壞了就太浪費了，總之就先從

阿爾格拉姆手上把肉包裹收回了。

我拿出魔杖，用魔法讓肉沐浴在涼爽的冷氣中。

「哇，好厲害——」

不知是不是因為被激辯著這個那個的士兵們和阿爾格拉姆散發出的熱氣烤到了，克雷里被涼爽的空氣吸引，啪啪地小步走過來，湊近到我的魔杖旁邊。

「沒錯吧，沒錯吧？」我把凍得冷颼颼的空氣灑向克雷里的身體。

「好涼快哦……」克雷里柔和的頭髮隨風飄動著，他尚顯稚嫩的臉龐上浮現出喜悅的微笑。「姐姐是魔法師嗎？」

「是的哦——」厲害吧！——這位魔女就差直接向只有十歲的少年當場自吹自擂起來了。

「太強了！」

純真的少年，圓睜的雙眼閃爍著晶瑩的光輝。真耀眼啊……

我本來只是打發下時間卻被少年捧得心情舒暢，於是更進一步，「我就連這樣的事情都能辦到哦——」，這樣說著，把肉包裹放在一邊抄起魔杖來施法，比如變出反季節的小雪花呀，變出草來將他的頭髮束起來呀，還有在包裹四周變出冰柱呀什麼的。

反正都是這種類型的打發時間的戲法。

「交出來！」「我拒絕！」「給我交出來！」「我說了不行了！」

但是，在另一邊，士兵長先生和阿爾格拉姆先生兩人間的氣氛卻是過分火熱，感覺已經難以收場了。

「……你的哥哥一直都是那種感覺嗎？」

在玩耍之余，我在克雷里耳邊說起悄悄話。

克雷里點點頭。「哥哥他啊，一旦說起肉的事情就會整個變一個人，所以……」

「？並不是你自己想要吃肉啊。」我還以為哥哥是為了想要吃肉的弟弟才一直那麼拼呢。

「我自己的話其實怎樣都好。」

「原來如此。」看來你也有辛苦之處呢。

似乎這兩兄弟的性格恰好處於相反的兩個極端。

「我想要吃的就是肉！這有什麼不能理解的！」

哥哥看上去是熱烈到有些極端的那種人吧。究竟是怎麼樣的才能養育出這麼怪到有趣的兩兄弟呢？「哎呀哎呀？這大白天的怎麼聚集了這麼多人呀——」

就在這個當口，在兩兄弟的家中出現了一位女性。那是一位有著纖瘦苗條體形，氣質沈穩又成熟的女性。外邊看上去年紀大約三十到四十歲。

哎呀，這又是哪位呢？

「母親！」

阿爾格拉姆這樣稱呼那位女性。

……哎？

「她還活著嗎？」

「我可沒說過她死了啊？」

「不，你給人的感覺明明就是她已經去世了。」

我還以為他是在母親已經亡故了，父親又很久以前離家出走的情況下，一個人拉扯著弟弟長大的優秀的兄長來著……

「過去的那個母親，已經不在了……」

阿爾格拉姆卻突然變成了很嚴肅的口氣。但是因為一旁的母親大人還在揪著兒子的袖口問著「吶吶，到底發生啥了呀」，所以這好不容易繃起來的氣氛又全都沒有了。

「過去她是一位那樣喜歡吃肉的優秀的女性，但現在餐桌上卻全是蔬菜……甚至於現在嘴裡整天蹦出來的都是什麼『無農藥』『有機』之類意義不明的單詞了……」

「今天的晚飯就是無農藥卷心菜包肉哦。」話音未落，母親大人意義不明的單詞就橫刺裡插進來了。「我啊……真的好希望過去那位豐滿的女性能夠回來啊……」哥哥嘆息道。

「順便一提菜包肉的裡麵包的是卷心菜哦——」

那不單純就只是煮卷心菜了嗎！

「總之你就是喜歡豐滿的女性對吧。」

「嗯。最理想的話希望能比我胖一倍呢。」

「你還是離開這個國家比較好哦。」

「果然是這樣嗎。」

「順便問一下父親又是去哪裡了呢？」

「只是出差了。」

「……」

這不就只是一個普通到不行的家庭了嗎……

「唔呼呼。說起來，這些士兵先生們是在做什麼呀？」

按阿爾格拉姆先生之前所說，母親曾是這個國家的公務人員的事情看來所言非虛。

只見母親走到士兵們那邊，「兒子那邊我會好好跟他說的」，在這樣幾句話的交涉之後，她就輕易地把士兵們打發走了。

轉過頭來，母親變了一張臉。

「你適可而止好不好，搞出這樣蠢的不行的騷動！」

一拳敲在阿爾格拉姆先生的額頭上。

「先這樣吧。我要出去買卷心菜了哦——」

我正感嘆她就這樣用漂亮的手腕搞定了這場騷動的時候，她已經徑直離開去買菜了。

「其實我的母親原本也應該是尋求肉食才對的——」阿爾格拉姆目送著母上的背影，低頭嘆息。「八年前，在選舉中戰勝我母親的加蘭氏，在國內構建了嚴厲禁止肉食的現行體制。而我的母親一直抵抗到了最後。但是，那時候國內輿論已經完全被加蘭氏掌控了。我的母親除了屈從也別無他法啊——」

「原來如此……」原來還有這樣的事情呢……

「就算為了一掃母親的遺憾，我也必須要烤肉才行」

「不不，我是不太明白這其中的道理……」這完全是不明所以啊……

接著，他用非常戲劇化的動作轉過身。

「來吧！克雷里！我們來烤肉吧！如永恒般的等待迎來的著期待中的肉！現在就在我們的面前了！」





「但是，哥哥……要是現在吃肉的話一會就吃不下菜包肉了呀……」

「克雷里！你到底在說什麼！」啪，哥哥的手攥住了弟弟的雙肩。
「吃肉自有另一個胃！」

「咦咦——……」

「來吧，重複我的話！吃肉自有另一個胃！」

「吃肉自有另一個胃……」

「聲音太小！吃肉自有另一個胃！」

「吃肉自有另一個胃！」

「很好！」

不，無論怎麼想都沒有另一個胃吧。

也罷，感覺這麼短的時間裡發生了過多的事情，既然我的工作也已經完成，還是就此別過吧。

都是因為阿爾格拉姆先生總是在喊肉啊肉啊的，就連我都變得有點想要吃肉了。

今天的晚餐就好好吃頓肉吧。

「啊，那麼我就先告辭——」

我這麼說著，正打算將肉包裹遞給阿爾格拉姆先生，然後就這樣離開這個國家的時候。

在我正打算，將被我放在地上用冷氣圍繞的肉包裹拿起來的時候。

「……？」

哎呀哎呀？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在我放肉的地方，就僅僅只有冰柱靜靜地矗立著，肉包裹卻全然不見蹤影了。

「肉到底……」

仿佛被煙霧席卷，消失在了空氣中。

「怎麼可能！我的肉究竟去了哪裡！」

僅僅比我只是晚了片刻，但阿爾格拉姆先生也注意到了。但是我們兩人在周圍無論怎樣尋找，都找不到肉包裹的蹤影。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呀？

我對難以理解的事情大惑不解的時候，忽然，我的袖口被克雷里揪住了。

「姐姐，難道說……」

他的手指向一處。

我看過去，發現一道反季節的雪腳印一直通向門那邊。看來是誰踩過我變出的雪之路一直走到了門口造成的。

「……啊——」

於是我明白了。

在我和克雷里玩得高興的空當，似乎士兵們偷偷地把肉給拿走了呢。我的眼睛要是沒從肉上離開的話，大概肉也就不會被竊走了。

……

哎呀？

總而言之，言而總之。

肉消失的原因，難不成難不成。

「是因為我的錯嗎……？」

○

即便是我，這次也痛感自己的責任所在。

為了精心準備著烤肉的兄弟倆，在這個自八年前起就吃不到肉的國家，冒著危險秘密進口來的肉，就因為我的原因無情地被士兵們收繳了，即便如此卻慌慌張張地逃之夭夭，我才沒腐壞到這種地步。

因此，

「我們要振奮起來，把肉奪回！」

我除了完全地遵從阿爾格拉姆的這個提案之外也別無選擇。「現在我們就去政府把肉奪回！為了吃肉，除此以外別無他法了！」

……

不不，那就有點太麻煩了。

「要不要買新的肉呢？」

「不可以，魔女閣下！你的心意我領了但是我必須拒絕！」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就想吃！」

「可不是嗎。就知道是這樣。」

所以，最終事情還是變成我們一起去政府上門討肉了。

但是，就這麼平平常常地走去政府，徑直對他們說「請把肉還給我們！」，他們就會耿直地把肉還給我們嗎？怎麼可能。

所以，我們是帶著某種程度的計策一起前往的。按照阿爾格拉姆所說，準備有三個錦囊妙計。

「第三個妙計需要閣下的協助，不知道有沒有問題？」

「嗯，其實我是不介意……順便問下，要怎麼樣協助你們合適？」

「至於那個嘛——」他對我咕唧咕唧耳語。

「誒——」

超不想做……

雖說如此，從立場上我和他反著來也不合適，因此還是聽從他了。在我祈禱著輪不到第三個錦囊妙計出場之時，我們一行抵達了政府所在地。

那麼接下來就按順序見識一下阿爾格拉姆所編制的錦囊妙計吧。

首先是第一個。

「政府的各位工作人員！我的肉！懇請你們把我的肉還給我！」

阿爾格拉姆先生用戲劇般的姿態像唱著歌跳著舞一樣旋轉著走進政府大樓，高聲喊出請求。

也就是說，這第一項作戰的內容就是平平常常地請求對方試試看。

要說結果變成怎樣了。

「你這家夥從哪兒來的！」「不是剛才的那個燒烤男嗎！」「肉就放在我們這裡了！不可能還給你！」

然後他就被平平常常地包圍了。

「哥，哥哥……」克雷里怯生生的。

「別慌，克雷里。這都是預料之中的展開。」阿爾格拉姆啪地輕叩弟弟的額頭，向士兵們走上前，一步踏出，向著自己帶過來的一個袋子忽地伸手掏進去。

這便是第二個錦囊妙計了。

「你這家夥！明白你在幹什麼嗎！」

他手上拿出的是菜刀和一些蔬菜。「你們只要靠近我一步，這些蔬菜會怎麼樣……你們可有心理準備嗎？」

阿爾格拉姆用菜刀輕輕地敲著手上的蔬菜。

這下懂了嗎？要是胡亂刺激這邊的話，這些蔬菜就會被切掉了哦？喂喂！阿爾格拉姆周身散發著這樣的威脅氣息，換句話說這些蔬菜現在

就是阿爾格拉姆手中持有的人質。

.....

我在阿爾格拉姆的身後望著他陷入沈思，心想再怎麼想這也沒法起作用吧，就連一直黏著阿爾格拉姆的克雷里也一邊低聲呻吟著「哥，哥哥……」而和他拉開了距離。

「哥哥他腦子出問題了……」甚至乾脆地和哥哥劃清了界限。

「我覺得他大概是非常認真的吧。」

好了，那麼就看看士兵們會做何反應吧。

在阿爾格拉姆先生古怪而又有點瘋狂的犯罪行為面前，士兵們之間面面相覷，接著開始嘈雜起來。

就像這樣。

「那，那家夥……！他到底想把那些蔬菜怎麼樣啊！」「住手啊！那孩子是無辜的！」「冷靜一下燒烤男！我們還可以談！」

.....

「士兵先生們腦子也出問題了……」

「我覺得大約原本就是如此哦。」

當場完全在狀況之外的看來就只有我和克雷里兩人了。士兵們全都慌慌張張的，一部分甚至已經把武器放下舉起手來了。

哎呀哎呀？

難道說這麼快就已經發展到無需我出場了嗎。

雖然我個人倒是對此很高興吧——

「在吵些什麼！」

正當此時，士兵們之中，一人遲不來早不來，偏偏這時來了。

那就是方才還和阿爾格拉姆先生熱烈地爭辯過動物權利是什麼之類的話題的士兵長先生。他一看見阿爾格拉姆的臉，立刻表情變得十分陰森，死死盯著他。

「你這家夥……！不是燒烤男嗎！」

從剛才開始就很在意了，燒烤男究竟是什麼東西啊。

「正是！在下就是燒烤男！」

而阿爾格拉姆也不愧是阿爾格拉姆。是這樣啊。

「你到這種地方來有何貴幹？難道是想來取回肉的嗎——」

「正當如此！」

阿爾格拉姆先生昂首挺胸，正面與士兵長先生堂堂對視，「你這家夥，把我的肉弄到哪兒去了！」

「現在都已經快送到加蘭大人那裡了！」

加蘭大人。若我記得不錯的話他應該是這個國家地位最高的人了吧。
「為了查清那肉究竟是從什麼地方帶進來，好更加嚴厲地收緊進口，已經把肉呈交上去了！」

「什……你說什麼……！」一聽到加蘭這個名字，阿爾格拉姆的手都激動得顫抖了起來。

大概是因為太過於在意之人而全身戰栗起來了吧。

看穿了他的動搖，士兵長浮現出惹人厭的笑容。

「嘿嘿嘿……到現在這個時候，大概已經被剝個精光，從外到內，都被調查了個清清楚楚了吧……」

這應該是在說把包裹打開的事情沒錯吧。

「嗚……！何等的卑劣啊！」

我覺得還挺普通的吧？

「對那個肉的事情你還是放手吧。時間上已經是沒得救了。回家吃你的菜包肉去吧。」

「怎麼可能做的到啊！」阿爾格拉姆先生可是下定了決心才來到這裡的。事到如今讓他打道回府是不可能的。「我啊……我不取回那肉，就絕對不會回去……！你給我讓開！我要去見加蘭！」

「不行」

「那我就親手把這蔬菜給……」

雖然他接著把菜刀頂在蔬菜上，但是——

「呵……你這家夥，真的能做到那種事情嗎？」

「……！」

阿爾格拉姆，雖只有一絲一毫，但的確也展現出了動搖之情。而這些微的動搖也沒有逃過士兵長先生的眼睛。

「讓農民親手澆灌養育長大的蔬菜，就這樣無謂地浪費掉，你真的能夠做的出這種事情嗎……？」

「……？！」

嘎啦一聲，菜刀落在地上，阿爾格拉姆先生頹然坐地。

「做不到……！我確實做不到那種事情……！」

我究竟看了些什麼啊？

第二個錦囊妙計看來也因為阿爾格拉姆本人的意志而中止，這麼說應該沒問題吧。

那麼也就是說。

「魔女閣下，那個！」

也就是說第三個錦囊妙計出場的時候了呢。嗯嗯我知道啦。

「……真的要做啊？」

「拜托了」他的雙眼中可以看到強烈的意志。

箭在弦上也不得不發。

那便沒什麼可說的了。

「……結果會變成怎樣，我可是不清楚的哦。」

我姑且還是先發出某種程度的忠告，而後用手將魔力匯聚進入魔杖。

接著我所描繪的，是將生命寄宿於物體中的魔法。

當即。

他手中的蔬菜們，被賦予了生命。

這樣你們就明白了吧。

阿爾格拉姆先生的第三個錦囊妙計簡單來說，就是要讓這國家的人聽一聽蔬菜們死前的遺言。

順便一提此時在阿爾格拉姆先生手中的蔬菜是黃瓜和西紅柿。

「夫人啊……趁著老公他還沒回來的時候把我叫到這種地方……這代表什麼，你不會不明白吧？」

「等，等一下……人家，人家還沒做好心理準備……」

「嘿嘿嘿……雖然你這麼說，但你的裡面不是已經熟透了嘛……」

「別，別說出來呀……」

喂喂這東西可完全不是遺言吧這個。

.....

「姐姐。我聽不見了。」

因為內容的關係，我把克雷里的耳朵塞住了。這東西有點少兒不宜呢。「等你再長大些才可以聽哦？」

「但是姐姐.....」

「怎麼啦？」

「那些大人們也都基本沒有在聽呀。」

在我把黃瓜和西紅柿發出的意義不明的對話中斷之後立刻，周圍就被士兵們悲慘的呼嚎所充滿。士兵們「嗚嗚嗚嗚嗚！」地抱頭慘叫，要麼說著「西紅柿已經沒法吃了啊……」什麼的戰意全無，要麼「黃瓜原來是男的嗎……」這樣陷入了恍惚，還有說著「人妻西紅柿嗎……這個可以有啊……」什麼的開辟出了嶄新性癖的人，反應多種多樣。

任何人看了都會不禁憂慮這國家的未來吧，在這樣一副景象前，手裡正拿著黃瓜和西紅柿的當事人阿爾格拉姆又作何反應呢？

「這麼一說的話，看起來好像確實是有些豐滿啊……」

不知為何他向西紅柿投去意味深長的目光。已經開辟出新的道路了呢。

「.....」

面對他，我已經不打算說什麼了。而我的身邊，克雷里今天也不知道是第幾次對哥哥冒出了表示失望的言語。

「哥，哥哥.....」

大體便是經過了如此這般的事情之後，我們為了收回那些肉，前往了加蘭大人的所在之處。

○

「就是這裡嗎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伴隨著阿爾格拉姆的大吼，門開了。

這裡是政府大樓的最上層。最裡面的房間就是加蘭氏的辦公室。在寬闊的房間之中，一位壯年男性正面色難看地靜對著自己的桌子。

「……你們這些人，是來做什麼的！」

他的手中是刀和叉。

正在吃飯嗎？

「哼，在這種時候你倒在悠哉地吃飯，真是好心情啊！」

怒氣沖沖的阿爾格拉姆粗暴地直沖到加蘭面前。「我們是來取回這國家的自由的！而這首先要從奪回我們的肉開始！」

「肉？」加蘭擡頭盯著阿爾格拉姆。他因為驚愕圓睜著雙眼。「你們是……大白天的搞燒烤的那個燒烤男就是你嗎！」

「正是本人！」

「原來如此——」

加蘭說罷一把把刀叉啪地叩在桌子上，站了起來。

他的體格比起阿爾格拉姆來說要高一些，身材即使在衣服的掩蓋下也給人一種很有型的印象。

加蘭先生俯視著阿爾格拉姆，說道，

「我拒絕！我們國家才不會對離經叛道之人置之不理！肉就在我這裡處理掉！」

「那可是我為愛弟千辛萬苦搞到的肉啊！」

「不管為了任何目的入手，我都不會置之不理！」

「為什麼？為什麼要禁止！肉到底有哪裡不好！」

「你才是，為什麼搞不明白！那是因為我們國家有這樣一種思想，即使要按捺住自己的欲望，也要保護住動物們！」

「別人想要按捺，我就也必須按捺不可嗎？抹殺自己的願望苟活的人生又有何意義！」

「你就不能也像別人一樣忍住嗎！」

「不要強加於人啊！思想不是用來強加的！而是用來分享交流的！」

雖然給我的感覺是他們正在展開著非常熱烈的言語交鋒和碰撞，但即便如此，我也沒法忘記兩個事實：首先這是一場關於肉的辯論，其次就是片刻之前阿爾格拉姆先生還對西紅柿發過情。

「切……就算是再怎麼爭論也辯不出個黑白曲直啊……」

終於，阿爾格拉姆先生感覺口乾舌燥，扔下這句話之後，不知為何當場開始脫上衣了。

怎麼回事呀？太熱了嗎？

「看來除了用拳頭分個高下之外別無他法了啊——」

……

為啥？

「呵……真是讓人懷念啊。我年輕的時候也是這個樣子——」

把啞然的我和困惑地低聲問著「哥哥……？」的克雷里晾在一邊，不知為何就連加蘭先生也當場脫起上衣了。我為了保護青少年的純潔，總之先把他的雙眼遮上再說。

「姐姐。我看不見了。」

「現在開始發生的事情要你再長大一些才能看哦？」

在平和地交談著的我們兩人面前，兩位已經把上衣脫下扔到一邊的半裸男，正互相瞪視。

壯年的加蘭氏，一邊展示著以他的年紀來說相當強壯的肉體一邊擺出架勢。

「來啊，小家夥——」

而另一邊，身形稍顯瘦弱卻也絲毫沒有任何多余贅肉的阿爾格拉姆也對其發出回應。

「才不是什麼『小家夥』——」

他向前邁出一步，高聲喊道。

「我的名字是燒烤男啊！」

接著，兩人正面衝突。

二人之間毫無留手，伴隨著野獸一般的嘶吼，雙方亮給對方的，唯有自己緊握的雙拳。被阿爾格拉姆的拳頭深深地陷入加蘭氏的右邊臉頰，而阿爾格拉姆的左邊臉頰也被加蘭氏的拳頭擊中。兩人激烈的互毆於是就此開幕。

壯絕的搏鬥聲響徹辦公室。

「姐姐，這聲音是什麼？」

「這是肉和肉碰撞的聲音。」

「在亂扔肉嗎？開肉派對了嗎？」

「不，應該說是地獄般的景象。」

看這兩人的打鬥，給人的感覺是似乎加蘭氏占了微弱的上風。恐怕他平日的鍛煉是相當好。雖然阿爾格拉姆先生的拳頭不斷擊中，他的身形卻不見任何的動搖。那簡直就是被鋼鐵所覆蓋般的精悍肉體。

而說到另一邊的阿爾格拉姆先生……

「噶哈！」被痛打。

「咕哈！」被狠踹。

「庫哈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他被一掌直直打中，倒在了我的面前。

.....

「怎麼了啊？就這種程度嗎？」

僅僅交手不過數個回合，阿爾格拉姆已經是滿身瘡痕。加蘭俯視著阿爾格拉姆，很無聊似地聳了聳肩。

「沒完，還沒完啊……！」

但是，燒烤男，也就是阿爾格拉姆先生轉眼間已經站了起來。不拿到肉他是不可能放棄的。

但是說起來他們要在這種地方幹架的話，我這邊也免不了要受到波及吧。

「還是稍微挪挪地方吧」

我的手還依然蓋著克雷里的雙眼，就保持這樣慌忙向鬥毆中的二人旁邊移動過去。還不明白發生了什麼的克雷里就這樣被我拉到辦公室桌子的另一邊去。

反正到了這個地方至少被打飛的阿爾格拉姆就不會撞到我們了。

「啊，真是好聞的味道呀。」

視野被遮住的克雷里，鼻子倒是變得敏銳了一些。他的鼻子微動追逐著某種氣味，臉頰逐漸放鬆下來，「姐姐，這是什麼味道呀？」他轉過頭來向我發問。

「？嗯，我看看……」

估計是剛才加蘭氏正在吃的什麼東西吧。

我望向桌子。

「……」

然後就陷入了沈默。

在這國家顯得有些奇怪的某種東西就在那裡放著。

這裡是綠與調和之國。在這個全都是素食主義者的國家，肉是被禁止的，那可是即便想要弟弟吃一些肉也要冒著危險從國外進口的。肉在這個國家被那樣的忌諱著，連喜好肉的人也要被欺壓。

即便如此。

「……有漢堡肉呢。」

在加蘭氏的桌子上，放著吃到一半的漢堡肉。那可是漢堡肉。這道通常來說不用肉做就不行的料理，就放在他的桌子上。

哎呀哎呀？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什……！不，不是的！不是你們想的那樣！」

不用說了，這國家最高位之人正吃著某些對他來說非常不合適的東西，這是難以否認的事實。加蘭轉過頭朝我們這邊，變得慌張之極，不由地找起借口來：「這不是一般的漢堡肉！這是豆腐做的漢堡肉！」

但很遺憾的是，他向我們慌張找借口也就等於是注意力分散到了我們的身上，而這成了他唯一的失誤。

「別給我看別的地方啊！」

阿爾格拉姆用盡渾身力量的一擊，直擊在僅僅露出瞬間破綻的加蘭氏下巴上。

「唔，失策……！」

他鋼鐵一般的身軀被輕飄飄地擊飛，然後就那樣重重撞在辦公室的地板上，倒地不起。

看來，勝負已分。

「勝利屬於我們——」

阿爾格拉姆舉拳宣告。不如說，勝利與肉都被他奪在手中了也不為過吧。但對我來說，因為感覺捂了克雷里的眼睛太久也是時候該拿開手了，這時候只是一心希望他趕緊把衣服穿上。

「姐姐」克雷里輕輕揪住我的衣袖。「發生什麼了呀？」

克雷里望向我的眼睛此時還依然被我的手遮著。我看了看阿爾格拉姆，又看了看他，這樣說道。

「看起來吃燒烤的時候到了哦。」

○

伴隨著香味，裊裊輕煙從頗為寬廣的庭院中升起。

燒烤架上，我們奪回的肉正令人欣喜地被火逐漸烤熟，而在其前方兩兄弟則難以抑制興奮地期待著能把它們吃到嘴裡的時刻快點到來。

「太好啦，克雷里！肉就要這樣慢慢燒才最為美味。要是稍微搞錯火候，我們的肉就要化為焦炭的。」

「嗯，明白了！」

真是一副令人莞爾的景象啊。

因為現在已經快到晚飯的時刻，說著想要給母親也帶去嘗一嘗，所以兄弟兩人僅僅就只放了三片肉在燒烤架上。即便如此，兄弟倆也絲毫不爭搶，就這樣乖乖地等待著火慢慢地將肉烤熟。

就這樣，我們最終還是實行了燒烤的計劃。

「但是，也真意外呀——」

我回味至今為止的一系列展開，不禁感嘆道。「沒想到真的能拿到許可呢」

阿爾格拉姆與加蘭之間以拳相爭的結果最終是以阿爾格拉姆先生艱難的勝利而告終，但加蘭先生之後卻意外地把肉返還給了我們。

不僅如此，

『是我失敗了……。你們按你們的想法來就好。』

他給了我們許可，讓我們大白天也能在庭院中燒烤。

「敗者就要服從勝者……這是男人世界中的常識哦，魔女閣下」，阿爾格拉姆說著話，將肉翻了一面。

作為將國內的肉買賣禁止的人，加蘭先生究竟經歷了怎樣的心境變化，這無人得知，不過那多半是——

「那個人，原本應該也不是素食主義者吧。」

雖然我只是旅人，對這國家的事情並不是非常了解，但歸納至今為止聽到的各種信息的話，總之加蘭先生和阿爾格拉姆先生的母上，以前在選舉中是競爭對手。

比方說，如果這個國家以前就是素食主義者占多數，那麼在選舉中為了戰勝阿爾格拉姆先生的母親——為了扭轉輿論，讓素食主義者全部站在自己一邊就是最為合理的一個選擇了。

但是，從加蘭先生剛才也吃著豆腐做的素漢堡肉來看，恐怕他自己也並非真的對蔬菜喜歡到不可救藥。

『真是的——果然把肉禁止了是極為失策的啊……。』

在我走出政府大樓之前，聽到他將冰冷的豆腐漢堡肉一邊放進自己的嘴裡，一邊發出這樣沈重的嘆息。

扼殺掉自己的願望而苟活下去的人生是沒有意義的——這句話究竟是出自誰人之口呢。

「以這一次的事情為契機，對肉食的限制如果能放寬就好了啊。」
一邊觀望著慢慢被烤著的肉，阿爾格拉姆一邊這樣輕聲說道。

「反正，從現在開始會慢慢變化的吧。」
等待不就是你所擅長的嗎？我望著阿爾格拉姆，對他說。
而他若有所思地望著燒烤的場景，喃喃自語。

「慢慢來嗎……」
嗯嗯，正是如此。

「這就如燒烤的道理一樣，秘訣就是要慢慢來啊。」



第四章 鳥舞之館

○ 灰之魔女

稀疏的薄雲漂浮在無邊無垠的碧空之上。

光禿禿的丘陵地帶，涼爽的風沿著地勢的起伏而流淌著，吹拂在花草上，讓它們輕輕搖擺。這裡是片人跡罕至之地。

在這天地間僅僅充斥著空曠空間的自然景色之中，一位魔女正獨自一人行走著。

「……景色不錯」

大約僅僅只是眼前的空曠無物讓她微微有些觸景生情，魔女發出了一聲隨意的輕嘆。穿著黑色的三角帽子裹著黑色鬥篷，魔女的名字，叫做伊蕾娜。

她既是魔女，也是旅人。

她並不是一直這樣靠著自己的雙腳旅行的。她最習慣於的是騎著掃帚，悠然地觀賞路旁的景色。不過僅限這一回，她並沒有這麼做。

她僅僅只是一步一步地向前走著。

話說回來。

在這樣獨自一人的自由旅途中，依然全身心投入去享受著的魔女，究竟是誰呢？

沒錯，就是我。

在傾斜的坡道的彼方，有一處小型宅邸。雖然從我這邊看過去不能一覽全貌，但估計是座兩層的小樓。牆壁是漆上白色的磚牆，屋頂是紅色的。房屋的形狀非常的簡單，至少從這邊看來就僅僅是有些細長的一棟而已。

這是一處沒有任何特別之處的民居。其平平無奇讓人不禁想象到其中的住家也是十分簡樸的一家人，平凡，隨處可見，甚至有點可愛，宅邸給人的感覺就是這樣的一種景觀。

但是，我卻繃緊了面容。

因為在它的上方有些稍顯奇怪的物事存在。

「……」

房屋的上方，鳥兒像是心情極好似的來回來去地盤旋打轉。從遠處遙望去，數一數至少也有十只的樣子。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房子裡有什麼，還是說是房子裡的人飼養著的，反正鳥兒們像是在尋找著什麼東西一樣，不約而同地在空中盤旋打轉，畫出非常端正的圓形軌跡，鳥兒們的行動，只能用奇妙來形容。

雖說如此，被這樣奇妙的場所吸引而不由自主地接近的我，或許也可以說是奇妙的旅人吧。

二話不說徑直向宅邸走去的我，終於抵達了其入口。

雖然從遠處望的時候我就想過這應該不僅僅是一戶民家才對，到了地方之後發現果然，門前立著一個看板。

上書：

【鳥舞之館】

.....

看上去像是這樣幾個字寫在看板上。這公館究竟是何種建築，為什麼鳥會飛舞在其上？這些問題的答案大概在打開這扇門之後就會知道吧。

「再怎麼說也太可疑了吧……」

按照普通人的思考方式的話，這裡應該多少會感到警惕的吧。如果是普通人的話，在這裡一定會心想「哎呀這詭異得過於明顯的建築物裡

住的人肯定不是什麼正經人啦絕對是很不妙的家夥啦趕緊右轉回去吧！」的對吧？

絕對是不會拜訪這間建築的吧？

沒錯吧沒錯吧？

於是。

「不好意思呢——」

咚咚咚咚咚咚咚。

我以怒濤之勢狂敲起門來。

所謂旅人，就是每天都靠勁頭與氣勢過活的人。好好記住這一點。

說的明白一點的話，我在此時就已經覺得這個地方應該已經沒有住人了。這個地方應該是已經被人舍棄掉然後回歸了大自然的腐朽的公館，我覺得。

但是。

我的預想被簡單地，徹底地否定了。

「來啦～」

有人出來了。

那可真是那可真是，一位非常美麗的女性呀。

○ 商人

一位有著讓人心蕩神馳的美麗，外表看來極為有魅力的女性打開門迎接。其名為【寵愛魔女】。

「尊敬的客人，歡迎來到我的公館」

她將我引領向起居間的路上，彬彬有禮地低垂著頭向我說道，「您就是最後的客人了。真是幸運呀」

最後的？

「意思說我是今天最後的一人嗎？」

循著窗外射進的光，可以看到太陽還在將陽光無死角地潑灑在平原上，我倒是感覺距離閉店時刻應該還有些時間才對。

但是她卻搖了搖頭。

「不，從明天開始，一直到以後，我都沒有意願再繼續幹下去了。我已經決定好了要歇業了。所以正如字面意思，您就是最後的客人了。」

據她說，她的這個營生在賺錢方面，實在難以稱得上有效率。雖然需要特殊的魔法技術，但是從顧客那裡能得到的金錢報酬就僅僅只有，銅幣一枚。

顧客與她的交易所產生的收益僅僅只夠買一個麵包的切片，這和她生意所負擔的風險和她所擁有的特殊技能並不匹配。

所以她說的不得不放棄這份工作，或許確實是無可奈何。

「那真是遺憾啊……」話雖如此，在她放棄這份工作之前來到這裡的我，也如她所說，是十分幸運的。

「是呀」她點頭贊同。

「但是，即使是最後的工作，我也沒有打算鬆懈，因此無需擔心——」她這樣說著，將魔杖拿在手中，揮動了一下。

緊接著她後背面對的一扇窗戶打開了。

那是我力所不能及之事。

她驅使著我無論如何探求也無法得到的力量，讓那些本應正在公館的頂上飛翔的鳥兒們從敞開的窗外仿佛事先安排好的一樣排著整齊隊列

飛進來，然後就那樣列隊停在她的身後。

那些鳥兒裡從街上常見的居民們用麵包屑喂食的那種鳥兒，到肉食性的猛禽，從很大的到很小的鳥兒種類繁多。

寵愛魔女站了起來，用魔杖的尖端指著那些鳥兒，同時看著我。

「那麼，你想要成為哪一只鳥兒呢？」

『不想在天空中自由地飛翔看看嗎？』

據說，以鄰近諸國的貧困階層為中心，許多人的手中突然得到寫著這樣內容的信件。無論負債累累流落街頭之人，還是在貧民街生活的無名小卒，又或是戰敗之國痛苦掙紮的草民。不知道是從何而來，落入他們手中的這些信件，成為了去往魔女的公館的邀請函。

僅僅只需一枚銅幣，就可以永遠地忘卻心酸的日常——他們被寫著這樣話語的信紙所誘惑，似有許多人訪問了她的公館。

寵愛魔女所編織的魔法，似乎可以在一定的時間內讓人替換鳥的意識。雖然不知道究竟是以何種原理讓那樣的魔法效果實現的，但迄今為止她的魔法似乎確實讓眾多的來客化為鳥兒飛上了天空。僅需一枚銅幣。

「說起來，您並不是我所邀請的客人呢。」

寵愛魔女嫣然一笑，俯視著我。

我點點頭。

「偶爾也會有這樣把你的信件直接賣給商人的不規矩的人。」

「哎呀。那麼也就是說，您是從那位商人那裡把邀請信收購來了嗎？」

「不。我是那個商人。」

我也是從前就對這種事抱有興趣。只要穿行於國與國之間，就能聽到種種信息。關於她的公館的事情知道的人並不少，雖然我沒見過實際

上造訪過的人，但是至少這個公館的存在，我是聽到，在許多人的對話中煞有介事被提到過。

在窮困而無聊的日常中，偶爾擡頭望見的天空中有許多的魔法使。

與只能在地上爬的我們不同，她們擁有天空。我們只能在地上仰望的東西，她們觸手可及。

以前我也有著這樣的憧憬。

憧憬著，天空中究竟能看到怎樣的景色。

「即使不是我邀請的客人，只要是憧憬天空的人，誰都歡迎哦！」眼前站立的寵愛魔女，向我微笑。「對於即是不會使用魔法的人，我也希望他們知曉天空的美好。所以我最初才會開始做這份工作。」

「但是，我已經最後的客人了吧？」

，

「是啊——很遺憾的是，用很便宜的價格做這件事，也會引來害蟲。」

她笑了。

那是脆弱而虛幻的笑容。

據說，好像她今後就會遷移據點，去開始其他的事業了。她還說，恐怕今後也無法再從事這種，讓貧困階層的人們一窺天空景色的生意了。

也就是說，我是貨真價實的——最後的顧客了。是所有不能使用魔法的人之中，能夠在天空中自由自在地飛行的最後一人。

「你想要成為哪一個孩子呢？」

她再次詢問我。

排成一列的鳥兒們，相當有禮貌地在她的身邊停著不動。

哪一只鳥都好。

我伸手指出。

「這樣啊——那麼，就用這只青鳥了。」

我是很幸運的。

○暗夜魔女

「你對這個男人有印象嗎？」

我面對與我隔著桌子相對的寵愛魔女，將一枚照片用手指給她看。

當時我才剛剛加入魔法統括協會沒多久，因此多少繃著一股子不想要被對方看扁的勁，把眉毛擰成一團，睥睨著眼前對方。

但另一面，寵愛魔女的態度卻輕飄飄的。

「嗯。有這個人呢。是以前我做的作品中接待的最後一名客人。」

「你的記性還真是不錯啊。」

「只是因為我一直都很重視每一位客人而已。」

自從商人男性失蹤已經過去了三個月。而男性最後的行蹤就消失於寵愛魔女以前所居住的一座公館。

魔法統括協會的志願到達那座公館時，公館只剩下一具空殼。魔女已經不見蹤影。

大約經過三個月的時日之後，我才終於找到了她。我找到在一個小小的國家裡靜靜地生活著的她，對她說，「能否向您打聽一下關於你以前從事的工作的事情呢？」而她對我點點頭，將我招待進了家中。

看上去她賺了不少錢，她所居住的那處極為寬敞的宅邸對於一位獨身女性來說，實在是有些過分奢華了。

「您現在的工作是什麼呢？」

聽她說，前一份工作似乎是用一枚銅幣的價錢讓客人成為鳥兒這樣的內容。

「也算不上什麼工作」她平淡地搖搖頭。「現在我僅僅只是在做研究。」

「是這樣啊……」不過作為做研究的人來說，「您的生活條件還真是不錯呢。」

「因為我多少有些積蓄。」

寵愛魔女輕笑道。

她招待我的紅茶恐怕也是非常高級的種類吧。

搖蕩的蒸汽從茶杯中滿溢，而那其中漂浮的香味，讓人不禁想要發出長嘆。

「讓我們談談商人的事情吧。」我看著她，忽然說道。

「自從他寄信告訴老家的女兒自己要奔赴你的公館之後，就杳無音信了。在經常有交易往來的客人面前也再沒現身過。他與您究竟說了些什麼呢？在公館成為您的顧客之後，他又去了哪裡？」

「不，很遺憾我什麼都不知道」她給我一個微笑，然後點點頭。「不過，我想他如今應該是在這個世界的各處翱翔著吧？」

畢竟，他可是商人呢？她又補充了這麼一句。

「……」

「很遺憾，我這裡並沒有什麼對你來說有價值的信息呢。」

真是抱歉呀，她這樣說著，向我低下頭。恐怕她並沒有在說謊。對於商人去了哪裡，她一定已經不知情了。

但是，

「是這樣啊。」

那真是很遺憾，這樣說著也垂下頭的我，其實完全是在說謊。

從一開始，我就沒有期待從她那裡得到明確的答案。

「沒能幫助到您，十分抱歉。」

「沒什麼，不必在意。」

畢竟啊，我造訪這裡的理由其實在於其他的地方。

「順便，我能再問您另外一件事嗎？」

「？ 嗯好。您說？」

「以前，您通過那份工作究竟存了多少錢呢？」

「……？」

是不知道我所指何事嗎，還是說，僅僅是因為沒有想到會被突然問到這個問題呢，她迷惑不解地歪著頭。

而我繼續道。

「能在這樣的宅子中居住可是需要相當多的資金。而且您也說過現在在做的事情只有研究。那麼以前的工作究竟給您賺了多少錢呢？」

「啊……」她長嘆一聲。很是悲哀似地。「非常遺憾，那可不是您所想象的那種買賣呀。那工作只是我讓無法使用魔法的人能夠實現自己的夢想所以才做的事情。所以就僅僅只收一枚銅幣。」

原來如此。

但是。

「你說的，是從顧客那裡拿到的對吧？」

我站了起來，從懷中取出魔杖。「不久之前，魔法統括協會收到了舉報，逮捕了販賣人類內臟的地下交易者。他們用魔法將人的身體切開，然後將新鮮的內臟秘密地高價交易。」

用魔法處理然後秘密交易的內臟保存狀態似乎都很不錯，銷路不錯。而結果，魔法統括協會出動將他們抓獲，秘密的內臟供應也就被停止了。

但是在那之後，又有一個問題浮現出來。

那就是內臟從何而來。

那些秘密販賣內臟的人們並沒有殺人摘除內臟。他們僅僅只是倒賣從別的人手裡拿到的內臟而已。

「地下交易者立刻就把他們入手內臟的來源說出來了哦。」

根據情報，他們似乎是從丘陵地帶的某處居住的一位魔女——人稱寵愛魔女的女人定期獲得的。

「那魔女拿來的屍體實在是過於新鮮，簡直就像是從人的身體中單單只把靈魂給摘除了似的。話說回來——」

我將魔杖指向她。

「你以前的工作究竟賺了多少錢呢？」

那是很簡單的道理。

她只是從別的地方拿到了那些資金而已，這點有確切的證據證明。而她從那些想要變成鳥兒飛翔的客人那裡卻只收取了一枚銅幣。

那些人是負債累累流落街頭之人，是在貧民街生活的無名小卒，又或是戰敗之國痛苦掙紮的草民。

寵愛魔女向那些被逼入絕境的人們送出邀請函，而上鉤的顧客，被施加了在一定的時間之內與鳥兒意識交換的魔法，陷入沈睡。

而結果，這些僅在有限時間內進入鳥兒意識的人們，卻誰都再也沒有返回公館。

「為了我的研究，必須要反反覆複做實驗才行。他們對於研究來說可是派上了很大的用場喲。」

被魔法統括協會逮捕的寵愛魔女，在之後的訊問中這樣說道。

她所編織的魔法，是將意識強型轉移到他人身上的魔法——換句話說，也就是通過犧牲他人來達到自我永恒生存的魔法。

恐怕，這個魔法還處於研究階段吧。

因此，為了檢驗魔法就讓鳥兒們充當了實驗品。

而通過將那些意識進入鳥兒、身體變為空殼的人們販賣給地下交易者，她得到了研究資金。也就是說，對她來說，鳥舞之館既是收獲資金的土壤，也是實驗場。

從寵愛魔女的角度來看，毫無疑問那座公館是極其合理、效率的。

「辛苦您了。暗夜魔女大人。」在一切結束後我返回魔法統括協會支部，職員們紛紛向我恭敬地低頭致意。「寵愛魔女已經承認了與此次事件的牽連。之後會得到制裁。這都是您的功勞啊。」

祝賀您！職員們這樣恭喜了新人的成績之後也不忘提醒道，「雖然估計您已經知道了，但還是要說明一下，關於這次事件的真相，請務必守口如瓶。對於一般大眾來說，這件事就是這樣——寵愛的魔女將貧困階層的人們誘惑到鳥舞之館，將他們殺死，然後將遺體販賣給了地下交易者。」

寵愛魔女在公館裡研究了什麼？關於這一點，協會這邊已經決定將所有信息都隱藏。

這是為了防止想要研究同樣魔法的人再次出現。

事件已經解決。

但是，我卻浮現出了無法釋懷的表情。

「……怎麼了嗎？」職員不解地望著我問道。

「沒什麼……」

欺騙他人，為了自己的研究而輕蔑生命的寵愛魔女算是順利抓獲了。她再也無法第二次向無辜者伸出毒手了。

但是。

「總感覺有些事令人掛懷啊。」

「有掛懷的事情，嗎？」

我點點頭，看著職員。

「我說啊，地下交易者被魔法統括協會抓住是什麼時候？」我問道。

這個問題甚至不用查。職員立刻脫口而出，「四個月之前吧」。

四個月之前。也就是說距離我來到寵愛魔女居住地將她制止還有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這時候人體買賣的地下交易者被魔法統括協會抓獲的事情，以及在丘陵地帶的某處住著與他們有牽連的寵愛魔女的事情都已經在鄰近諸國之間傳開了才對。

如果去了那邊就會被殺。

所以，就算被誘惑了，也絕對不可以去那邊哦！人們應該都已經被提醒過了才對。

然而即便如此。

「……究竟為什麼他還要去公館呢？」

商人特意前往眾人都說十分危險的地方這件事並沒有成為疑點。這讓人感到一種違和感。

「他應該是不知情吧？」

「如果是一般人的話也就算了，在國與國之間往來行走的商人不可能不看新聞的吧？」

「你是說他明知這一點依然去了？」

「也可以這樣思考。」

「我不覺得會有人做出故意將自己的性命白白丟掉的事情啊……」

「……也是啊」

所以我才有所掛懷。

成為最後一名犧牲者的商人恐怕並不知道鳥舞之館裡面所發生的事情，但他至少應該知道去了那裡的人有什麼下場。

如果沒有什麼了不得的理由的話，怎麼想他都不應該去。更何況商人和一直以來的犧牲者不一樣，並非那種掙紮在貧困中的人。

如果是一直做著商人的工作的話，應該怎麼樣都不會想要靠近那種地方。

除非他也像寵愛魔女所作所為一樣，有著什麼合邏輯的理由。

○灰之魔女

「在這種地方會有人造訪，真是十分稀奇的事情呢——」

將我招呼進公館中的她，「魔女小姐，難不成是旅人嗎？」

我點頭。

「正如你所見，我是旅人。」

「就是。我就這麼覺得嘛。」

在這附近的國家居住的人完全都不靠近這邊呀——她這樣對我抱怨道。

從外表上看來，她大約是20多歲的年紀吧。黑色長髮的她皮膚卻驚人的白皙，端著茶杯的手，也纖細如瓷。

「這座公館呀，可是有著複雜歷史的兇宅呢。」

她靜靜地開口，然後將這公館中所發生過的淒慘的事件娓娓道來。

那是很久以前，她還很小的時候，在這公館裡住的魔女將無辜之人引誘進來，作為實驗品而殺死。

正因為是這樣的慘劇的發生現場，魔女搬走之後一段時間基本沒有人想住進來，在這丘陵地帶被空蕩蕩放置了很久。

而之後她將這宅邸收購，現在則是這樣獨自一人地靜靜生活著。

「你真敢住下來呢。」

我直率地說出感想。對我來說雖然不怎麼相信幽靈之類事物的存在，但也一點都不想住在那種事件的現場。多少會感覺有些不舒服的。

但她卻不是這樣的人吧。

倒不如說，我感覺她在這裡住得還有一些輕鬆愉快，甚至在我面前浮現出溫和的笑容。

「我啊，從小就得了大病，被醫生斷言說不可能活到長大成人。父親為了拯救這樣的我在世界各地奔波，什麼活都幹過，賺了很多的錢。即便如此病還是沒能治好，只能暫時地延長壽命。」

「……你的父親是什麼職業呢？」

「曾是商人。」

「『曾是』嗎？」

「在我小的時候他就死了呢。就在這座公館裡。」

「……」

面對除了沈默之外不知以何作答的我，她依然淡淡地講述著。

「父親死去後，留在這裡的只有高額的撫恤金和被摘除內臟的肉體。托撫恤金的福我才保住一條命。得以一直活到現在。但是，父親卻再也回不來了。」

「……」

「我啊，雖然不相信幽靈一類的事物存在，但是，多多少少，只要在這裡待著的話，就好像父親同在——有種這樣的感覺呢。」

在這座公館的某處，感覺似乎有著父親的氣息——她這樣說道。

「所以你才在這公館中生活嗎？」

「是啊。而且呀，撫恤金也還剩下很多嘛。」

因為那個事件的原因，這座公館十分的便宜。她雖然笑著，但我卻不知道在這樣的場合下回以微笑是否合適，於是決定還是先用嘴唇抿口茶再說。

「一定是從那事件以來誰也沒有動過這裡的一切吧。從事件發生當時起到現在，這裡完全沒有變化。家具都是原樣擺著的，而且——」

她望向窗外。

在敞開的窗外，一只青鳥，搖搖晃晃地仿佛迷路了一般鑽進房間中，就像是在尋找安身之處一樣彷徨著，然後終於停留在了她的肩上。

「……寵愛魔女所飼養的那些鳥兒們也和很久以前沒有任何變化，一直住在這裡的樣子。」

「你真是討它們喜歡呢。」

「可能只是沒有別的住所了吧，」她輕嘆一聲說道。「再說，親近我的只有這一只鳥而已。」

青色的鳥兒在她的肩膀上，仿佛窺探著她一樣擡起頭。

「只有這孩子一只，不知道什麼原因，總會到我的身邊來呢。」

她纖白的手指伸出，在鳥兒的頭上撫摸著。

「真是不可思議。」

被白皙的手指所寵愛的青鳥仿佛十分愉快似的，眼睛都眯成了一條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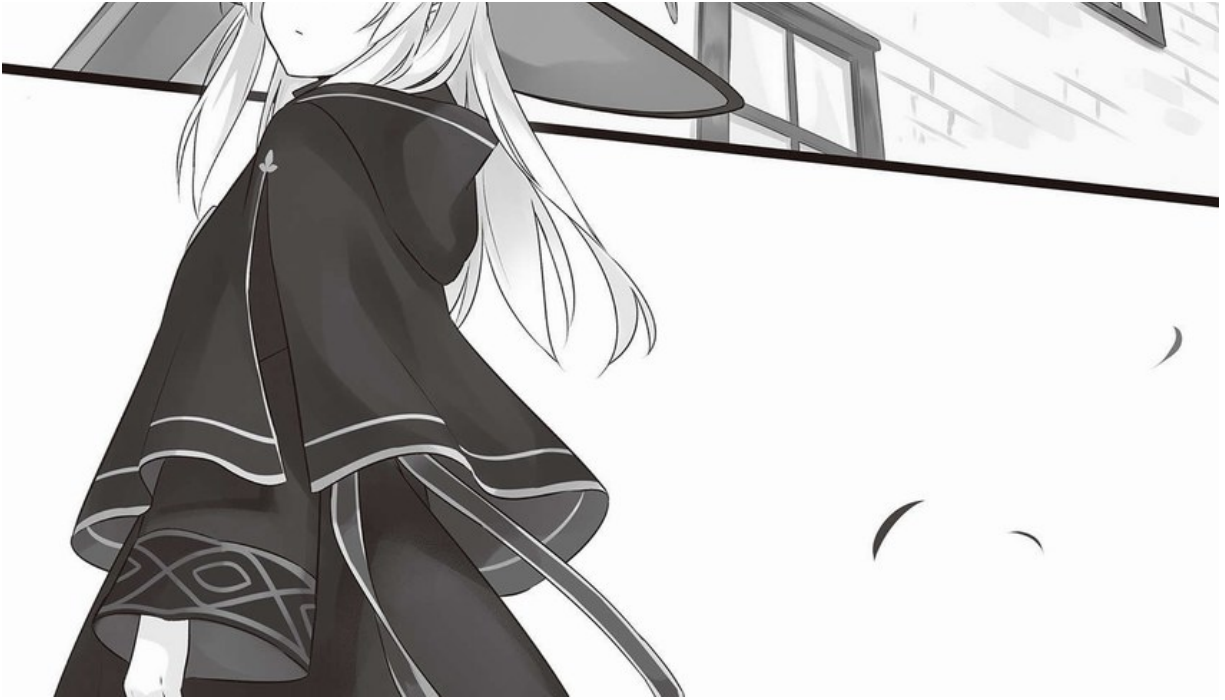
我接受了她的紅茶招待，稍事休息之後，又回歸到我的旅途之中。

在丘陵地帶的不可思議之館居住的女士，從此大概會一直這樣在有著複雜歷史的居所中和鳥兒們一起生活下去。

「以後如果還能路過這裡的話，請再來找我哦。」

因為我會一直獨自一人在這裡的——她這樣說著，在門口為我送行。





在搖曳的花草之中，我向她揮手告別，然後走遠。

似乎我在這座公館裡也沒有呆多久。向天空望去，太陽還依然燦爛地放射著陽光，小風流淌著，挾著令人心曠神怡的芳香，飄散於身邊周遭。

與剛來這裡被招呼進宅邸時相比並未改變多少的景致與身邊周遭的空氣環繞著我。

她一定也會一直這樣生活下去吧。伴隨著館中父親的氣息，在這丘陵地帶的公館裡居住下去。

「……」

我擡頭仰望公館。

果然眼前的景致並沒有什麼改變。

鳥兒們現在也一如既往地，在館上飛舞。

第五章 月夜的吸血鬼

魔女打開古舊的旅店的窗戶時，晴朗的春天的夜風吹進來，輕撫著她的脖頸。

無雲的天空中懸掛的滿月灑遍街市的每個角落。

魔女的手向腦後撥開搖蕩的灰髮，然後就那樣順勢躺倒在了床上。夜晚灑下的明亮的月光也同樣將她的手邊照亮。

此時她還尚且沒有睡意。

她從白天買到的一本書中拔出書籤，將之前讀到一半的故事繼續看下去。對終日跋涉於自己所不了解的一個又一個國家之間的她來說，在旅程所到之處購買新的書本也算得上一大樂趣。

只要前往途徑之地的書店，當地的大概情況就可以掌握了。

擺放於前排的書基本上就是關於這個國家最流行的那些東西，換言之，通過書，就能夠將這個國家的人們興味之所在摸個清楚。

所以，前往每個地方的書店這件事對既是旅人又是魔女的她來說，是有著特殊意義的事情。雖然，多多少少也有單純只是喜歡書的這一層原因。

今天買的書是一本推理小說。

那是某個旅館裡發生的殺人事件。每當朝陽升起之時，就會出現一具屍體。沒人知道犯人是誰，就這樣現場的客人和工作人員陷入互相懷疑……就是這樣常見的舞臺設定的又一複刻。但要說這本書和那種典型的懸疑作品有什麼不同的話，那就是作品中作為偵探角色的主人公卻是徹頭徹尾的夜行性動物、總是晝伏夜出這一點。還有一點就是，作為被害者的人們毫無意外身體都被抽乾了血吧。

魔女翻動著書頁，故事終於走向終盤。

犯人的身份變得很明了。

「是吸血鬼啊……」

犯人其實就是本質上推動著故事前進的偵探本人，而事件的被害者沒有血液的原因是偵探把她們的血吸走了——就是這樣一個荒唐無稽的把戲。

魔女心中翻騰著的感想換成一句話就是什麼鬼啊。

「什麼鬼啊！」

她甚至忍不住吐槽出聲來。

盡管如此她究竟還是把這個故事一路守望到了最後，她將最後的書頁闔上，放在床的一側，便睡下了。

明月照映之下的城市中，居民的多數人也和魔女一樣，靜靜的迎來了一天的結尾。

但是。

「晚上好。小姐。」

在城市裡的人們都陷入沈眠之際，某人才剛剛迎來一天的開端。

大敞著的窗框上，不知道何時坐上了一位淡淡茶色頭髮的女性。年齡約莫二十多歲。相對地她卻穿著有著不相稱的氣派與奢華的黑與紅色基調的禮服。她的瞳孔是赤紅，浮現出的微笑中展露出口中的尖牙。順便一提背後也長著蝙蝠一般的翅膀。

一看就是吸血鬼。

「我是吸血鬼。」

她甚至這樣自稱。

「我與你無怨無仇——就是今天肚子有點空空，所以從你這裡拿點血哦。」

好～嘞、她輕輕一呼便從床沿下來，朝著睡著的魔女慢慢地接近過去。

古舊的旅館的地板每當被踏過就發出輕微的響聲，然而即便如此，魔女也依然深陷夢中，毫無蘇醒的跡象。

終於，吸血鬼站在了床前，俯視灰色頭髮的魔女。

她撫過那長長的灰髮，輕緩地將她的雪白脖頸暴露出來。

然後吸血鬼輕輕念道，

「抱歉哦」

接著，她貼近毫無防備的魔女的脖頸，啊，張開嘴，用牙齒咬上去。

但是。

「哎～呀～」

伴隨著有些脫線的臺詞，在吸血鬼的嘴裡擴散開來的卻不是年輕女孩子的美味血液，而是味道很沖的某種替代品。

那是只要吃一口一天兩天都不肯從口中散去的有著極為執拗性格的食材。

也是吸血鬼的弱點。

那就是大蒜。

「好臭！」

吸血鬼立刻意識到了自己嘴裡咬進去的東西是什麼，當場吐出口來，但即便如此，黏在嘴裡的臭味依然持續刺激著她的鼻子。無法忍受臭味的吸血鬼涕淚橫流。

「看來不擅長應對大蒜的傳言是真的呀。」

某一名魔女仿佛一邊看著受苦的吸血鬼，一邊誇耀著自己的勝利一般。她從床起來，伸著懶腰說道「難不成你真的以為我睡著了嗎？」，然後輕輕笑出來。

為了吸引吸血鬼接近，她演了一場戲。魔女本身並沒有真的睡著，只是為了將大蒜塞進吸血鬼的嘴中，刻意裝成無防備的樣子而已。

「呶誼誼誼誼誼誼……好過分……好臭……太糟糕了……」吸血鬼還完全不知道發生了什麼，只是在痛苦之中掙紮。茫然之中大張的嘴巴裡，方才結結實實咬碎的大蒜碎片還在不斷地掉出來。

魔女看著眼前這幅光景，「啊，不好意思要是旅店的床的被弄髒了可不太好……」一邊用手帕將那些大蒜的碎片拾起來，順便把吸血鬼的嘴巴也擦乾淨了。

順便一提，這位魔女究竟是誰呢？

自不必說。

沒錯，就是我。

「好痛……好臭……好過分……嗚誼誼誼誼誼誼誼誼」

「都已經把嘴擦乾淨了，大蒜也都弄出來了我覺得沒問題了哦。稍微深呼吸一下？哈——這樣子」

「……臭」

「……………」

○

首先，我必須交代一下為什麼要和吸血鬼對峙。

而為了交代這一點，我有必須先要追溯一下來到這個國家之後緊跟著發生的一件事情。

我進入這個國家還是昨天早晨的事情。在舒適的春風吹拂的平原上，我驅使著掃帚抵達了這個國家，這並非偶然。

實際上，我是被這個國家政府的工作人員邀請而來。

話雖如此，我既是旅人也是魔女，自然，我在這一天被招呼來，也不是為了觀光。

有一件工作。

「實際上，我國有一只吸血鬼。」

當我到達這個國家的政府時，工作人員嘆著氣對我這樣講述道。他的表情十分的凝重。

看來並非戲言。

「吸血鬼是嗎？」

真的假的呀、是真實存在的東西嗎、我帶著這樣的潛臺詞歪頭表達疑問，而工作人員重重地點頭作為回答。

「它在我國被目擊到還是一個月之前的時候。可能是從別國誤打誤撞混入我國的吧。面對這樣一只不知道潛伏在何處的吸血鬼，國民們都發出不安的擔憂之聲。所以我們想要迅速地把它驅除啊。」

「您說驅除」在這個國家吸血鬼是有害動物這個級別的嗎。

「對於居民來說，必須要好好警戒吸血鬼這件事可是壓力很大啊。」

「受害方面就只有精神壓力嗎……」

「近期針對錢包的行竊案頻發啊，有目擊情報說犯人是有著長著黑色翅膀的東西，所以大家都說恐怕是那吸血鬼幹的好事」

「……並不是吸血造成的損害嗎？」

「雖然的確是有發生這樣的事情，但還是錢包被偷的被害報告更多一些呢……」

「……」

「總之也就是說，我們是想讓魔女大人用您擅長的魔法把吸血鬼退治掉這樣子。」

就算你們這麼說啊……

「不好意思。我啊，一次都沒見過什麼吸血鬼，所以就算想要退治也不清楚有沒有那種手段。」

雖然我被這樣邀請之後緊趕慢趕來到這個國家說這樣的話可能有些奇怪，但很遺憾我在吸血鬼退治方面確實是個徹頭徹尾的業餘人士。說到底就只知道一些什麼害怕大蒜啊、害怕陽光啊、無法映照在鏡子裡啊，之類的真偽難辨的知識而已。

我能不能派上用場這一點可不能保證喲？

「嗯。也是啊。」工作人員點點頭。「所以呢，我們今天交了一個吸血鬼方面的專家來幫助你。」

這時候政府大樓的門被很有氣勢地打開了。

「我就是專家啦。」

是位胡子大叔。

「我把我國出現的吸血鬼的特征總結成報告了。請用在退治上啊。」專家大叔從口袋裡取出一張紙。

「哈，嗯……」

關於吸血鬼的特征就只有區區一片紙便能寫下的內容量呢。

接著專家大叔就開始朗讀關於吸血鬼什麼的特征了。

「打開窗戶的話，就會趁著夜色潛入人的住家，吸了血逃之夭夭」

打開窗戶的話，就會趁著夜色潛入人的住家，吸了血之後就逃掉……？

「那不是蚊子嗎？」

「不對。」

「還有，被吸了血之後會怎麼樣？會變成吸血鬼的眷屬嗎？」

「不。被害報告裡沒有記載這樣的東西。」

「那究竟會怎麼樣呢？」

「主要是患部會覺得癢。」

「那就是蚊子吧。」

「不對。本來我國出沒的這只吸血鬼看上去就是雌性的樣子。」

「吸血的蚊子就是雌性的哦。」

「……難不成真的是蚊子」

專家大叔完全被我說服了。

……。

「這樣的家夥真的是專家嗎？」看上去很可疑啊？我用不會被專家大叔聽到的音量悄悄訊問政府職員。

工作人員點點頭。

「他是寫過一本吸血鬼作為犯人的推理小說的作家。還挺有名的。」

也就是說一直幹的事就只是寫小說不是嗎？

「……不覺得選錯人了嗎？」

「但是這個國家裡了解吸血鬼的人也就只有他，並且我個人來說也是他的粉絲，所以才決定叫他過來的。」

「……」

「順便一提，一會我還打算問他要簽名。」

「……不覺得是濫用職權嗎？」

「也給魔女大人一份怎麼樣啊？」

「我才不需要。」

不管怎麼說。

我經過這樣一番事情之後，變成了現在和這個國家出沒的吸血鬼對峙的局面。

勞務費我還是拿了不少的，而且特意老遠跑到這個國家卻不接下工作就太沒意思了，更別提，就算運氣再不好也就是被咬一口然後覺得有點癢癢這樣的風險而已，沒有任何問題不是嗎？

我感覺挺輕鬆。

決定了要接受委托之後我的行動便很簡單明了。

我從商人那裡大量購入大蒜，順便也買了本書，在入夜之前看書消磨時間並打開窗戶，之後就躺在床上待機。

之後的事就如剛才所見。

吸血鬼小姐做了這樣的事情把大蒜咬進了嘴裡。

「好過分……！你們人類就總是這樣！明明我就是稍微想喝一點血卻總被狠狠地討厭！最討厭人類了！」

呸，吸血鬼小姐邊罵邊難看地吐著口水。

「……」

眼前不僅床單就連地板也都被汙物弄髒，我望著一片狼藉微微有些歉然，用手帕將它們慢慢擦乾淨，然後重新擡頭望向吸血鬼小姐。

她正用衣角擦拭眼睛的周圍。

難不成。「……你哭了嗎？」

「哈？才沒有哭呢」她白了我一眼。

「哎，但是——」

「說了我沒哭啦！就是眼睛裡進了髒東西而已！」

真是的氣死我了！吸血鬼這樣發起怒來。

「說起來，你名字叫什麼？」我一邊疊手帕一邊問道。

「你來這個國家有什麼緣由嗎？」

「像你這樣壞心眼的孩子，我才不會告訴呢！」哼——她說著背對我轉過身去了。

「我這裡準備好的大蒜還有很多呢。」

我把今天買來存著的大蒜全都一股腦拿出來，展示給她看。

果然她作為吸血鬼因為不可知的原因對大蒜抱有強烈的拒絕感，我一伸出雙手給她看，她就輕輕的「咿」發出一聲哀鳴，身體扭了過去。

「才，才不會對你這樣的威脅屈服呢！」

哎呀哎呀。

「但你不告訴我的話，我就要扔過去了哦？」

我幹勁滿滿。

「不要啊！你這是欺凌了吧！」

呼咿——、她淚眼朦朧怯生生地顫抖著，抱著頭。

不知道為什麼她嚇得夠嗆。

「我只是再說如果你不告訴我的話，我或許會用強硬手段而已啣。」我悄悄壓制自己內心泛起的嗜虐一面，裝出一副平靜地樣子說道。

「鳴，鳴咕」

「椅子，借我一下可以嗎？」接著她這樣試探著問我，在我點頭之後，吸——呼——，重複了許多次深呼吸，總算把嘴裡殘留的大蒜氣息驅除出去之後，才開口。

「我的名字叫做歐蘿涅拉。……我也可以請教下你的名字嗎？」

我點頭。

「我叫做伊蕾娜。是名為灰之魔女的旅行魔女。」

「原來是這樣啊。那、伊蕾娜小姐。你看了應該就明白，我可不是平常的人類。知道我是什麼嗎？」

「小偷？」

「才不是！」真是的！她發著火糾正我，「是吸血鬼啦！吸血鬼！是吸人血的種族！」

看她對大蒜有著如此強烈的嫌惡感，就算我這樣知識粗淺的人，也感覺她是吸血鬼小姐的事實應該不會有錯。

「吸血鬼沒有別人的許可不是不能進別人家的嗎？」我記得好像以前讀的書裡是這樣說的。

「不，完全不是這麼回事。」

「不，可是——」

「難道你是那種紙上談兵類型的專家嗎？」

我扔出大蒜。

「痛！」

好啦，放平心態。

我端詳著吸血鬼小姐。

外表看上去大概就是二十多歲左右的年紀。

基本上，這些裝成人類姿態的非人者都是有一把年紀的。

「您貴庚啊？」

「哼，突然就問女孩子的年紀嗎。你還真是沒常識呢」

我擺好投擲大蒜的準備動作。

「92歲了。」歐蘿涅拉顫抖趕緊回答。

「原來如此。」

也就是說幾乎是百年前生人了嗎。

謔——謔——。

「您還真是高壽啊……」

「你在說什麼呀！我這樣子的在吸血鬼的居處也只能算年輕人呀！年紀就連三位數都還沒到，皮膚也還彈力十足的呀！你看！」

吸血鬼小姐把臉湊到我的面前來。她簡直就是在說怎麼樣嘛厲害吧的樣子，「哼哼～」這樣很驕傲地把面頰使勁往我這裡湊。

「怎麼樣？」

確實，肌膚很是美麗。

「大蒜的味道很重。」

「……」

徹底消沈起來的歐蘿涅拉小姐，就這樣坐在椅子上抱膝「嗚嗚……好過分啊。我到底做了什麼嘛……」這樣念叨著軟弱的話語。

從她的話語中不難想象吸血鬼也有著聚居地一樣的地方。雖然我不清楚在那樣的聚居地中生活是什麼樣子，但是和在人類的城市中到處找

人吸血比起來應該是要舒服很多吧。

她特意像是去鄉下采風的人一樣跑到人類的城市來，大概她也是有著什麼不得不這麼做的緣由吧。

「為什麼要到這個國家來呢？」

所以，我特意這樣問了一下。

她嗯了一聲，開口了，

「果然還是，不可以嗎？」

她擡頭看著我，征詢我的意見。

好弱氣……

「行還是不行，由我是很難告訴你答案的。」

雖然已被這個國家的人拜托要退治她的我說這種話有點太太假惺惺了就是。

不過只是接受她的諮詢的話也沒什麼關係。

「……………」

歐蘿涅拉無言地看著我。

接著，她慢慢地開口了，「反正，也不是什麼大事，你願意聽嗎？」

基本上用這種方式繞著彎說話的人肯定是有什麼不得了的事情憋在心裡吧。我是知道的。

所以我也抱著相應的覺悟，點了點頭。

「這樣啊」，她只是這樣說了一句，然後開始了講述。

「我開始在人類的城市徘徊大約是距今半年以前的時候呢——」

她醞釀著稍顯嚴肅的氣氛。

通過講述一段往事。

○

那是在幾十年前。

「人類的血液啊，那可是相當美味哦！」

那還是歐蘿涅拉幼年的時候。

歐蘿涅拉小姐的叔叔過去在吸血鬼的聚居處之外，也就是人類的城市之中生活過一段時期，所以經常和歐蘿涅拉與她的妹妹談起在人類之間生活的往事。

「人類的血？……」

兩個小女孩歪著腦袋不解，於是叔叔繼續講著。

「特別是年輕女性的血液可是超級棒的啊。老朽年輕的時候，每天晚上身邊的女孩子都換個不停……真是懷念啊……」

回憶這些往事的叔叔雙眼總是仿佛閃閃發光，這讓她從那時候起便對人類的城市產生了興趣。

「……………」雖然在回憶的一開始就打斷你很不好意思，但是——
「你的叔叔是什麼人啊？」

「他是過去在人類的世界中杠杠地有名的吸血鬼」（注：ぶいぶいいわせる）

「是這樣啊。順便跟你說一下杠杠地有名什麼的已經是沒有人用的說法了。」

「在我老家這麼說的人還挺多的哦？」

「那單純只是你老家太窮鄉僻壤了吧。」

閑話先不提。總之時光這樣流逝。

在距離現在稍有些時日的過去某時。

有一位年輕的女性吸血鬼，在吸血鬼的聚居地窮極無聊地度過著每一天。

她所居住的那個吸血鬼的聚居地，為了逃脫吸血鬼懼怕陽光的弱點，同時也為了避開爭端，特意把選址定在了極其遠離人類居住地的森林深處的洞窟之中。

許多的吸血鬼就在那個地方度過著平靜而滿足的生活。

但是，她卻無法成為那些吸血鬼中的一份子。

「已經受夠了！這樣的鄉下到底有什麼好玩的！吃飯每頓都是動物的血！空氣又潮濕得不行！不要！我想要去人類的城市每晚開派對！想要吸生的人血！」

每天，不要嘛！不要嘛！——這樣九十歲的吼叫聲甚至隔壁房間都能聽見。

沒錯，現在的她是處於最麻煩的反抗期的少女（九十歲）。

也是不諳世事的、最憧憬大都市的深閨大小姐（九十歲）。

九十歲……。

以人類的基準來看來得太過於遲的反抗期也讓他的雙親很是困擾。

「你又說這種話了！都跟你說了好多次了吧？去了人類的城市會出事的所以不許去！好好地在這裡找個采血業的工作！」母親這麼說。

順便一提，在聚居地主要是通過對牛羊等家畜采血作為糧食。

「不要嘛！我要去嘛！」但是，九十歲的少女依然不講道理地嚎著。

「老爸也說句話啊！」

「啊嗯……。也是啊。人類嘛，好恐怖的啦。去人類的城市老爹我是反對的啦。」

「不要！」但是，她是什麼話都不聽的頑劣孩子。

「真是受不了了……到底是誰教給娃那些多余的東西啊。」

「哈、哈、哈」

是爺爺。

「老爺子！請您別再給孩子說些多余的東西了！」

每天，她都「想去想去想去！」「就想去就想去就想去！」「我要去大城市！」這樣哭天喊地。

就這樣一天一天過去，她最終得到了一個結論。

「離家出走不就好了？」

只要自己離家出走，就萬事大吉。

都已經九十歲了。已經長大了。不是已經完全可以不顧親人的反對，自己自由地生活了嗎？

於是就這樣子，有了這樣一番經過之後。

時機成熟了。

「鄉下，拜拜咯！」

就這樣，她背好行囊離開了鄉村，去往了她憧憬中的大都市生活——換言之，開始了在人類城市中的生活。

說起來，我們人類所知的一般的那種吸血鬼究竟是什麼樣的一種生物呢？怕太陽、生命力強大、外表大致會比較有魅力，並且還是可以加害人類的危險存在。還有就是怕大蒜。

大體上來說就是這樣的認知吧？

歐蘿涅拉小姐自進入人類的世界至今，已經在半年的功夫裡漫無目的地逛過了很多國家，但大體上，所有的國家對吸血鬼的認識都是相同的。

「晚上好呀小姐。能否請你給我一些血液呢？我好餓呀。」

在她最初去的那個國家，她一上來就像楞頭青一樣，向城裡的某位女士用大意接近上文的話開門見山地請求血液了。

而面對這位天真無邪，不諳世事的吸血鬼，城裡的女士是怎樣反應的？

「哈？惡心。」

轉身就走掉了。

「哎——？……」

人類並不會簡簡單單地把血液分給她。即便是在他們的身體中生成，並且會不斷補充的血液，也不肯「好的請用」這樣子乾脆地把脖子伸出來給她。

雖然她之後又去了一個又一個國家，但是依然沒有出現任何一個人會親切地把血給她吸。不管問誰都是「哈？惡心」這樣子斷然拒絕。

在轉了一個月之後，她想要填滿饑餓的肚子到處請求，但所有人都不肯給她一點希望。

「肚子扁扁了……這可麻煩了呀……」

終於她實在是餓得受不了了。

聽說她這樣的吸血鬼到了極度的空腹狀態就會失去自我，變成極度渴求人類的血液，因此，為了不變成這種空腹狀態都會適當地喝動物的血。但是身處人類城市的她眼前卻有著太多看上去極為美味的年輕女性。

強忍對她來說過於辛苦。

所以，她做了一點小小的壞事。

「……打擾了——啦」歐蘿涅拉侵入了大敞著窗戶的民家。靠近床上呼呼大睡的女孩子，撥開她的頭髮，然後將牙齒印到她的脖頸上。

僅僅只是吸了連一口都不夠的血液。

順便一提，吸血鬼的體液中包含特殊的效用。如果吸得太多，就會與被吸人的體液產生反應，從而有可能導致他成為吸血鬼的眷屬，所以一般來說喝一口就好——她是被這樣教導的。

而僅僅吸一口的話，對於人的身體能導致的異常，似乎就只有讓患處感覺有點騷癢了。

我就覺得就是蚊子嘛。

而自打那以後，她開始每天晚上都從窗戶登堂入室，吸取女孩子的血液了。

為什麼只吸女孩子的血呢？

對我的提問，她稍顯困惑地回答道。

「因為我的爺爺說女孩子的血是最為美味的來著……」

還有一點就是成年男性太可怕了不想接近他們。

說什麼清純少女一樣的話呢，這吸血鬼。

「那到底是好喝還是不好喝啊？」

「嗯呼呼。想知道嗎，魔女小姐？」

「……………」

但不管是怎樣悄然地潛入別人家，在晚上發生多次人被吸血的時間總會有人注意到的。再說，夜晚潛入別人寢室的她也無法永遠不被人看到。

於是吸血鬼夜夜潛入房間吸取血液的傳言擴散開來。而相應的對策也開始實施了。

某一天，歐蘿涅拉如往常一樣從窗戶潛入房間中。

「我開動了——」

她剛剛張開嘴，睡著的女孩子就猛地坐了起來。

「你這壞吸血鬼！」啾——大蒜被扔了出去。

「啊！」大蒜直擊歐蘿涅拉的腦門。

尖銳的痛感從額頭傳遍全身。大蒜畢竟是吸血鬼的天敵。

那一天歐蘿涅拉就捂著額頭逃走了。

第二天開始就再也沒有成功過。城市的家家戶戶都在窗戶上掛好了大蒜，而沒有掛大蒜的住戶，在她進入房間時就會投擲大蒜攻擊。

順便一提，窗戶上沒有掛上大蒜的住戶的主人是某個女孩子——之前歐蘿涅拉小姐吸血的受害者。

潛入家中的歐蘿涅拉小姐被一堆大蒜無死角地潑在了身上。受害者女性對她報了仇。

「好，好過分！為什麼要這麼對我呀！」

不就是因果報應嘛。

結果，歐蘿涅拉小姐只得逃離了這個國家。

再次抵達了其他的國家的歐蘿涅拉小姐，故技重施，夜夜潛入民居之中。最初也是沒有被任何人發現，吸到了血。但是，只過了一個月居民們就發現了吸血鬼也就是她的存在，全都用大蒜扔她。

一旦被大蒜扔，她就踏上去別的國家的旅途。

她就重複著這樣的事情。偷偷吸血，暴露，然後被大蒜扔。這成為了她的日常。

無論過了多久狀況也不見好轉，她只好每天都這樣度過。

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到了這個國家之後她一被人發現，對方立刻大喊「啊，小偷！」，然後淒慘地被扔了大蒜。雖然我感覺這也是因果報應，但她果然還是很委屈，「過分，太過分了！為什麼要這麼對我啊！」

就是這樣了。

這就是這半年中發生的事情。

「……」

嗯，總之就是這麼回事吧。

「不是完全沒什麼大不了的嘛！」

概括下不就是個離家出走的故事嗎。

歐蘿涅拉聽了我的回答，非常悠遠地望著窗外的風景。

「所以我最開始不就說了嗎……」

○

如果我按照政府工作人員交代給我的事情去做的話，把她從這個國家趕走就萬事大吉。

但是，那真的能根本性地解決問題嗎？

就算被逐出這個國家，她一定還是會去新的國家，同樣每天晚上潛入民家借走主人的血液，然後又會同樣被居民們投擲大蒜吧？就算我在這裡訓她，告訴她「這樣做是不行的！」然後敲她的頭，又有什麼意義呢？

而且，雖然她的回憶中沒有提到，但按照這個國家的工作人員所說，都已經做出了偷雞摸狗的事情——她的情況怎麼看都不是很好。

麻煩了呀。

「喂。說起來，我剛才說太多話了，好口乾舌燥啊。好想喝點什麼好喝的東西啊。」

麻煩了呀。

「讓我喝一口新鮮的血吧。」

真是麻煩呀……

我長長嘆了口氣，對她說道。

「總之，從今往後你就不要從窗戶潛入別人家了吧。」總偷偷摸摸的話，肯定會變得手腳不乾淨的吧。

「如果和你約定不潛入別人家的話，就讓我喝血了嗎？」

在說什麼呀。

「先聲明喝我脖子的血是不可能的。」

「為啥？」

「因為我討厭脖子上癢癢。」

「嗚嗚……」

她好像很不服的樣子。嘟著腮幫子和我惱氣。

就算這麼看著我，討厭的事也依然討厭，為了她好，我也不打算把頭髮撥開讓她看到脖子。

比起那些事，還是需要先考慮如何讓她能夠融入人類城市才好。

「我有些事想問你一下。」我詢問她。「如果有什麼方法能讓你合法地吸到血液，你就不會再每晚偷偷摸進別人家吸血了吧？」

「？」她聽了我的話不解地歪著頭，面露難色，「嗯——」，猶豫了一下。

「也是啊。算了……如果有這樣的方法的話，我就沒必要每晚再摸進別人家裡了呢。」

從最開始，她的性子就是單純正直得不得了，就像遇到我時也依然好好地拜托「請把血給我哦」一樣，她對於居民——主要是年輕女孩子也都會先好好提出請求，我想她應該也不是因為喜歡才會不斷地扮小偷的。

她會選擇潛入別人家中，是因為別無他法。

我思考了一下。

能讓她不偷摸進別人家也能解決問題的辦法。

有沒有什麼好點子呢——？

「……啊」接著，一個好主意不期而至。

雖然不能說是非常具有創意，但絕對不差。

確實有這樣一個方法呢。

「歐蘿涅拉小姐。你對偵探這一行有興趣嗎？」

我一邊說著，一邊瞟了一眼床邊。

在那裡，擺放著一本我剛剛才讀完的偵探小說。

一本關於偵探是吸血鬼的——荒唐無稽的小說。





「總之，就是以助人換取血液作為回報嗎？」

在明月照亮的城市之中，我與歐蘿涅拉並肩漫步，並交換著如上的話語。

她對我的提案稍顯吃驚。

「但是我對於解密可不是那麼擅長啊？」

「不，我可沒說叫你強行去解密哦？」我輕輕搖搖頭。「雖然說是偵探，但是我想叫你做的其實是幫助城市裡有困難的人。比起頭腦勞動來說，還是肉體勞動為主。」

「……換句話說就是萬事屋嗎？」

「就是這麼回事。」

「既然這樣不要什麼偵探嗎，就說萬事屋不行嗎？」

「歐蘿涅拉小姐。這就是所謂的形式要遠遠重於內容哦……」

雖然，我也還不能確定歐蘿涅拉的身體能力是不是真的足夠給很多人幫上忙就是了。

「……算了，船到橋頭自然直。」

結果歐蘿涅拉小姐好像接受了我的說辭。就在此時，她忽然駐足於路邊，望向道旁的櫥窗商店。

在那裡展列著許多美麗的衣服。

觀望著歐蘿涅拉，與她身後不解地歪著腦袋的我，同時映照在櫥窗之中。

片刻，她終於開口。

「那麼，這樣子又如何呢？」

她輕快地轉了一圈。

緊接著。

她那一身黑紅為主色調的禮服變了一副樣子。

頭上戴的是鴨舌帽，身上穿的是駝毛的長風衣。她的這副樣子不知怎麼恰如我腦中所描繪出的古典偵探形象一般，同時與她那成熟的氣質相稱，奇妙地營造出了還挺像是那麼回事的感覺。

說起來啊。

「……剛才那個是怎麼辦到的？」

一轉眼之間，櫥窗中的衣服就自然地化為了她身上的打扮。

「因為是吸血鬼嘛。這種程度的事情是小菜一碟。」

據說，他們這些吸血鬼具有著自在變換自身形象的能力。只要不缺血液，那麼不僅是面貌，就連穿的衣服，聲音等等外在形象都可以自由自在地變化。因為今天也不是很餓，所以衣服這種程度是可以變化的啦，她說著，一邊原地轉了一圈又一圈，不斷切換著衣裝打扮。

長風衣又變回了禮服，接著變成我穿的長袍，而後又在櫥窗裡展列的衣服款式中切換了許多遍，最後才會到了最初的長風衣裝扮。

說起來，關於這方面我有點在意的事情。

「吸血鬼難道不是無法映照在鏡子裡的嗎？」我以前讀的書裡記得是這麼寫的。

「不，完全不是這麼回事」

「但是啊——」

「難道說你就只是紙上談兵的專家嗎？」

我又擲出了大蒜。

「疼！」

不過呢，原來如此。

她還真是有著很特殊的能力啊。

「有這種能力的話，在工作方面也可以對你抱有期待了呢。」

就這樣，我和歐蘿涅拉的偵探工作就開幕了。

我們沿著街道前行，然後向道旁的行人搭話——

「請等一下！不是可愛女孩子的人的血我不需要的！」

……於是我們就開始主要以可愛女孩子為目標進行搭訕了。話雖如此，就算我現在可以上去與女孩子搭話，這事之後終歸要由她獨自一人來做，所以作為預先的演練，現在就以她為主力。

「您好呀小姐。請問貴安？」「您現在有沒有什麼困擾之事呢？」

「我最近剛開始偵探業務，您要不要嘗試一下？」

大概就是這種感覺吧。

而於此同時，我作為她的輔助做了什麼呢——

「她可是腦子非常好使的，是什麼都會的超厲害的人哦～」、「您真的沒有什麼困擾的事情嗎？捫心自問一下？」、「您可以是第一位客人哦？這可是超值的哦？」雲雲，一有空就插進話去幫助她。說白了就是我閑的沒事做。

我們就這樣不斷地從一個女孩子身邊竄另一個女孩子身邊，就算是作為在夜晚的街道上單方面向女孩子搭話的可疑二人組被人舉報估計也不算無辜。

但是，從一個女孩子竄到另一個女孩子——從這樣的說法之中你可能也能察覺出來，我們的營業活動可以說是完全不順利。

「哈？惡心。」

女孩子們全都果斷拒絕了我們的提議，冷若冰霜，毫無接近她們的余地。難道說這個城市的女孩子們都是這樣冷淡的嗎？

不對不對。才沒有這種事情。之所以女孩子們全都毫無例外地像用看垃圾的眼神一樣看著我們，絕對不是因為這個國家的女性的平均水準都是這樣冷漠無情。

我覺得主要都是歐蘿涅拉的錯。

「哎……？偵探？那可是正好！實際上啊，我還真有件煩惱的事情！」

幸運地是，在大約到了第五個人的時候，總算遇到了一位奇特的女性，說是希望向我們提出委托。

「……但是啊，所謂偵探，應該很貴吧？」

她用懷疑的眼神看著我們。這可是不容錯過的機會。

歐蘿涅拉並非是沖著錢去的。她的目的是分給她大約一口的血。

「呼呼呼。錢就免了。」

所以呢，她立刻喜形於色，這樣向那位女性回答。

「作為回報，就請讓我親～一口吧！」

「哈？惡心。」

結果，我們遇到的第五位心地善良的女性因為歐蘿涅拉意味不明的發言，轉而用看垃圾的眼神一樣看著我們，還吐著口水，喊著「絕對不要接近我啊」沿著大路逃走了。

「……」

我轉向歐蘿涅拉。

從剛才開始到現在已經是我們不知道第幾次被當作垃圾看了。「我說啊，歐蘿涅拉小姐。你難道說一直都是這個樣子拜托別人的嗎？」

「在我老家那邊親～一口就是表示，吸一下血，的意思啊。」

「是那樣的嗎。」

「嗯。」

「我看還是別這麼做了。」

「果然不行？」

每到拜托對路上行走的女孩子們吸一下血的時候，「親一個嘛」她總是這樣一不留神就大咧咧地上前去了。考慮到她的惡習如此的奇特，我只能不斷抓住恰到好處的時機上前去制止她那些不經大腦的言行，才算得到了居民們的委托。

「給一點血嗎……？怎麼這說法就像是吸血鬼一樣呢……」很幸運的是，像這樣回答的居民雖然擺出懷疑的表情，但至少不再有人露骨地拒絕並且說著「哈，惡心」一邊唾棄我們。我們總算是平安無事地開始能夠從居民那裡得到委托了。

首先是第一位委托者。

我們向一位在晚上一人獨行的女士搭話。

「我現在要去約會，但是有點搞不清地方呀……你們能不能幫到什麼忙呢？」

總之就是迷路的孩子。雖然這位連約會在哪裡都不知道神經大條也要有個限度，但既然能接到委托那就不管她了吧。

「知道啦。那麼我們去找一個酒吧就好了吧？」

隨後，我們兵分兩路去尋找見面的地點。我們讓委托者的那位那孩子在原地等待著，我坐著掃帚，而歐蘿涅拉則是用自己的羽翼在天上飛行尋找。

幸運的是我們立刻就找到了那家店。

「那家店就沿著這條道路一直前行到頭，向左拐就是了。我給你帶路。」

歐蘿涅拉拉著委托者女性的手走出去，一直護送到了店門口。而到達了店的女性向我們致謝，

「非常感謝！真沒想到能這麼簡單就找到呢——」

不過也同時向我們困惑地提問，

「說起來，作為報酬的血要怎麼才能給你呢？」

就算你問我，反正讓歐蘿涅拉小姐在脖子上啣地一嘴咬下去吸走血就是最簡單的答案。

「不，報酬就免了。」

但是，非常不可思議，明明向她提出的委托已經達成，明明已經可以吸血了，她卻搖了搖頭。

「在馬上就要約會的女孩子的脖頸上吸血，可就壞了偵探的名聲了呀？」

她笑道。

結果，歐蘿涅拉的第一份工作，就以無償地將女孩子送到店裡這樣親切的結局而告終。

用笑容目送著女孩子離去的她，和吸血鬼的形象有點偏離了。

「歐蘿涅拉小姐，這樣好嗎？」我問道。

隨後，歐蘿涅拉小姐強蹦著表情，轉向我，這樣回答。

「……不小心裝了個帥」

「……………」

「伊蕾娜小姐。作為代替要是你能讓我親～一口也是可以的一一」

「請容我拒絕。」

總之就這樣子，第一位委托者的委托雖然得出了成果卻以零報酬而告終。

那麼接下來是第二位。

「是這樣的，本店的廁所裡躲進去了一位女性客人……」

我們順勢就進入了剛才的那家酒吧。而在店家的櫃臺前正調制著雞尾酒的一位女性，用為難的表情向我們提出了委托。

即使，她對我們提出的以血液作為報酬的提議多少有些困惑。

「……血液啊，那要怎麼給你呢？」

因為如果不從頭好好解釋說明一番，可能歐蘿涅拉小姐又要說些奇怪的東西然後拒絕掉提議了，所以我搶先一步說道：「我們這位偵探熱衷於從年輕美貌的女性的脖子上直接獲得血液，所以在委托完成之後，馬上從您的脖子上吸一小口血就行。」

「這樣……。那還真是……有點羞恥呢……」

店員小姐的雙頰飛紅。是因為喝了帶酒精的東西嗎。

雖說如此，沒有被直白地拒絕，就算是答應了。這不是很好嗎。

於是我們站到了廁所的門前。

「不好意思，裡面還好嗎？」

我先上去咚咚地敲了敲門。

「喔呃呃呃呃呃……」

裡面傳出野獸咆哮一般的嗚咽聲。哎呀。

「這是重病啊這個。」

好了，怎麼才能讓這家夥從裡面出來呢。

「伊蕾娜小姐。眼下不就是由我來開動腦筋扮演偵探的場合了嗎！」看來，在這樣不明所以的場面下不明所以地忽然興致高漲起來然後說些不明所以的話，就是吸血鬼這種生物的特性了吧。

「這看上去就是密室呢。門上上著鎖，出口只能找到一個。裡面還響著嗚咽聲。從剛才起，就一直在嘔吐的樣子。應該毫無疑問是爛醉如泥。那麼，將這位女士從密室裡弄出來的辦法，我在眼下這個時間點，大概能想出來三十五種——」

「哎？」哐地，門鎖被破壞的聲音已經從我的手中響起。

還在想是怎麼回事，原來是我一個沒留心就直接用魔法把門鎖破壞了呢。哎呀不得了。

結果她想出來的三十五種方法還一種都沒有嘗試，我就乾脆地開鎖了。

「你是急性子嗎？」

「密室什麼的在魔法師面前可是如同紙糊的一般哦？」

順便一提，門鎖之後我用魔法又修好了。

從裡面就出來的是二十多歲，面相還稍微顯得有些稚氣未脫的女性。看來，是最近剛剛被男朋友甩了，為了忘記心靈的創傷而買醉。而以最終結果來說遭殃的卻是被嘔吐物弄得一塌糊塗的馬桶就是。

於是我們將這位女性客人從廁所中回收。

第二次承擔的工作就以這樣簡單的感覺完成了。

「哎呀報酬就不必了。」

但是，才剛剛覺得這次能得到約定的報酬了，歐蘿涅拉又犯了老毛病，說起了不明所以的話。

「在工作中失血的話不是很糟糕嗎。那份血液還是用來給你提供工作的力量吧。」

我好帥的吧？她的全身就好像圍繞著這樣一種自吹自擂的氣氛。

明明店員小姐都已經撩開上衣，撥開頭髮，將脖子露出來了，她還是一邊眨著電眼說「不必啦」。

「偵探小姐……」

弄得店員小姐整理好弄亂的衣服之後，還無法平靜不斷地撫著自己的胸口。

「……」

我死死盯著歐蘿涅拉不言語。

而她卻反倒是恬不知恥，因為依然是空腹，按著肚子唉聲嘆氣。

「……又搞砸啦。」

「你腦子裡沒有學習這個詞嗎？」

「沒，沒關係的啦……下次一定能得到血液的。」

「哎～你說的是真的嗎？」都已經到這個時候了，我對於她作為偵探業者的信賴程度已經可以說是跌入谷底，即便如此，算了，還是再幫她一把吧。

如此這般，又過了一會，我們遇到了第三位委托者——接受了今天最後的一份委托。

委托人正是剛才在廁所嘔吐不止的客人小姐。

「歐呃呃呃呃呃呃……」

讓我翻譯一下吧。

在半夜去酒吧買醉，結果把錢包卻忘在了家中，便拜托我們去幫她拿來。

「原來如此。那可真是夠噲。我來幫你解決吧。」

歐蘿涅拉一邊揉著她的後背一邊應允了她的委托。酒吧的女性還在吐著。

「呼呃呃呃呃……感謝……非常感嘔嘔嘔嘔……」

「看到了嗎，伊蕾娜小姐。我的工作，可是為人們帶去了喜悅啊！」歐蘿涅拉小姐一邊不斷地撫摸著客人的後背一邊又說著莫名其妙的話了。

「不先拿到報酬再談喜悅嗎。」

而且她也沒有喜悅啊。

「嘔呃呃呃呃呃呃呃呃……」

明明從剛才起就一直嘔吐不止嘛。

在與身體被酒精搞垮的客人談話之間，她抱怨著什麼就算回家也只有自己一個人所以不想回家雲雲，順便就把住址告訴了我們。

她的住宅似乎就在離酒吧不算遠的地方。

我們借了她家的鑰匙之後就趕往了那處所在。

「你平時也都是這種感覺的嗎？」

在趕路途中閑得無聊的我，開口問她。

看到歪頭不解的我她也有樣學樣，歪著頭問道「你指什麼？」。於是我稍稍遲疑地將嘴邊的詞匯組織起來。

「你一直都是像剛才那樣子親切對待別人的嗎？」

「不是，我也沒有想要親切對待她們呀……」歐蘿涅拉表情有些局促。「本來我現在對血也還不是特別的饑渴，再說，現在伊蕾娜小姐也在我邊上，很難說是我獨自完成的委托吧。要領取報酬的話，心裡總覺得有些難以接受。」

「哈啊……」

她還真是個一本正經的人啊。

但是，她這種正直到可以說過於耿直的性格，和她平時的所作所為似乎有些不合拍，我有這樣一種感覺。

夜晚從窗戶潛入吸血——這種事情，怎麼說呢，如果是因為餓到不行了無可奈何的所作所為，還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她在這個城市還有一項罪名。

如政府的職員所說，這個城市中現在頻發吸血鬼所為的盜竊事件。

也就是說，她哪怕為了得到血液而去做偵探工作依然十分認真，並且連領取報酬都心下不安，這樣的她一邊努力地忍受著腹中饑腸轆轤，卻還一邊在從事盜竊？

這就太過於不可思議了。

「……」當我們到了酒吧買醉女士的家門口時，我還在想著這件事情。我將鑰匙插入鎖口，擰動，不經意間回頭，對她說道。

「說起來，歐蘿涅拉小姐。為什麼你要做盜竊這種事呢。」

至少，在和她見面，交談過，又一起在外邊走到現在為止，我還沒有覺得她盜竊的傳言是什麼難以置信的無稽之談。就算犯下盜竊之罪也好，其中一定有著什麼比較深的緣由吧。

但我沒有向那方面去想，是因為我對於吸血鬼歐蘿涅拉小姐作為一個人來說還是感覺到了某種值得信賴感吧。

「哎？」

對於我的提問，她完全是出乎意料的表情。

並非是遮遮掩掩的那種，單純是完全沒有明白我在說什麼的訝異表情。

接著她說道。

「我，跑到別人家裡去偷東西，這我可沒幹過呀。」

而也正是在此刻，我打開了房間的門。

在我聽到歐蘿涅拉小姐的回答之前，就已經先從房間中感到縈繞著格格不入的氛圍，心中抱著這種違和感，我呆呆地張著嘴，停下腳步。

明明誰也不應該在裡面的宅邸中卻點著燈，還可以聽到窸窣窸窣的聲響。雖然我們聽女士說她是獨居，但不知為何，在她的家中現在卻可以察覺到人的氣息。

不，這還不止是氣息。

「……啊」

就在家中，一位女性向我們轉過身來，臉上因為極度緊張皺成一團。

那是在凌亂的房間正中。女性的手還伸在大敞開的抽屜之中，就這樣轉過身來，而她的身邊，淨是項鍊戒指之類的一看就很貴重的東西，包包，手表等等被整齊到極不自然地羅列著，明顯就是剛剛一起拿出來的。

但比起這些，更讓人在意的是那位女性的樣子看上去很眼熟。

半張開的嘴中長著尖牙，身著禮服，而背後生長著羽翼。

那正是我今天也曾目睹的歐蘿涅拉原本的模樣。

她這副樣子不就是吸血鬼嗎。

雖然是這麼說，但是。

「……………」我目不轉睛地盯著那個房間中的女性。

「……哎？」而我身後的歐蘿涅拉小姐就只有滿臉的訝異。

我們眼前的這位女士背後長出的羽翼看上去就很假，牙齒也是看上去咬一口馬上就會折斷的廉價貨，可以說是一點都不像真正的吸血鬼。

換句話說就是假吸血鬼。

「……那個」這時，我身後的偵探小姐開始有偵探味的推理。「伊蕾娜小姐。從別人家偷東西的吸血鬼，難不成就是說那家夥嗎？」

「是這樣呢。」

「但她怎麼看都是個普通人吧。」

「是這樣呢。」

「也就是說是什麼回事？」

「就只是個毛賊而已吧？」

如果說得更細點就是這樣的。

一個區區毛賊穿了一身Cosplay扮成吸血鬼的樣子，打算將自己的所為嫁禍給歐蘿涅拉。

就算是與人為善的歐蘿涅拉小姐，在偷盜現場親眼目擊罪魁禍首，也沒有心好到會笑著原諒對方。

於是，歐蘿涅拉從我的身側經過，向吸血鬼——扮成吸血鬼的毛賊小姐那邊走去。

她從偵探扮相的長風衣變成了吸血鬼風的禮服姿態。

她慢慢地，仿佛是故意要讓對方焦急一般。

一步，又一步，每當歐蘿涅拉走近一步，毛賊小姐的臉上血色就褪下一層。

「啊，我說，我啊，實際上可是吸血鬼哦？非常的可怕哦？明白嗎？你再走近過來點點話，我可要吸血了哦？真的要吸了哦！啊，你等下——」





順便一提，今天歐蘿涅拉小姐還一口血都沒沾過，因為工作辛苦，肚子稍微有點空。

既然是這樣的話。

就算是不小心吃得多了一點，也是無可奈何的事情吧？

「嗚嗚嗚嗚嗚嗚……謝謝你……謝謝你嗚……。偵探小姐我喜歡你……！請和我結婚！」

我們到家裡將錢包拿回之後回到了爛醉的女性身邊，完成了委托。雖然客人在等待我們期間一直在喝水，但此時依然是半醉半醒，意識曖昧不清的樣子。

「作為謝禮，請收下這個……」她將自己的脖子主動露出來，「就算是將我的全部都收下……也是沒有關係的哦？」像是要將自己奉上一般倒向歐蘿涅拉小姐。

「哎？喂，你沒事吧？」

被歐蘿涅拉抱住的她閉著雙眼，分明已經是半睡半醒了。「……咕呼呼」不知怎麼的甚至都打起呼嚕來了。

這樣的她等到明天一定都不會記得自己做過什麼了吧。

「……」

歐蘿涅拉小姐小心地將她凌亂的衣服整理好，讓她睡下，然後才站起身來。

「不，報酬就不必了。」

她如是說。

明明委托人都已經沈入夢鄉，她還是一如既往地裝帥，不過，她也同時舔著嘴唇，這樣說道。

「因為已經領取過了呢。」

○

第二天。

在太陽西沈之時。

我們來到了這個國家的政府。

「哎呀真是的魔女小姐。真是勞煩你了。昨天捉到的吸血鬼——只是個Cosplay的毛賊，以前就是我國的慣犯了，從她家裡也發現了很多的贓物。」

昨天我們所遭遇的毛賊，被我在旭日東升之時直接交給了政府的職員。

在政府接受問詢的時候，毛賊交代了她用吸血鬼的裝扮來作案的罪行。而這位女性犯人供述自己「心想最近吸血鬼似乎在出沒，所以扮成吸血鬼的樣子偷竊的話應該就不會被發現了」。

而實際上，因為這個國家每晚都潛入人家吸血的歐蘿涅拉背上了盜竊的鍋，事情也正如她所料發展。

真是的。這人是有多壞呀！

「說起來那個小偷似乎看上去很是貧血的樣子，到底發生什麼了？」

職員先生疑惑不解地歪著頭。

「誰知道呢？」我也一無所知似的歪著頭。

接著我邊上坐著的歐蘿涅拉小姐「諛嘿嘿」地笑了。

她看上去有些不好意思。「稍微吸過頭了呀」還補了一句。她的皮膚滑溜溜的，年輕到一點也無法和92歲聯繫起來。

其實仔細想想到話，歐蘿涅拉原本是在超窮鄉僻壤，和人類城市毫無瓜葛的洞窟養大的。只要有血，衣服能自在變換，對食物也沒有需求。那麼在此之上的金錢也是對她來說毫無必要的東西。

原本就沒有任何需要偷竊的理由。

我和這個國家的人們都不太清楚她和吸血鬼們的生態習性，因此才產生她犯下偷竊行為這樣徹頭徹尾的誤解。

真是非常的抱歉啊。

「實在是太抱歉了。吸血鬼大人。」

坐在我們對面的職員深深地低下頭，「城市的居民也作出了非常無禮的舉動，讓我不知該如何表示歉意才好……」他低著頭，難堪地咕噥道。

「雖然難以說得上是這一次的道歉禮吧——」

職員說著，從懷中掏出了幾枚金幣和兩張紙。「這些是今次委托的報酬——以及這個國家可以說是首屈一指的高級旅店的代金券。其中也有飯館，請您和魔女大人兩人也一同好好歇息。」他說。

高級旅店和高級餐館嗎。

高級……。

真是動聽的詞呢……啊，但是。

「你做的還真是到位呀。」

我顯示出疑問時，職員不好意思地笑著說道。

「是呀。經過這次的事情我也成了吸血鬼大人的粉絲了。」

「這不是濫用職權？」

「果然還是不成嗎？」

面對職員先生的疑問，我的目光轉向身邊的歐蘿涅拉。

「哎呀……？我們接受這種好嗎？說真的……？」

突然間被交與一筆金幣和高級旅館的代金券，歐蘿涅拉非常困惑，迷茫著究竟該不該伸手去拿，陷入了慌張。

「算了，這不也是好事一樁嘛？」

○

那一天，我們急不可待地朝高級旅店趕了過去，路上，急不可待地先去了高級餐廳吃飯。

「嘿，大廚！我想要新鮮的血液啣！」

就坐的歐蘿涅拉打了個清脆的響指，帥氣地宣言道。但浮現著困惑表情的侍者只是問道，「請問您已經決定好點單了嗎？」簡答地將她的發言無視了。

總之我就先點了套餐料理。

「嘿，大廚！我想要新鮮的血液啣！」

對被無視的事實毫不在意的她又啪地打了一個清脆的響指。

我只好嘆著氣提出請求，「不好意思。她的料理都盡量不要過火好嗎。還有就是請不要放大蒜。」但是，侍者還是對我們這高難度的點單領首，「我明白了」，然後他就這樣離開，走向了店的裡側。

「雖然不一定是你最喜歡的東西，但我覺得應該也是很好吃的啦。」

畢竟是三星級的餐館啊。

歐蘿涅拉朝我點點頭，「真是期待呀」，她輕輕地說道。「其實我隱瞞了一件事，昨天開始到今天，我嘴裡是什麼都沒有吃過。你知道是為什麼嘛？伊蕾娜小姐？」

「因為如果吸了人血的話，就要出問題的吧？」

「是因為我期待這頓飯好久啦！」

「不，是因為你吸人血了就會被當成問題才對吧？」

如果昨天和今天再侵入民家的話，「哈？這吸血鬼果然還是壞人吧？」——肯定會有人這麼想的。估計她即使身體被吸人血的沖動所驅使，也依然一直忍著，扛到了這裡為止。

不過，該說這裡畢竟還是高級餐館嗎，在我們聊著這些有的沒的閑話的時候，點的菜已經逐一被擺到了桌上。

我們一個接一個品嚐著新到的美味佳肴，讓味蕾得到充分的解放，然後愉快地進入工作結束後的暢談。

「話說，我是吸血鬼偵探對吧？」

「是哦。」

「我感覺，偵探果然還是需要一位搭檔啊。伊蕾雅小姐。」

「遺憾的是，因為我是旅人，所以沒法做你的搭檔。」

「……那我給你夾點肉吧。」

「就算賄賂我，我也沒有領情的意思哦。」我說，這些都是些生肉吧。才不需要呢。

「伊蕾娜小姐如果不給我當搭檔的話，我的工作究竟要和誰組隊才好呀？」

「試著在手上裝一個人偶如何？」

「你就隨便敷衍我的吧？」

「肉真好吃呀。」

「給你夾點吧。」

「不需要。」

伴隨著這樣的對話。我們轉眼之間就已經全都吃完了。然後看看表，我才發現來到這家餐館之後已經過去了挺長的時間。

看樣子，我心底裡也是很享受這段時光的。

我們吃完正餐之後，侍者將紅茶遞上桌。

我呆呆地望著店中的景象，輕嘆著「真是好吃呀……」，忽然間，我望向歐蘿涅拉。

雖然，她才剛剛開始作為偵探在這國家活躍。

「你打算在這個國家呆到什麼時候才走呢？」

我心中浮現出這樣的疑問。她也是居無定所之人，可以想像，終歸她不會想要一直都停留在這個國家的。

「嗯——也是呢」，她的指頭比在嘴邊，視線彷徨。

「總之，是打算先呆一個月吧」

她如是說。

「畢竟，還完全沒有找到妹妹的行蹤呀」

她亦如是說。

哎呀哎呀是這麼回事呀。

「你的妹妹，究竟在什麼地方呢？」

「真是的呀。」

那是距今稍微往前的某時。

大概在一年前的事情。

在吸血鬼的聚居地有一位每天無聊度日的女性。

和歐蘿涅拉過去一起聽過老爺子講的過去故事的妹妹，對大都市，也就是人類居住的世界抱有了多余的憧憬，結果喊著「我要離開這破鄉下！」，從吸血鬼的聚居地出走了。

雖然作為姐姐的歐蘿涅拉對於一心追夢的妹妹基本上是冷眼旁觀，但完全沒想到妹妹真的會做到出走這一步。

對於突然離家出走的妹妹，雙親非常的擔心。

「那孩子究竟在想什麼啊……」 「真是的……」 「謔～謔～謔～。真是年輕呀。」

主要都是因為爺爺說了些荒唐話所以才會這樣，但他卻還是一如既往地輕鬆寫意。「反正沒過多久就會回來的啦」爺爺這麼說著，所以歐蘿涅拉也沒有非常地嚴肅看待這件事。

但是不論過了多久，妹妹都沒有回來。

「老爺子！那孩子根本就不回來呀！你說怎麼辦才好嘛！」母親大人激怒了。

「謔～謔～謔～。這個時候，她身邊應該是年輕小姑娘一天一換了喲」爺爺還是一如既往淡定。

結果那之後妹妹也是毫無要回來的征兆，為了把妹妹帶回來，歐蘿涅拉才沖了出來。

就這樣半年過去，雖然歐蘿涅拉去過眾多國家，但她光被各種投擲大蒜了，根本沒機會認真地尋找妹妹。雖然經過幾個國家，找到了一些線索，但離找到還差得很遠。

哎呀那可真是不好辦。

「真是的，那孩子去了哪裡呢？」

「說起來她是在做什麼工作呢？」

「嗯……我倒是聽說是在這個國家做著偵探——」

歐蘿涅拉呆呆地用手撐著腮幫子，環視著店裡的景象。

就在此時。

店裡的照明忽然變暗。

我正打算看看店裡發生了什麼，從店的靠裡面一側，一道微弱的燭光忽明忽暗地出現，隨著悠然的歌聲，一起向床邊的席位那邊過去。

「……魔女小姐，那是什麼呀？」

啊，她還不太清楚人類世界的風俗習慣。

「那是慶祝蛋糕。」店員手中抱著蛋糕，向床邊的席位端過去。「大概是，慶祝交往紀念的情侶的紀念蛋糕什麼的吧。」

恭喜恭喜。

我放下飯後的紅茶，加入店裡的人們零零星星開始的鼓掌之中。而我對面的歐羅涅拉也同樣拍起手來，「恭喜——」

緊接著。

「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從店的裡側一邊——差不多是洗手間的附近，響起了尖叫聲。

「……怎麼回事？」

我疑惑不解。

之後，伴隨著店裡的照明全部恢復，我明白了是怎麼回事。

「……」

「……」

我和歐羅涅拉都閉口不言。

倒下的女性的身後——從洗手間的附近，有一位窺探的女性映入了我們的眼簾。

衣服上被潑了葡萄酒的一位女性「啊哇哇哇」地張著嘴慌慌張張地躲進了洗手間之中。雖然只是出現了短短的一瞬間，但那女性的樣子很是奇妙，看上去約莫20多歲的樣子。淡淡的茶色頭髮和紅色的眼瞳十分顯眼，恰如眼前的歐蘿涅拉一般。

說起來啊。

「剛才那就是令妹吧？」

「是妹妹。」

我們呆望著洗手間那邊，片刻後不經意間，淡淡茶色頭髮的女性——也就是歐蘿涅拉的妹妹就出現了。

在茶色的頭髮上呆著鴨舌帽。身上穿著過長的風衣。完全是一身偵探穿著的她卻不知為何在雙手上裝著人偶。

看來快速換衣，又名變身，就是這位吸血鬼小姐的一項特技了。

「為什麼要換成偵探一樣的裝束呢？」

「是想要進行推理吧。」

「但是犯人很明顯就是她自己吧。」

「是呀。」

「說起來為什麼要在雙手上裝人偶呢？」

「她是個稍微有點奇怪的孩子來著。」

啊，這樣，其實稍微看一眼就能明白這一點了。

我們在這邊看得很清楚，害得女性灑了一身葡萄酒的犯人分明就是她。而與此同時，她拼命想通過一塌糊塗的推理來讓自己逃出生天我們也看得一樣清楚。

再加上，如果在眼下這個場合歐蘿涅拉與她碰面，不用說，情況會變得很麻煩。

看來是沒辦法了。

所以我當場站起身來。「歐蘿涅拉小姐。飯後運動一下如何？」

接著，我對目瞪口呆的她補充道。

「請你給我變個身。變成人偶。」

「……你會腹語術？」

「不會的，請你平常地說話。」

「但是我說話的話聲音馬上就暴露了呀……」

「啊，那要不要試試假聲呢？」

「哎哎？——……」

不情不願地糾纏了一番，到頭來她還是變成了人偶的樣子，「這種感覺怎麼樣呢（假聲）」她還這樣說道。她這不是挺有幹勁的嘛。

之後發生的事情就沒必要再說了吧。我解決了事件，而偵探小姐最後則在這家餐廳打工來償還她所欠的錢。

接著，我和右手的人偶一同，在邊上遠遠守望著這番光景。

都說「物以類聚，人以群分」。而讓她們姐妹相遇的，則應驗了「不是一家人不進一家門」呢。

第六章 獸

（標題注本章的『獸』根據劇情有多層含義。相比『獸』這個單字，『野獸』更強調作為野生動物的猛獸這層意思。如果一概將獸翻譯為野獸，將會失去其他的意味。因此本章在某些場合，會將獸直譯為『獸』而不是野獸、怪獸、猛獸等等詞匯。）

五、

在我的旅途中，訪問了一處名為【森都之國】的地方。

「……」

在我的面前，展現著一副恐怖的畫面。

衣衫襤褸的女子，正在地上顫抖。

這裡是城鎮的廣場。女子癱坐地上，身體顫抖不已，許多人則在一旁望著她。

「啊……」

原因是，在女子的面前，一頭巨大的野獸正在沖她低聲地哼唧著。

這種野獸，是這片地區生養的種族名為【奇諾米阿尼斯】的獸。

僅僅是看外形的話，這種獸大約和狼沒有什麼不同，但是，其個頭過於龐大，他脊背的高度幾乎可以和民居的房頂平行。

野獸四足震地，鼻子湊近地上的女子，俯視著她。它的大口大到足以輕易吞食掉女子，而尖牙利齒如果咬上女子，也一定是十分致命的。

這樣恐怖駭人的巨獸，竟然就堂堂出現在人類生活的城鎮當中。

「奇諾米阿尼斯是可以理解我們說的話的。」

人群中傳來這樣一句話。

是在我身邊的老人說的。「它們順從於我們，無論何種命令都會聽從，絕不背叛。那可是比人類都更值得信賴的種族哦。」

仔細一看，我們面前的奇諾米阿尼斯戴著項圈。它被鎖鏈固定在地面上，僅是用這雙眼睛去確認的情況而言，的確是連接近我們都很困難。

那些處於巨獸利齒所不及的安全圈外，之時觀望著女子和野獸的人們，大家都在談笑風生中暗自期待即將發生的事情。

這便是這個城鎮少有的娛樂之一。

這附近沒有什麼像樣的國家，基本都是森林、森林以及森林。好不容易在森林裡面有一處集落，但那地方與這個國家既沒有聯絡也無法交易，總之，這個國家技術上也是貧乏落後。

在這個國家，人們基本沒什麼稱得上娛樂的手段。

所以，人們就這樣聚集起來，仿佛專門來圍觀這個在野獸面前癱倒的女孩子，一起飲酒談笑，高聲喊叫著煽動野獸。

老人問混在居民中旁觀著這一切的我：「魔女殿下，您覺得如何呢？」

我搖了搖頭。

「……我不覺得這是什麼正經的活動。」

不過，我是怎麼認為的並不重要。

像是回應鎮民們的煽動一樣，野獸高聲咆哮，然後張開大口，亮出銳利的尖牙，用它的血盆大口，將眼前的女孩子給——

一、

「喔呀，在這樣的地方竟有村子。」

那一天，我偶然造訪了一個小村莊。

在森林中乘著掃帚飛行的時候，伴隨著樹木的清香，我的鼻子也同時嗅到了某種芳醇的麵包香味。因此，「哦呀哦呀——？到底是從哪裡飄來的香味呢——！」，我這樣期待著，在掃帚上飄飄然地跟隨著香氣而去，而最終抵達的地方就是這個村莊了。

這裡的家家戶戶都漂亮地融入了自然的景色之中，每一棟小屋，都像巧妙地縫上布料的補丁一樣鑲嵌在樹木和樹木的間隙之中，簡直就像是為了從誰的眼底下將自身隱藏才這麼做的一樣。大概是因為這個理由，我直到走得很近了才注意到它們。

雖說如此，料理的香氣還是藏不住的。

「……你好——」

雖然無論從什麼角度看，這裡到處都縈繞著刻意遠離人煙的隱居氣氛，但我作為旅人的好奇心，還是驅使我從掃帚上下來，四處打探。

這個村莊安靜得有些奇怪。

明明是大白天，卻見不到一個人影，從窗戶外向裡面窺視，也只能看到做好的料理、看到一半的書，或者是疊好的洗滌衣物之類的東西。那就像是人都在半途慌張地離開後所留下的痕跡。

哦呀哦呀，難道說這個村子裡的人們都正好在我來之前的時候隱去了自己的行蹤，消失掉了嗎？還是說是逃走了嗎？

「……」

盡管我這一副黑色長袍和三角帽的裝束多少是容易讓人產生戒心，但我自認為，也還不至於讓別人只是遠遠看到我就逃之夭夭吧。

倒不如說，因為外表或者年紀的原因，我會更容易被人所輕視才對。

「……那是真的嗎？」「是啊，畢竟啊——」「沒想到會在這種時期——」

我向村中走了一回之後，看到了人影。

是我杞人憂天了。看來人們並沒有逃走。

村子裡的人們騷動著。他們聚集在一起，圍作一圈，像是在恐懼著什麼一樣竊竊私語地談著什麼。

看上去現在並不是適合外人上去搭話的場合。每個人都表情十分沈重，甚至有小女孩直接癱坐在滿是苔蘚的地上哇哇大哭。

看來這裡的情況並不尋常。

不過我也很難開口啊……

如果一直是這種情況的話，或許我轉身離開才是更好的選擇。

我這麼想著，便向右轉身。但是緊接著——「那邊那位是誰？」

忽然對面有人向我搭話了。

我繼續向右旋轉。換言之就是在眾人面前漂亮地來了個360度回轉。

「啊，您好。我是旅行者。」我舉起手來，強調自己不是什麼可疑人士。

而向我搭話的是一位年輕的女性。

她的歲數似乎和我差不多。黑色的頭髮上戴著髮網，是一位看上去強硬而凜然的女性。

而身上穿的是長袍。

她是一位魔法師。

「您是我們的同胞呀。」

她向我走近，然後問我，來這裡有何貴幹。

「啊，不……我倒並不是因為有什麼要事才來這裡的。」畢竟就只是偶然來到這裡而已。甚至就只是被麵包的香氣吸引過來的而已。

我看上去全身都是可疑點也是沒辦法的事情呢。不不，如果有什麼妨礙到你們的話，我立刻就退避便是——

「這樣啊。那倒是正好。」

但是，眼前的女性卻重重地點了點頭。大閑人來到這裡卻是「正好」，指的是什麼事情呢？

盡管在這過於安靜的村莊裡談不上什麼歡迎，但能看出她對我偶然的來訪也還是表現出了少許的喜悅之情。

她和村裡的人們交換了一個眼神，然後說道「能不能請你現在就幫我們救一下人呢？」

還說，當然也是會有回禮的。

現在就要嗎？

「還真是急切的請求啊……」

「畢竟人命關天。」

也就是說，村莊裡發生的事情，緊急到了需要這樣急切地請求我幫助的地步嗎。

「……我可不清楚自己能不能幫上你們的忙哦？」

我看到在哪位女性的身後的人同樣穿著長袍。看來這個村子裡住的人似乎淨是魔法師。

既然是能用魔法的人才，那麼應該是趕得上的吧。

但是，關於這一點她依然重重地點了點頭。

「眼下哪怕是多一個人也好，有實力的魔法師都是必要的——」

她的話語中不帶任何小瞧或者輕蔑我的意思。

「我看到你胸前別著的胸針就明白了。你的能力對於現在的我們來說就是最值得仰賴的。」

這混亂的村莊中究竟發生了什麼？

與我搭話的這位黑髮的魔法師小姐自稱庫奧麗，她簡單地向我說明了事情的原委。

「春天到來的時候，村子的附近出現了狂暴的野獸。」

據稱，那是被稱為奇諾米阿尼斯，巨大的狼形物種。它在逐漸變暖和的春天到來之際蘇醒，活動頻繁起來。因為冬眠等原因的影響肚子非常非常的饑餓，一旦遭遇它，就會用非常兇猛地撲過來。

因此，在這個村莊居住的魔法使們春天的時候都會記得要極力避免離家外出，在外出打獵的時候都會極其小心細致，組隊而行。

但盡管這樣依然出了事情。

「……那孩子的母親，現在正在森林中獨自一人孤立無援。」

沿著庫奧麗的手指指向，我看到了一位蹲坐在地上抽動著肩膀的女孩子。她一頭金髮，雙眼含淚。看上去也就五歲大，還很幼小，「媽媽、媽媽」地低聲喚個不停。

「既然知道危險，為什麼還會變成這樣？」

我提出的是極為理所當然的疑問。

庫奧麗難過地垂下視線道，「今天早上，村裡的大人們一起出去狩獵了。那個孩子的母親叫做愛蓮，也是大人們中的一員。」

「去狩獵的有幾人？」

「四人。但是只回來了三人。」

「……」

「當詢問回來的三人時，他們說途中遇到了奇諾米尼阿斯，於是大家都逃跑了。因為大家都知道，就算有四個人，奇諾米尼阿斯也不是這四人能夠無傷擊敗的對手。」

據說，愛蓮小姐是一位勇敢的女性。

為了幫助剩下的三人，愛蓮決定自己去做那個將奇諾米尼阿斯引開的人。

三人回來之後立刻詳細報告了發生的事情。但是，成為誘餌的愛蓮小姐，在那之後怎麼等都等不到她回來。

也就是說，現在的她被一個人留在了森林裡。

「愛蓮小姐，她對我們說趕緊跑——」「對不起……如果我們能夠更小心該多好……」「那，那個……！讓我們也幫忙一起搜尋吧！」

說話的人大概就是逃回來的三個人了吧。那是年輕男子的三人組，他們正在對村子裡的人努力地表明自己的心意。雖然我沒有見過愛蓮，但看這情況，她在村子裡應該是有著深厚的人望。

「聽好了？你們剛才體力消耗很大。愛蓮就由我們剩下的人全員出動搜尋。你們幾個在村子裡守著小孩子就行了。」

村裡的一個成年人一邊安撫三位年輕人一邊說服他們留下。

愛蓮既然沒有回到村子裡，那麼要麼是身體無法行動，要麼是已經犧牲了。

關於這一點，還無法判明。

但是，「無論如何，有一點是明明白白的，現在再不出發搜索的話就太遲了。是這樣吧？」

「是啊——」

那麼，為了讓大家能夠在廣闊的森林裡分頭行動找出一名女性，哪怕是多一名人手也是十分必要的。「如果你也能幫忙的話，就太感激了。為了防備最壞的情況，能使用魔法的同伴越多越好。」

最壞的情況是什麼呢。

就算是我這個外人，也明白會有和奇諾米阿尼斯戰鬥的可能性。

於是我的視線不由地從庫奧麗小姐身上漂移開來，轉而向村莊那邊望過去。

有的年輕人正恐慌地纏著成年人不放。

有的成年人也抱著頭不知所措。

有的女孩子正癱坐在地上哭泣。

所以——

「我啊，還沒親眼見過奇諾米阿尼斯這種生物來著。」

我擠出微笑，繼續說道，

「我還挺想見識一下這種生物是什麼樣的呢。」

二、

順便一提庫奧麗小姐似乎是村子裡能力最強的女性。

「我們遇到奇諾米阿尼斯就放出紅色的閃光，找到愛蓮了就放出藍色閃光。對其他同伴們也這麼交代下去。」她這樣吩咐。

她，一位村子裡毫無疑問最有能力之人，我，一位雖然不清楚能力如何但是被破例給予資格的人，我們兩個人組成二人小隊也可以說是必然的安排。

搜索幸存者時去的人越多當然是效果越好，但是同時為了盡可能避免危險，共同行動的人越多也是越好。

村子裡的搜索隊是刨除我們兩人之外剩下人編為最少五人一組，且向四面八方分散出發到森林中搜尋。

我們所負責的是村子的北側。

雖然說是白天，天色卻稍顯昏暗。加上周圍一片都是苔原，甚至能感覺到絲絲寒意。

「真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森林啊。」

「是啊。除了非常怪的人之外應該沒人想來這裡吧。」

「……」

「你為什麼來這裡呢？」

「不可以來嗎？」

聽我這樣問，她緩緩地搖搖頭。

「沒有這種事，你幫了大忙。」

但是她的話還沒說完——「在這種地方會有人居住，你也沒想到吧？」

「嗯……確實想不到。」

畢竟我是一直帶著輕飄飄的心情在國與國之間漫步的旅人，來這裡的理由，也就真的僅僅只是一時興起而已。

「村子裡的人是在躲著什麼嗎？」

雖然我沒有什麼證據可以支持這種想法，但就是留下了這樣的一種印象。

這片寂靜得不可思議的森林中，豎立著許許多多仿佛混入樹和樹之間的低調小屋。居民之間講話都輕聲細語，在這安靜的森林中屏息潛伏。

就像是在害怕著什麼東西。

「是為了逃離奇諾米阿尼斯嗎？」

「不是的——如果是為了逃離那個東西的話，就應該讓村莊更加地繁榮興盛才對。現在沒有柵欄，也沒有大門。在這種地方，如果奇諾米尼阿斯襲擊過來的話，恐怕會全滅。」

「……但你們卻不去制作柵欄和大門。」

「的確，奇諾米阿尼斯對於村莊來說是威脅，但是我們真正恐懼的卻是別的東西。」

「什麼東西？」

那以後，我們又在森林中走了一段路，然後她停下了腳步。

在森林之中，我們的眼前，有著仿佛剛才我們所在的村落一般布置，房屋緊靠樹木林立的一處地方。但全都破敗不堪，表面已經覆蓋上了青苔，像是久遠之前就已經被舍棄，沒有人煙了。

她用手撫摸著那些青苔，然後這樣說道——

「是人類。」

「我們害怕著人類。」

據說，這個村莊的人們上溯到祖先，是因為戰爭失去家園的流民。他們為了尋找新的安居之所而流浪於國與國之間。

但是他們面對的卻是悲痛的現實。

很久以前，他們近鄰的諸國家都對魔法使進行著迫害行為。

有著特殊力量的他們，因為力量而被別人所恐懼。也有人稱他們為獸。無論是去到多少個不同的國家，投向他們的都是冰冷的視線。

很罕見的是有一個國家溫柔地歡迎了他們。但是那個國家最後為了本國的改革、醫學的進步，然後為了戰爭利用了他們的力量。

最終，這些魔法使們心力交瘁。

這些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而最後，他們抵達的終點就是這一片森林——大家都這樣傳說。」

庫奧麗小姐是這樣講述給我聽的。「我們的先祖已經放棄信賴他人了。因此，決定在這片森林之中生活下去。」

也不知是幸運還是不幸，這片森林中徘徊著恐怖之獸，而且更主要是迷霧重重，人走進去就會迷路。

既然不是怪到一定程度的人都不願意走近這片森林，那他們也就樂得安寧。

「盡管如此，還是有人闖進來過。每當有人踏入森林，和我們產生交流過後，我們都會搬遷。」

「……」

我望著眼前已經腐朽的村落遺跡。

這裡一定也是以前有人偶然造訪之後被舍棄掉的村莊吧。

「……好可惜啊。」

這可是好不容易建造起來的村莊。

「沒錯。但是這也是沒辦法。我們為了不被人利用，必須和外界斷絕聯系。」

「是因為，來的人有可能是壞人嗎？」

「是的。」

「……但是，我覺得造訪村莊的人並非一定是壞人。」

「你說的也沒錯。」

實際上我就——不，先不論我是不是壞人吧——我就並非是為了利用他們而來到這片森林的。倒不如說，願意為了拜托魔法使做事而來到這種森林的人真的會有多少呢？

「但是你們並不想要和外人見面。」

上次被利用似乎已經是距今幾十年前的事情了。

我倒是覺得，已經沒有必要再過這種宅在森林深處的生活了。

但是她搖了搖頭。

「因為我們為了能夠過上平穩的生活，真的已經沒有別的辦法了。」

因此，他們才會每天都像是在恐懼著什麼東西一樣安靜地生活著。

「我們把自己的同胞視作家人一樣去愛。」森林中一旦有孤立的同伴，村裡人就這樣總動員去搜索。「但是——」

此時，庫奧麗小姐擡起頭，望向昏暗的天空。然後，輕呼一口氣。

只見空中升起了紅色的閃光。

「但是，為什麼我們卻總是都不得安生呢？」

而藍色的閃光也隨之一同升起。

三、

在我與庫奧麗小姐坐著掃帚趕到光所發出的地方之時，那裡已經聚集了大量的魔法使了。

他們每人都握著魔杖，眼中滿是怨恨。

「就是那家夥！……是它把愛蓮殺了……！」

奇諾米阿尼斯已經被魔法使們從四面八方包圍了起來，它低吟著，瞪視著他們。露出自己的獠牙，威嚇著周圍的人。

而在它的身畔，魔杖和女性的鞋子落在地上。

「……愛蓮」

庫奧麗已經知道了那是屬於誰的物品。

於是她癱倒了，一屁股坐我身邊的地上。

仿佛是為了報同胞被殺之仇，魔法使們將無數魔法潑灑到奇諾米阿尼斯的身上。在我們到達之前，他們就已經發起攻擊了吧。

奇諾米阿尼斯的身上已經浸滿了血汗，而無論是它的大口之中，還是身體之上，都被刺進了武器，被貫穿著。

即便如此，它既沒有大聲怒號，也沒有向我們襲擊過來，僅僅只是頑固地閉著嘴，低聲呻吟著。

「絕對饒不了你……！殺了你！全員，用上所有能用的魔法給我狠狠打！」

魔法使大聲叫著，隨後魔法的光線一齊集中在了奇諾米尼阿斯的身上。火焰，雷電，武器，什麼都有。充斥著殺意的攻擊全部匯集在奇諾米阿尼斯的身上。

在這種情況下，我並沒有抽出魔杖。

「……」

奇諾米尼阿斯滿身瘡痍，也沒有任何反擊的空間，僅僅只是一味地沐浴在過剩的魔法攻擊之下，讓我覺得沒有必要再特地去幫忙了。

「……對了，我也必須要攻擊——」

所以，當我看到晃晃悠悠站起來的庫奧麗時，我阻止了她。

「……請等一下」

絕非我可憐奇諾米阿尼斯。

僅僅只是因為庫奧麗已經沒有特地站起來攻擊的理由了。

「它都已經死了。」

奇諾米阿尼斯甚至都還沒有倒下就這樣氣絕身亡了。到最後，連一次都沒有朝我們做出反擊。

它的眼睛沒有閉上，圓睜著，只是失去了光芒。

而血流不止、直到最後才無力地緩緩張開的大嘴裡，一位女性的遺體被吐了出來。

六、

「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這裡是森都之國。在它的中心處，在一位衣衫襤褸的女孩子高聲悲鳴之時，奇諾米阿尼斯一口把她從頭到腳給吃了下去。

周圍的居民們歡聲雷動。他們全都滿心期待這個女孩子被吃下去的瞬間。所以當這發生的時候，他們全都放聲歡笑。

這就是這個國家唯一的娛樂方式。

「……我不認為這是什麼正經的活動。」

我再一次，這樣低聲地說道。

但邊上的老人卻笑了，「哎，不要這麼說嘛。」

「這之後才有好戲看呢。瞧！」

他的手一指，喂順著方向望去，嘴裡好像嚼啊嚼的奇諾米尼阿斯，很快呸地把女孩子給吐了出來。

「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穿著一身破爛衣服的女孩子，在眾人的歡呼聲中不緊不慢地飛過半空，然後一頭紮進了廣場中央的噴水池裡。

當噴泉揚起水花的時候，笑顏如畫的女孩子從噴泉裡露出臉來。

「再來一次！再來一次！」

等女孩子爬出噴水池，一身濕淋淋的衣服也不管，就這樣徑直走回奇諾米阿尼斯身邊，抱住了它。

這時其他的孩子們也像是追著她而來，從人群中跑出來，穿著哪怕被弄髒也沒問題的破爛衣服聚集到奇諾米阿尼斯的身邊。

「不行！下一個應該是我！」「是我呀！」「等下！我還一次都沒飛過呢！」

大人們則在一旁溫馨地微笑著守望這幅光景。

這可以說是毫無娛樂的這個國家之中唯一可以稱得上娛樂的遊樂方式了。

「奇諾米阿尼斯可是非常聰明、討小孩子喜歡的生物呀。它有著在育兒的時候，將自己孩子含在嘴裡守護的習性。」

身邊的老人對我娓娓道來。「我國解開奇諾米阿尼斯習性的謎團也是在最近沒多久。在那之前，大家都覺得他是看上去就十分恐怖的生物，我們國家為了驅趕它們，還在森林裡撒毒。但越是研究就越發現奇諾米阿尼斯的智力非常高，並且有著非常溫順的性格。」

「有沒有誤殺人類的情況發生呢？」

「至少據我們所知是一次都沒有過」老人回答道。「我國的傷兵曾在森林裡喝奇諾米阿尼斯遭遇過，恐懼之中用劍刺了它，但它依然沒有反擊，將士兵含在嘴裡，一直送回到我國的領土上。那可是在肩膀上帶著劍留下的傷口的狀態下。」

「……」

「從那時候起，我們就發現它其實是非常好的鄰居。」

所以他們之後才不斷調查研究，才終於發現了奇諾米阿尼斯的詳細習性吧。

原本驅逐了奇諾米阿尼斯的這個國家自那時起就撤除了森林裡的毒藥，並且積極地將它引入國境之內。

「然後呢，這個國家變成怎樣了？」

「就如你所見。我們選擇了和奇諾米阿尼斯共生的道路。」

然後，這位老人望著遠處孩子們的笑容喃喃自語般說道。

「迫害為什麼會發生呢，都是因為不了解對方啊。」

四、

愛蓮的遺體被蒙上布送回了村子裡。

她對於村子裡的每個人都像是家人一樣吧。無人不在垂淚，無人不為她的死哀悼。

庫奧麗也不例外。

「如果能再早點找到她的話……愛蓮她就……」

她低著頭，俯視著浸血的裹屍布，肩膀顫抖著。

「媽媽……媽媽……！為什麼……」

一個小女孩撲在亡骸之上。

村子裡一片死寂，比我來的時候還要安靜。

女孩子淚眼朦朧，早已哭腫了眼睛，她轉向村裡的人們，問道。

「媽媽為什麼會死啊……？？」

那是誰都不想去回答的問題。

村民們面面相覷。

到底由誰來回答好呢？究竟說什麼才好呢？在長長的沈默之中，終於，庫奧麗小姐走出來，走到小女孩的身邊，撫摸著她的金髮，接著，她這樣說道。

「非常抱歉——如果我們能更早一點抵達的話，你的母親或許就不會犧牲了。」

所以，你要恨就恨我吧。

說完這話之後，她繼續道。

你的母親啊，

「她成了獸的犧牲品。」

七章 破爛公主

「歡迎光臨，這位客人。您想好點什麼單了嗎？」

這裡是【花園忒奧美亞】。

當店員來到我的身邊向我詢問點單的時候，我正在這家咖啡店的露天席瀏覽著菜單。

我擡起頭望著他，「總之就先來杯咖啡吧」這樣胡亂地回答他了之後，他就恭恭敬敬的向我施以一禮，走掉了。我正想著怎麼回事的時候，托著餐盤的另一名店員就出現在了我的身邊，以至於讓我懷疑是不是在我點單的同時咖啡就已經泡好了，他的速度就是異常到了這種地步。

啪嗒一聲，店員把咖啡放在我的桌上，順便還有一份報紙。

……報紙？

「我沒點這個啊？」是不是搞錯了啊？我用行動表達這樣的疑問，拿起新聞紙遞回給店員。

但是店員低頭看了看報紙，說道，「這是本店的附贈品」。

謔～謔～，附贈品嗎？

「倒是不錯的贈品。」

「您能感到滿意我們光榮之至。」

接著店員就離開了。

雖然還是一大清早，但店裡的客人就已經相當多了。裡麵包括打發上班之前時間的悠哉男性、真的閑得慌的老年人，以及在旅途之中偶然造訪的魔女——就是我。

「……」

我實在無事可做覺得浪費時間也過於可惜，就乾脆打開了店員給我的報紙。

看上去，這個國家似乎從好久以前起就一直有事件鬧得沸沸揚揚。在報紙頭版上幾乎看不到什麼好消息。

「廢棄物處理場地的新型魔法炮臺多臺配備」

這種所謂新型魔法炮臺被設定為人類靠近就立刻攻擊，換句話說，即使是誤闖進處理場地的人也有被射殺的危險。

國內不少人對於可能殺人的魔法炮臺表示抗拒，批判的聲音也不少見。而對此，這個國家的政府表示，「這是為了防止處理場地的廢品被偷走而采取的最低限度的措施」，沒有絲毫撤回決定的打算。而新型的魔法炮臺已經配備好了，換句話說——在我讀新聞的此刻，如果趕去處理場地的話就說不定會被無情射殺。

這個國家的政府之所以會采取這樣強行的措施有一個理由。

這份報紙也很體貼地把這件事的前因後果寫了個清楚。

那是距今大約一個月之前的事情。守護廢棄物處理場地的一個魔法人偶發生了故障、暴走，然後對人類造成傷害。在花園忒奧美亞這裡，魔法人偶指的是一種並非人類卻有著和人類相同的外形、用來保護人類生命的人造物。由魔法驅動，服從人類的命令、直到壽命耗盡為止都要不斷工作下去，這就是它們被賦予的使命。

盡管如此，廢棄物處理場地的魔法人偶卻違背了命令。

所以，落得最終被破壞的下場。

粉身碎骨，都看不出原來的樣子。

「……」

在報紙上還登載了一張小小的現場照片。

「……哈爾貝利小姐。」

我撫摸著那副殘骸的照片，注視著她最後的模樣。

那是在長久的歲月中，僅僅堅持著守護廢棄物處理場地這一個使命的她。我將她的最終結局盡收眼底。

○

那是距今一個月之前的某一天。

在遮天蔽日的茂密闊葉林中，在陽光幾乎都被擋住，只能見到樹葉搖擺的森林之中，我藏身於樹木之間，用雙筒望遠鏡窺望著某片景色。

那是前方一片明亮的區域。

地面上堆放著許多的垃圾，以及盛開的小花朵。隨處可見人造的手和腳、身體、頭部、槍以及劍盾。除此以外還有盤子、留聲機、書本和椅子等等日用雜貨品。這裡是完成了使命的人造物之墓場，但同時在物品堆的夾縫中，許多的花兒也從縫隙中探出腦袋，隨風飄揚。

「……找到了。」我微微放下望遠鏡，輕聲說道。

我是為了某個目的來到這個廢棄物處理場地的。

那是我在臨近國家的一家旅店裡的告示上找到的信息。

「我國的廢棄物處理場地有一個壞掉的魔法人偶。這個魔法人偶是三十年前為了防備廢棄物處理場地遭賊而配備的東西，但是隨著時間劣化破損，已經決定了要將其廢棄。」

但是該國家為了進行廢棄工作而派遣新型的魔法人偶和工作人員前往的時候，那個魔法人偶卻拒絕被廢棄，並且難以置信地對人類舉槍了。

因此，對於旅行者和魔法使，該國家發出了協助破壞這個魔法人偶的請求。

在告示的最後附上了國家的簽名認證和指向該廢棄物處理場地的地圖。

發出委托的國家就是花園忒奧美亞。看到告示的時候，我還沒有造訪這個國家。從地圖上來看的話，那處地方離我停留的旅店似乎不太遠。

而最勾住我眼神的則是委托達成後的報酬。

「金幣一百枚……！」

驚了。這可是一大筆錢。呀——，我甚至驚叫出聲來了。這是真的嗎？真的能得到這麼多的錢嗎？好可疑。這其中必有蹊蹺。

「……」

雖然心裡是這麼想，第二天還是若無其事地來到了廢棄物處理場地的人，就是我。

結果我還是被這聽說能大賺一筆的生意經所散發出的美味香氣給勾引來了呢……

在這個全是花朵和垃圾堆的廢棄物處理場地，確實能看到有一個像是魔法人偶的東西。

它的雙手上是兩只機關槍。身體驚人的纖細，但卻是看不出男女的奇異的體型。身體的顏色過於白皙，不太像是人。

其實它本來就連衣服都沒有穿，在脖子上應該是頭的部分也是空空如也。

「……那個應該就是魔法人偶了，沒錯吧？」

很遺憾的是事先得到的情報裡並沒有寫關於它十分詳細的特征信息。說到底這個委托就只是寫了希望把在廢棄物處理場地裡的魔法人偶破壞掉而已。

反正，會在這樣一個垃圾堆裡站著的家夥，八九不離十就是那個魔法人偶了嘛。

「哎呀？」

剎那間過於驚訝的我，發出了微微走音的驚叫。

明明該是背對我的魔法人偶，卻正在朝向我這邊。腳動都沒動，只是軀軀從腰部扭轉過身體來。

「……哎呀？」

這是怎麼回事呀？

我正在想的時候，攻擊已經開始。

機關槍突如其來地向我這邊發射的子彈順著地面掃過來，將一路上花朵打得粉碎。

啊呀這確實是壞掉了呢。毫無疑問地壞掉了。明明我還什麼都沒有做。

恐怕這就是花園忒奧美亞所委托處理的那個魔法人偶了——我從樹木之間輕輕躍出同時將魔杖握在手中，放出魔力。在魔杖的尖端出現了臨時作成的魔力之盾。

由魔力加固的防壁把槍彈全數彈飛，將我護住。而那些沒打準的子彈則打中我身後的木頭，打得碎片漫天。

這一切造成的嘈雜響聲把森林吵醒了，鳥兒們都嚇得紛紛飛走。

即便如此，槍擊卻沒有停歇。

「……」

魔法人偶不發一言，根本就連身體都沒朝我這邊。它看樣子是把一直在偷偷窺探的我視為敵人了。

不管我怎樣奔跑著躲避槍彈，它都始終僅僅巧妙地控制著上半身朝著我追擊。我踐踏著地上的破爛和花朵不斷奔跑，它則是毫無反應地只管向我射擊。

因為我遭受著毫無間歇的持續攻擊，找不出任何空隙來反擊。即使是我找到某個破爛堆成的小山隱蔽自己，然後趁機解開魔力盾魂動魔杖

試圖攻擊，只要剛剛從掩體後邊露出一點點的瞬間槍彈之雨就會潑灑過來。那家夥脖子上沒有東西但上半身可以軋軋軋軋地靈活轉動，我無論是想要躲到什麼地方，無論嘗試多少次，只要一出來即刻就會被機關槍的火力關照。

沒有可乘之機啊。

既然這樣的話。

「也只有稍微亂來一下了——」

我將眼前能看到的範圍內地上所有的東西都用魔法一個一個舉起來，然後胡亂地朝槍彈飛來的地方扔過去。

於是片刻之間槍彈和破爛不斷在空中相擊，雖然破爛不時地被子彈打穿碎片四處飛散，但我毫不在乎，只管持續不斷的從掩體後邊往對面扔。

我沒辦法知道對方確切的位置所在。但是我持續不斷進行著這樣近乎於無意義的反擊，直到我能有命中了的感覺為止。

於是，終於——

「……有破綻了呢」

「鏘」一聲鈍響，下一刻，槍擊在一瞬間停止了。

這是天賜良機。我趁勢從垃圾山後邊跳出來，用魔杖指向對方。

這時並沒有時間放太強的魔法。我的雙眼捕捉到那站立在廢棄物上邊的魔法人偶之後，立刻用魔杖指著它放出魔力。

像箭矢一樣筆直突進的魔力團塊直沖過去貫穿了人偶的心臟位置，然後消失在空中。

如果對手是人的話這應該足夠造成致命傷了，但看起來對魔法人偶來說效果不佳。雖然它的上半身劇烈地晃了一下，但之後又擡起槍口指向我了。

但我也並不打算哪怕再接它一發槍彈。

「嘿～」我沖到它的身邊，向下揮舞魔杖。冰之團塊從魔法人偶的正上方落下，然後將它的身體一口氣壓垮。

「呀啊～」我沖到它的身邊，將魔杖橫向一揮，讓破爛堆和冰塊正面相撞，然後粉碎。

「噢呀～」最後我在已經被破壞的亂七八糟的魔法人偶上用魔杖啪地一敲。四面八方伸過來藤蔓，將它的身軀五馬分屍。

「……」

最後我眼前剩下的這攤東西已經不能算是魔法人偶了。就只是一團殘骸了。

都弄成這樣了，應該沒問題了吧。

「之後只要把這東西帶回到花園忒奧美亞，賞金就是我的啦——」呼呼，我露出略顯骯髒的微笑，一邊揮動魔杖，用藤蔓把殘骸卷了起來。

坦白說，我在這個時候完全想當然地認為自己已經打倒了魔法人偶。用反省的說法就是，我犯了疏忽大意的錯誤。

所以我這個時候不但沒有記得補刀，也沒有去確認魔法人偶是否是完全地停止了運轉。

結果，完全吊兒郎當的我，這時也自然而然地落得被反咬一口的下場。

「……………！」

看來，這個和我對峙的魔法人偶雖然是接近人類外觀，但實質卻與人類相去甚遠。雖然它幾乎已經是破爛不堪，依然艱難地動起來，用腳和手臂強行站起，抓住我的肩膀，將一柄短劍捅過來。

那真的是電光石火之間發生的事情。

快到連架起魔杖抵禦的時間都沒有。

「——啊」

糟了。

我的念頭才剛閃過腦海，短劍就已經抵近了我的脖頸。

啊。遺憾。早知道會變成這樣，誰要去理會這種占小便宜的生意經，普普通通地乘坐著掃帚在各處旅行多好。伴隨著這樣的後悔，我的旅途走到了終點——

雖然我做好了這樣的覺悟，但是，看來抵達終點還為時過早。

「——喔呀」

某個有點缺乏緊張感的平坦叫聲忽然在我的背後響起。隨著仿佛花香的美好氣息飄進我的鼻腔，緊接著我就看到一柄槍劍貫穿了我眼前魔法人偶的身體，一次又一次地重複，直到其徹底粉碎。

但魔法人偶朝我撲來的沖擊力沒法消除，我被沖的當場一屁股地上。或者說，在鬼門關前晃了一遭把我嚇得站都站不起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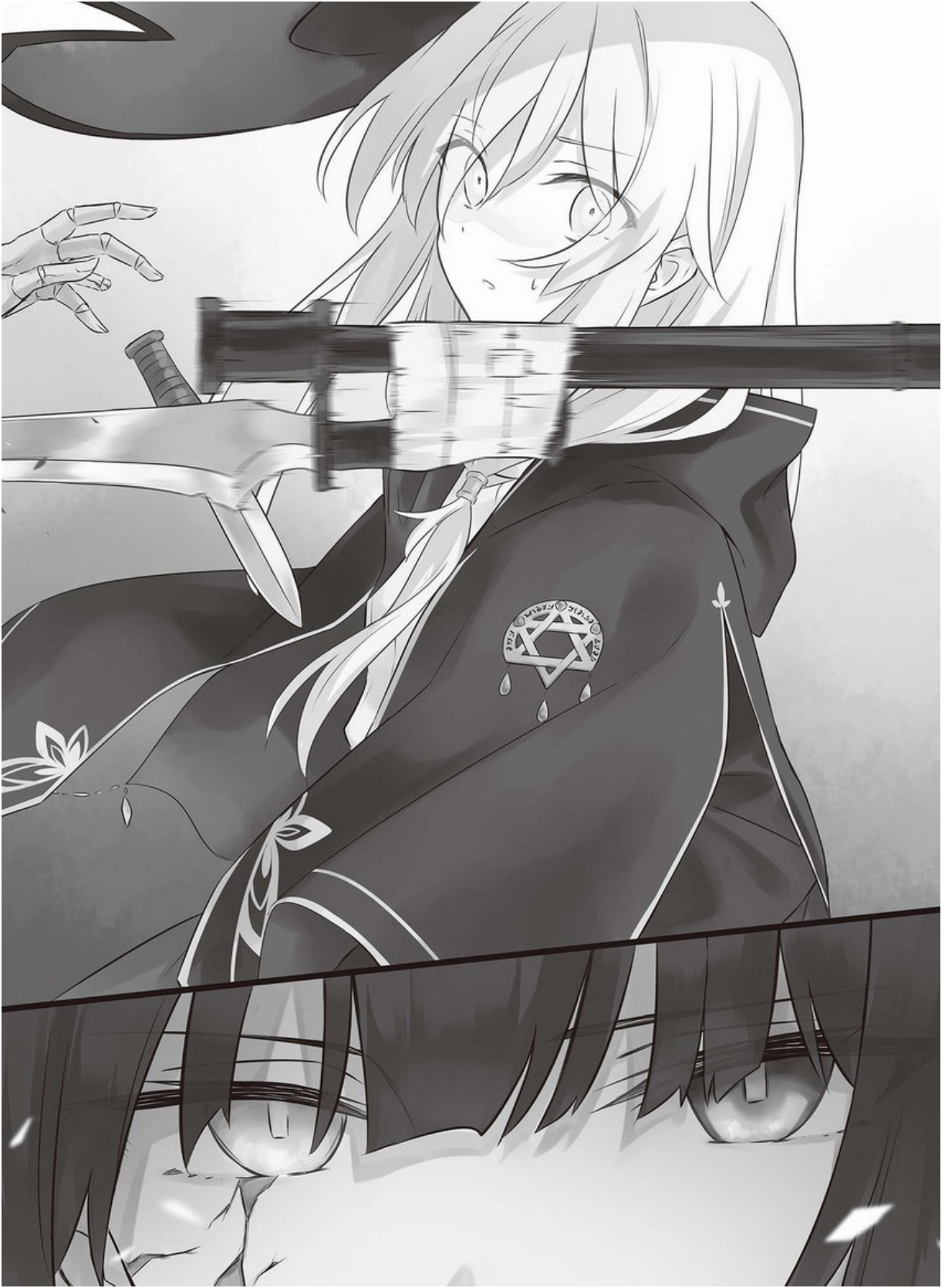
又或者說是整個人除了擡頭呆望著從天而降救了我的這個人之外什麼都做不到。

在我眼前出現的可真是一位美麗的女性呀。

她一頭紫色的短直髮垂在劉海之前。眼瞳是綠色的，看不出光澤。年歲看上去比我稍微年長。穿著的是粗糙質樸的制服——雖然看上去是這樣，但實在是過於的骯髒和殘破，裂成一條一條。從袖子從手臂開始整個都爛掉了，而小腹一片也暴露在外。甚至於裙子也破爛到了露出的程度有些危險。

穿著這樣異樣衣服的她，身體也是完全異常的。





她的左手從肩膀開始就空空如也。腳上到處開著洞，皮膚也皸裂。臉的一部分皮膚現在還在崩落下來，掉到她腳下的垃圾堆上。

「……」

事到如今，我才終於意識到自己產生了一個非常大非常大的誤會。

我越是想就越覺得事情奇怪，根據之前所知，廢棄物處理場地的魔法人偶應該已經守護了這個地方三十年了。而與之相比，我剛才對戰的魔法人偶——那個看上去像是魔法人偶的東西，怎麼看都是嶄新的替代品。

如果是在這三十年中都生活在這堆雜物之中而因為歲月流逝劣化損壞的話，那麼應該至少也無法保持外觀嶄新才對。

就恰恰如同我眼前正好站著的這個「她」一樣，應該是她這種破破爛爛的樣子才對，如果不是的話豈不是很奇怪嗎？

「哎呀？」

眼前的她沖著我站好，然後伸出手來。

她伸來的殘破、缺損，很不可靠。甚至我拉一下可能就會直接從她身上拽下來似的，是一只看上去非常淒慘的手。

她看著我，擠出笨拙的笑容，然後說道。

「這位小姐。你沒有受傷吧？」

她自稱哈爾貝利。

而她正是守護這廢棄物處理場地的魔法人偶。

○

這個廢棄物處理場地和花園貳奧美亞相距不遠。

當我踏著花朵和破爛覆蓋的地面向其最深處走去，一間小屋逐漸映入眼簾。那裡就是守護著廢棄物處理場的哈爾貝利小姐所居住的小屋，

也是她用來展開活動的據點。

「呼呼呼，人類小姐啊。我要讓你成為我的人質。」

魔法人偶哈爾貝利小姐浮現出瀟灑的笑容。「你在這種時期來到這種地方……難不成是瞄著我的性命而來的嗎？呼呼呼。但是，你反而被抓住了呢。」

果然她也很清楚自己身處的現狀。

方才，她先是說著「你沒受傷吧？」這樣的話在我面前閃亮登場，但隨後就「啊，請你保持那樣子不許動哦」這樣說著，把我用繩子一圈一圈綁到沒法抵抗的狀態為止，接著將我押送到這個房間。

「剛才的事情謝謝你了。都是因為你才得救了。」不過呢，我這個魔女也是沒有什麼緊張感。「這房間真不錯呢。好像秘密基地一樣。」

被綁住的我不得已一屁股坐到地上，同時打量起周圍的房間。

這房間很小，僅僅布置著床、桌子和書架就已經顯得有些局促了。看上去她從那垃圾山裡籌措了不少的物品過來，書架上放著東西包括書、人偶、頗為美觀的盤子，以及平平無奇的石頭。其他還有像是假花、普通的紙片這種，則是我完全無法理解的某種基準撿來的東西了，其主人卻像是在自豪地誇耀著一般，將它們一一陳列著。

再然後就是美麗的魔法人偶的身體部分一股腦地堆放在我眼前——也就是桌子底下。如果只看表面的話還以為是什麼藏屍之處一樣，真是極為混沌的景象。

「人類小姐，你眼光真不錯啊。這房間是收集了我長年累月撿來的寶貝之後形成的。簡直就是我的理想鄉了。可以說是最棒的城堡。」

「最棒的城堡又是什麼鬼。」

看上去眼前就只有一堆缺乏價值的東西而已……

「人類小姐，順便問下。你的名字是？」她落坐之後俯視著我問道。

「我叫做伊蕾娜。是一名旅行的魔法使。」

「呼姆。魔法使是嗎——在我的故鄉也有很多你這樣的人呢。真是懷念。」

雖然我沒有去過，但花園忒奧美亞應該是魔法技術卓越的國家。畢竟三十年前就已經制造出了像眼前的她這樣優秀的東西。

「你是由魔力驅動的，我可以這樣認為吧？」

盡管如此，她身上卻洋溢著人類的氣息。

而我此刻在思考的事情，她應該馬上也察覺了。她無言地點點頭，與此同時將她那缺損的無機質般的面孔替換上新的部件，微微閉上眼睛之後，她述說道，「若能在這種地方呆上三十年，類似感情的東西都能萌發出來了」。

又或者是，「單純只是經過長久的歲月之後壞掉了也未可知」，她繼續說道。

「順便說句能不能把這個給我解開？」

她壞掉這件事光是從外觀我就已經看的很清楚了，但是為什麼我要被抓還是完全不明白。

「這就恕難從命了，人類小姐。」

「我叫做伊蕾娜。」

「原本只是我自己的這條命被故鄉的人們盯上了，結果卻連你這樣的無關的人類也都跑來這個廢棄物處理場地了。如果我不盡快放棄這個廢棄物處理場地的話，恐怕我自己就要步這些處理場裡被同樣拋棄的夥伴們的後塵。你不這麼認為嗎？人類小姐？」

「我叫做伊蕾娜。」

「我反正沒有在這種地方了結自己的打算。作為救了你的命的報恩——雖然可能這麼說不太合適，反正如果你能協助我的話，就太好了。」

為了達成她的目的，能抓住像我這樣來歷不明的外界人類是最好的，雖然聽她是這麼說的，但我依然完全不明白她到底想要我做什麼。

如果想逃跑的話，就平平常常地跑掉不就可以了嗎？

還是說，有什麼會導致她逃不了呢？

不管是哪種情況，我被她救了一命也的確是事實。

「請你像聽從我命令的魔法人偶一樣，乖乖地服從我的指令。行嗎？人類小姐？」

「我叫做伊蕾娜。」

不管怎樣，伊蕾娜小姐還是認真的側耳傾聽她的所謂作戰方案。

魔法人偶哈爾貝利小姐的作戰方案如下。

『首先要說的是，看上我身上的懸賞金額的小混混馬上就要來到這個廢棄物處理場地了。』

這是多麼巧合的時機啊，偏偏在今天廢棄物處理場地除了我之外還有別的來客。

「嘿嘿嘿……我說，兄弟啊。到這種地方來弄壞點人偶就能賺錢，這生意也太好賺錢了吧！」

「就是啊，嘿嘿嘿！」

不知怎麼，看上去就覺得非常壞的二人組昂首闊步地走進了廢棄物處理場地。

『而一旦小混混出現，我們就站出來擋在他們面前。順便說下這個時候你是被我用繩子綁住的狀態，繩子系在我的腰上。』

於是我就按照她的指示走出來了。

實際上，因為她的身體有一些特殊，自己一個人的話行動是會受到某種限制的。

『因為我從故鄉收到了要保護這裡、阻止盜竊者的命令，因此無論如何，靠我自己一個人的力量是無法從這裡出去的。同時，我也不能傷害無害之人。我就是這麼被造出來的。』

恐怕委托我這種人去處理這裡的問題，也是因為她的故鄉不想讓本國的人民和壞掉的魔法人偶動手吧。

而哈爾貝利則繼續述說了她被盯上性命的緣由。

『以前呢，花園忒奧美亞的政府人員來過這裡。結果我們是動真格的刀劍相向了。我非常的驚訝。因為本來作為魔法人偶的我應該被制約了，是無法傷害人——特別是本國人民的。即便如此，我還是做出了傷害人類的選擇。是強烈的感情以及必須要舉槍不可的想法，將我從這個制約裡解放了出來。』

但是，這份強大的意志，想靠她一人獨立發揮出來卻很困難。

所以，才會將我擄為人質——

「不許動，你們這些小混混！聽好了哦？只要你們從那裡挪動一步，這個女的美麗又可愛的小臉蛋就要被打爛了哦！」

——結果，通過這樣以傷害我為要挾，像這樣……該怎麼說呢，為了營造出這種只要不讓她從這裡離開就會不得不傷人的情況，她演了這麼一出戲。

……

不不不。

這作戰可是漏洞百出呀？

對小混混來說，我這種不知道哪兒來的人死掉也沒所謂呀？而且，說到底，我和哈爾貝利小姐有可能一起死在這裡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呀？

「等、等下！」

但誰想得到，小混混們卻意外地是好人。

「總、總之有話先好好說，好嗎？」

我的臉的側面被指著槍口，而身後則是哈爾貝利小姐「噢啦噢啦！趕緊把道給咱讓開噢啦！」這樣進行著意義不明的演出，小混混來回看著我們兩人，慌忙之中只好妥協。

「我現在要離開這裡。明白嗎？你們只要碰我一根毫毛，這個人就沒命了明白嗎？知道了嗎！」

哈爾貝利小姐一邊說著一邊對我拉拉扯扯。雖然我很迷惑這裡該怎麼做，但想了想，姑且先按照一名人質的本分尖叫了——「呀！！救命呀！」。

「切……這是何等卑鄙的魔法人偶啊……！」「這樣下去的話，魔女小姐的性命就……！」

不是，最初我性命就沒有受到威脅吧。但是我可不能幹擾哈爾貝利小姐的作戰計劃，所以就這樣很不得體地尖叫了——「唔哇！我不想死呀！」。

「呼呼呼。直到我變成自由身為止，她都必須這樣乖乖呆在我身邊。你們就給我閉嘴，乖乖在邊上看著，一直到我自由為止。」

哈爾貝利小姐繼續拉拉扯扯。現在已經沒有任何人能阻攔她的腳步，她大跨步地走向廢棄物處理場地的最邊緣。

接著。

「這樣一來我就自由了——」

正當她想要向廢棄物處理場地外邁出一步的時候。

「……」

腳步卻戛然而止。

為何？我正要擡頭看看怎麼回事，她卻仰頭望天整個人僵住，接著身體震顫，徑直倒了下去。

「果，果然還是不行啊……」

哈爾貝利小姐在我面前橫臥於地。「每當我想要從這裡出去的時候，就總是會變成這個樣子……」

她必須要守護這個廢棄物處理場地。也不可以威脅人的性命。——這樣的命令於三十年前向她下達下來，接著她將之作為法則始終遵守著。不。應該說是，如果她不守護的話就活不下去。

「看上去還是不行啊？」

「看上去還是不行呢……那個，非常抱歉，但是能不能請你把我搬運到原來的地方呢。人類小姐？」

「我叫做伊蕾娜。」

真是沒辦法呀——。

嘿咻一聲，我當即站起來，邁開步子走回去了。因為綁住我的繩子系在哈爾貝利小姐的腰上，所以這次輪到我拉拉扯扯地拽著她走了。

而兩名小混混對眼下的情節展開完全是一頭霧水，所以只好由我這樣那樣地把所有的來龍去脈給他們講清楚。

而對此，善良的小混混二人的反應如下。

「嗨呀……竟然這麼不容易啊……」

「怎麼說呢，加油吧。這個我幫你解開。」

他把綁住我的繩子用小刀剪開，順便還分給了我相當大量的乾糧。對於在這種垃圾山一樣的地方竟然能碰到如此溫柔善良之人，我幾乎要忍不住潸然淚下。

「嗚嗚嗚。……我連乾糧都吃不了……因為我是魔法人偶。」哈爾貝利小姐在我身後某處趴臥著，身體不住地打顫。

「沒事……不要難過哈。」我把手搭載她的肩上。

「抽泣抽泣」

「你在哭嗎？」

「啊，這個流的是油。」

「看來你沒什麼大問題。」

結果那之後，善良的小混混們回收了一些看上去能賣錢的廢品就走掉了。

我這時倒是忽然想起了什麼。

「看來你還真的是壞掉了呀。」

「你已經明白了嗎？」趴臥的哈爾貝利小姐擡起頭問我。

而我坐在邊上放倒的書架上回答道，「嗯。畢竟，你對剛才那兩個家夥什麼也沒有做呀。」

我一邊抓起一份拿到的乾糧送到嘴邊一邊繼續說道，「既然說是要守護廢棄物處理場地，這其中也就包含了應對那些偷雞摸狗的人舉槍相向的任務對吧？」

而那兩人卻堂而皇之地在哈爾貝利面前把東西「借」走，哈爾貝利在那時候一個勁顧著假垂淚，也沒有舉槍對準他們。

我覺得如果她仍舊是那個認真執行工作的魔法人偶的話，一定是不會放走那兩人的。

而她也點了點頭。

「如是以前的我，只要他們觸摸了這裡的東西我立刻就會開槍吧。但是現在的我對於交給我的命令時不時就會出現偏離。因為我壞掉了。」

據她所說，她們魔法人偶主要是依據三個命令行動。

按照對她來說的優先度高低，她舉起三根手指依次對我做了說明。

首先第一位的是「要遵從國家給予的命令」。

第二，「在不違背第一命令的前提下，保護人命。」

最後是第三，「在不違背第一命令的前提下，保護自己。」

而她從國家接到的命令只有一個。那就是守護這個廢棄物處理場地。

總之，本來是這樣的。「我即使是舍棄自己的性命，也必須要留在這個場地裡。」

她必須要守護這個地方，這個匯集了使命終結之後的魔法人偶們之地。

她站起身來，說道。

「這裡是我所應該守護的地方，同時也是我自己的墓地。」

順著她視線向前望去，那裡一片盡是魔法人偶的殘骸。

而在那些殘骸之間，花朵於風中飄蕩。

○

三十年前。

光看哈爾貝利就知道，花園忒奧美亞當時已經是技術相當先進的國家了。甚至他們不要的廢品對於其他國家來說都是具有相當價值的東西，因此花園忒奧美亞為了守衛這個廢棄物處理場地而配備了一名魔法人偶。

那就是哈爾貝利。

於是她鞠躬盡瘁。

若從森林裡走來迷路之人，她會毫不猶豫地舉槍瞄準。若有想遷徙到廢棄物處理場地居住的動物，她立刻就驅逐出去。除了從花園忒奧美亞定期輸送廢棄物的時候之外，其他的時間中，她都自始至終按照自己的方式守衛著這一方天地。

被送到廢棄物處理場的物品主要都是完成了使命的魔法人偶殘骸。不過有時候也會混進去一些不知所雲的東西。

比如說書本啊，或者是食品器皿之類的東西，還有照相機，留聲機之類的。被一批一批送來的東西種類幾乎是應有盡有。

外界的世界對於哈爾貝利來說是未知的領域。

「……是未知的世界，未知的物品啊～」，她對它們抱有著興趣。

終於，她開始將廢棄物拿到自己手中了。

書本上描繪著平和而絕妙的故事。飲食器皿扔出去的時候會發出好聽的聲音。而留聲機裡儲存著不知道的人所唱的歌曲。

她盡管被時代所遺棄，但卻孤獨一人始終不懈地遵守著命令。

但是時間也將她改變了。

某一天，她建造了一間小屋。從破爛之山中，她將自己中意的物品挑出來搬到這間小屋之內。

那些東西對於人類來說就只是單純的破爛。但是對她來說，那些是無可替代的寶物。

「這本書好有趣。」雖然她不明白所謂有趣這樣的感情是什麼意思，但書上寫的內容，她也確實無法當作單純的信息去進行處理。

「這個時鐘很漂亮。」她也搞不太清楚究竟是不是漂亮，她僅僅是對時鐘發出的音色很感興趣。

「這張盤子扔出去之後的聲音很好聽。」因此她緩解壓力的時候就會把它們拿出來使用。這時候她腦子裡已經有了所謂壓力的概念了。

「這只鬆鼠真是可愛啊。」所以她沒有舉槍對著它，只是用手去撫摸。在冰冷的手上蹲著的小小鬆鼠非常舒服似地把眼睛眯成細縫。

在沒有任何人存在的廢棄物處理場地之中，她建造了小小的王國。

「我是，獨自一人。」

對於不斷運來各種東西的外部世界，不知從從何時起，她開始抱有興趣了。

但是她依然遵守著她重要的職責。

就這樣，三十年的時光過去了。

然後就到了距今半年前的某個時候。

一如既往，花園忒奧美亞將一輛馬車送到廢棄物處理場地。

啊呀，今天究竟會有什麼樣的寶貝在等著我呢——她的胸中充滿了對此的期待。

「……？」

但是，那天事情卻有些不一樣。

當馬車於廢棄物處理場地的大門口停下之後，裡面下來了幾個人。這種事還是三十年來的頭一次。平時一直都是將廢棄物扔下之後就離開的。

因此，當下車的人們徑直向她走來的時候，她心中明白一定發生了什麼自己不清楚的變故。

「你的工作辛苦了。」

她先用敬禮來回應。

打頭的一個人對她還了一禮，然後說道，「介紹一下。這位是廢棄物處理用的魔法人偶。」

那是有手也有腳，但是卻沒有腦袋的一個魔法人偶，仿佛是為了能夠抱大量沈重的貨物一樣有著能夠將手臂任意分為四杈的結構。原來如此，在長久的時間過後，人偶已經進化到了這種樣子。

新型的魔法人偶先生並沒有張口說話，僅僅對哈爾貝利無聲地打了個招呼。

「……！」

她怦然心動了。這可是第一次有同行！她胸中洋溢著想和夥伴打好關係的沖動。

「那個，你好呀。我是這個廢棄物處理場地的魔法人偶。叫做哈爾貝利。三十歲了。」

於是她蹭蹭蹭用小碎步挨近到這位『新型號』先生的身邊。

『……』她被無視了。其實原本他脖子上就空空如也，所以眼睛究竟在看什麼方向也搞不清楚。

「你的名字是？」即便如此，哈爾貝利小姐還是不氣餒地繼續問道。

「嗯——？」要無視我嗎？

哈爾貝利用指頭捅捅他。「聽得見嗎？」她繞著新型號先生的身邊轉來轉去，但對方依然沒有任何反應，

哎呀不對這是怎麼回事呢，但是……

「投入新型號究竟是為了什麼呢？」

哈爾貝利小姐詢問故國來的政府工作人員。她覺得，廢棄物處理場地的工作只要交給她一人就足夠了呀？

而對這話作出反應的是新型號先生。

『……』

曄曄。人偶的身體裡響起無機質感的聲音，緊接著，新型號先生胸口的一塊地方吐出了一張紙片。

「喔，這是你用來替代說話的功能嗎！」

好棒！純真的哈爾貝利笑吟吟地抽出紙片。

接著看到上邊寫著一行字。

上書——

『我說，你好像已經退休了哦？』

翻譯一下上邊的話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寫的東西她完全無法理解。「嗯？」

她歪著頭不解其意。於是職員先生只好溫柔地對作為魔法人偶來說理解力不太好的哈爾貝利小姐開口解釋。

「你的廢棄處分決定已經下達了。之後我就把你帶回國解體。跟我來吧。」

「誼？等下——」真的假的啊？要廢棄了嗎？我就這麼被炒了嗎？

也不管陷入困惑的她，職員先生對同事簡單下達指令，讓他們把她就地拘束起來。

「我不要！我還可以工作的！我幹勁還有的是！請讓我再繼續工作！」

「好煩啊。過了三十年結果壞成這樣了嗎？真是的……」

「新型號先生！幫幫我！」

『沒戲』新型號先生乾巴巴回答。

「怎麼這樣殘忍！」

『沒戲』新型號先生毫無慈悲。

「不要，等一下啊！」

而在被故國的職員們拽來拽去的時候，她身體裡的什麼東西仿佛斷掉了。

那之後，她眼前一黑。等到意識恢復的時候，她的眼前只有躺倒的新型號先生的殘骸。

那是長年累月中在她身體裡寄宿的感情。在憤怒之中，它促使她暴走。結果，新型號先生被她打得粉碎，而故國的職員先生他們也大叫著：「啊啊啊！她壞掉了啊！」就這樣逃之夭夭了。

就這樣，從半年前開始，她就落得個被故國懸賞性命的下場。

那之後又過了少許時日。一如既往地，迷路進入廢棄物處理場地的人們、野獸們以及花園的忒奧美亞派來的馬車都還在到來，但是與此同時，戰鬥用的魔法人偶也是一個接一個地被送過來了。

雖說她已經是三十年前、幾乎可稱得上古董品的人偶，但也是為了戰鬥而制造出來的。即使是以如今的新型人偶為對手，也足以一戰。

即便如此，也必須承認這是一場消耗戰。

在半年之中，她的身體變得破敗不堪了。

「總之就是因為這些經過，我才變成這幅慘樣啊。」

回到小屋之後，哈爾貝利對我聳聳肩。

她的手掉了。臉和腳都破爛不堪。現在她連親手修理自己都做不到。如果這樣下去可能沒多久就會完蛋了。

「就是因為這樣所以我才想要盡快逃出去，但是——嗯，結果是什麼樣你也看到了。」

因為她就仿佛是被詛咒束縛了一樣，整個人被囚禁於此。這樣下去她只有等死一條路。

真是不妙啊。

「但是，辦法依然還是有的。」

她瀟灑地笑了。「雖然眼下是逃不出去了，但是為了讓我能夠逃出去，依然有其他的手段可以嘗試哦，人類小姐。」

「那是什麼呢？」還有，我叫伊蕾娜。

聽到她的話，我的眼睛好奇地眯縫起來，但哈爾貝利小姐沒有注意到我的申請，只是「呼呼呼」地，十分刻意地輕笑了起來，然後對我說道。

「只要我不再是我，就可以了哦？」

○

之所以她要像迄今為止所做的這樣一直留在廢棄物處理場地，是因為她是那位在三十年前被委任管理廢棄物處理場地的哈爾貝利小姐。

既然如此的話，只需將身體的每一片都替換為嶄新的部件，讓她變成其他的什麼東西就行了。但是，現在的她可以說連一只手都很難挪動，真的是破爛不堪到了難以直視的地步。

所以她就只能依靠他人的幫助了。

「那，先從那裡開始呢？」

「嗯，我想想。首先，作為第一步我想要請你把我的手修好。」

她一邊麻利地脫著上衣一邊對我說道。也不知道是因為她是魔法人偶的身體，還是說外表和我是同性的原因，她也沒顯示出什麼猶豫害羞的模樣，簡單地將身體裸露出來。

她的皮膚傷痕累累。

「左手從肩膀開始的下邊部分我現在是沒有的。」她遞給我的左肩膀下邊只是伸出來幾根斷線。「預備的部件很早以前就用光了。在桌子底下有魔法人偶的手臂，請你把那個接到我身上來。」

「……嗯嗯」我按照她交代的從桌子底下抽出魔法人偶的手臂，但是並不明白，「……該怎麼做才能接上呢？」

「有一根紅線從我的肩膀上伸出來。」

嗯嗯。

「是這根嗎？」我的確拽出來了。

「呼啊……」哈爾貝利小姐發出了奇怪的聲音。

「……怎麼了嗎？」剛才那是什麼聲音。

「我的身體是很精密又很敏感的，請不要太粗暴。」

「啊，是這樣嗎……」有點麻煩的樣子。

但是嘛，既然是她的請求也就沒辦法了。要溫柔一點，是這樣吧？只是我做這種事情的時候一般都是用魔法搞定的，所以不是很擅長溫柔來著……

總之，我就先采取撫摸似的手法摸著她，將她的肩膀給——

「……又怎麼了？」喂說真的怎麼回事。

「我的身體是很精密很敏感的，所以請不要用那樣的手法來摸我！」

「那樣的手法又是什麼手法。」

「色色（H）的手法！」

「我可不知道您在說什麼。」

「我期待的是那種既不那麼溫柔，也不那麼粗暴的，非常絕妙的手法。」

「您點的太多了。」

「我只是希望對年上的姐姐能帶著愛意來服務呀。」

「是這樣子呀。那麼這種感覺怎麼樣？」

「呀！」

嗚嗚嗚，她眯著眼氣氣地看著我。「難道你是故意這樣做的嗎？」

「我的愛大概就是這種感覺來著。」

「……真是扭曲啊。」

要說她身體目前破損的現狀的話，首先左手已經沒了，並且按她的說法，不把全身幾乎都完全替換掉的話，就沒法算是修復。

而讓事情變得更加麻煩的是，像她這樣很久以前生產的魔法人偶，這裡沒有身體是能夠兼容的，有的部位甚至需要從頭開始制作。

再加上，很遺憾的是她現在連自己的身體都沒有完全湊齊。

總而言之在修好手臂之後，我和哈爾貝利立刻就投入到了垃圾山的尋寶之旅中。

「呼呼呼，集齊兩只手的我已經沒有什麼好怕的了！」

「啊，這本書我以前讀過呢。非常有趣來著，哈爾貝利小姐你讀過嗎？」

我和哈爾貝利小姐在垃圾山中釣著寶貝。

「人類小姐。你是在認真地在搜尋我的身體部件嗎？」

「是的呀。順便問下，你手上拿著的是什麼？」

「是盤子。音色非常不錯。」

我和哈爾貝利小姐在垃圾山中巡獵著寶貝。

「哈爾貝利小姐，你知道嗎。吹用這種草的話可以發出很好的聲音哦。你瞧，咻——」

「誒，好厲害！再來一次！」

「咻——」

「真棒！順便問下你真的是在認真幫我找身體嗎？」

「咻——……」

我和哈爾貝利小姐在垃圾山中淘著寶貝。

「完全沒有進展呀，人類小姐……」哈爾貝利小姐出神地說。

「究竟是為什麼呢……真是不可思議呀……」我出神地說。

不知不覺日頭已經西沈，一天要結束了。結果，我們入手的東西就只有破爛和器皿還有草而已。

在房間大掃除的半途中找到了某些令人懷念的東西，結果不小心把時間全都浪費了——仿佛這種時候感受到的空虛感向我們襲來。

「我很期待明天哦，人類小姐。」

「是呀！」

說著這種話的家夥基本上明天也不可能努力的，我們雖然都很清楚這一點但是心照不宣。

那一天的晚上，我留宿在她的小屋之中。雖然是非常亂的一間小屋，但是夠給我這樣的人類睡覺的空間還是有的。

「呼呼呼，人類小姐真是不方便啊，一天裡不睡很多個小時就沒法活動呢。」

入夜時分，在我準備鋪蓋的時候，她打開了一本書。那是很久以前流行的娛樂小說。

「你不睡覺就沒有問題嗎？」我將鋪蓋橫鋪在地上問道。

「是的。只有在替換身體部件的時候，我才會暫時停止自己的機能。那之後我會重新啟動，如果說那段時間算是睡覺時間的話，睡一次就是三十秒鐘左右吧。」

「哎呀，那你可真是個不眠不休的家夥。」

「畢竟我是魔力驅動的。」

因為在這邊這種森林裡總是充斥著魔力，所以她應該也沒有魔力耗盡的危險吧。真的，如果不是被盯上了性命的話，這裡對於她這樣的魔法人偶來說是過於理想的環境了吧。還暫且不提，她有一座非常棒的城堡。

「呼呼呼。也就是說在人類小姐睡覺的時候，我可以看這本新小說了呢。沒有睡眠時間這件事算是我等魔法人偶的特權了吧？」

「確實是這樣。」我打著哈欠回答道。「但是，可以貪睡也是人類小姐的特權哦？」

我蓋上被子，就這樣閉上雙眼。

在昏暗的世界之中，僅僅只有哈爾貝利的聲音像是搖籃曲一般輕柔地傳來。

「人類小姐對於無需睡覺的身體不羨慕嗎？」

「嗯，怎麼說呢，或許多少有點吧。」但是，「我對於睡覺之前那段慵懶的時光也挺中意的，所以沒法一概而論呢。」

「……這樣啊。」

回答我的是她低沈的聲音。良久，她用幾乎細不可聞的聲音呢喃，「我羨慕著你……」

僅僅說了這樣一句話。

是因為，我在她所不了解的大千世界旅行過嗎？又或者，是因為我可以想休息幾個小時就休息幾個小時嗎？還是說，有什麼其他的理由呢？

但我也沒有回應她的話語。我僅僅是噤聲屏息，裝作墜入夢想的樣子。因為我找不到合適的辭藻去回覆她，便逃避了。

這樣狡猾的做法，或許，也可以說是人類小姐的特權呢？

○

從第二天開始，她便同時進行守護廢棄物處理場地和修復身體兩項工作了。

為了修復她的身體，嶄新的身體部件是不可或缺的。但是，無論從哪兒找來的部件都淨是用過的舊貨，很難說是良好的成色。而且因為棄置各處的東西實在是太多了，光是找到合適的就要花很長的時間。

哎呀真是麻煩的要死。這樣的話不是找不齊修復她所需要的部件了嗎。

但意外的是，部件方面的問題卻被相當簡單地解決了。

在用過的舊部件之外出現了新的選擇，嶄新又漂亮的新部件自己找上門來了。

「噢呀！」我揮動魔杖。

「嘿呀！」哈爾貝利小姐開槍。

在我們的視線前方，一臺與昨天相同的花園忒奧美亞送來的新型魔法人偶出現了。

雖然單打獨鬥時它是難纏的對手，但二對一的話就不需要苦戰了。我們僅僅把這作為早飯後的輕度運動就粉碎了新型號魔法人偶先生，回收了零部件。

那之後我們要做什麼就不言自明了，那就是修理。

「呀！」

「請不要發出奇怪的聲音。」

今天作為日程的第二日，我們修理了哈爾貝利小姐已經碎掉的腳。似乎她不是很喜歡新型號先生腳的設計，抱怨說什麼「這只腳一點都不

性感」，於是新腳的外側就使用了哈爾貝利小姐的備用部件，而內部則使用了新型號先生的部件。

「雖然是從各種地方湊起來部件做出來的腳，結果卻相當不錯呀。」

全部搞定，她身上裝好的腳簡直能和人類的腳相比都以假亂真，看上去很漂亮。甚至於摸上去覺得又彈又軟，接近人類皮膚的感觸。

「哎呀你對我的腳很有興趣啊，人類小姐？」

「……」我擡頭望著她。她的紫髮飄蕩著，看上去有些困惑。

於是我回答說。

「就是稍微覺得有些不可思議。」

「有什麼問題嗎？」

「明明奉命守衛這裡的你身體和人類十分接近。為什麼新型號先生的身體卻和人類相差那麼遠呢？」

我倒覺得，更新的型號應該會有著更加接近人類的外表才對啊。

但是經過了三十年的時光，花園式奧美亞的魔法人偶反過來卻偏離了人類的外形。如今的人偶和人類的區別是一目了然。

為什麼會這樣？

「是為了將魔法人偶和人的使命作出明顯的區隔。」

她用明確的口吻回答道。「因為魔法人偶不可以成為人。」

但是，至少以我所見，以我所感受到的來說，哈爾貝利小姐這樣的魔法人偶已經是和人類極為接近的存在了。

比如說「啊！這是多麼漂亮的一只盤子呀！」她在翻找著破爛的時候會這樣高興地跳起豐收之物。又比如說面對來獵殺她的敵人會說出「想偷這裡的東西只能從我的屍體上踏過去！」這樣很像那麼回事的擋路臺詞。

怎麼看她都是有著明確的喜怒哀樂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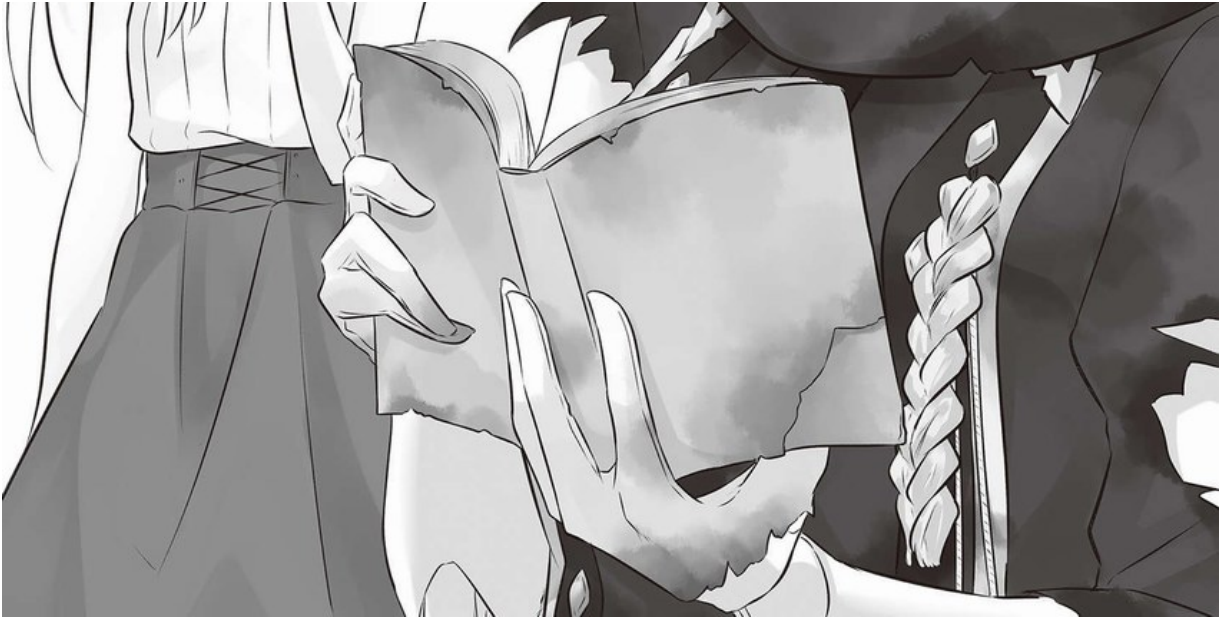
如果看了有趣的書，她便会笑。

「呼呼呼～」——她在我睡下之前總會這樣讀著書稍稍壓制著音量而輕笑起來。當我問她「書很有趣嗎？」的時候，「不知不覺中我就笑起來了，如果把這份感情視為『有趣』的話，那麼這本書應該便是有趣的吧。」她給了我一個很是繞彎子的回答。

如果看到美麗的花，她就會喜悅。

「這可真美。」——雙眼充滿慈愛地看著破爛之間長出的花朵，她並不去摘而是輕輕地撫摸著。





每當見證自己的同伴壞掉、死去，她都會消沈。

「……辛苦了。」——對於那些已經被故國廢棄掉的同伴們的淒慘結局，她溫柔地加以肯定。

「喔呀！」——如果新型的魔法人偶過來的話，她就如同之前的做法一樣毫無躊躇地舉槍以對。

她把親手破壞掉並回收起來的人偶部件和撿到的物件替換在自己的身上。修好缺損的手臂和腳之後，她開始修理自己的臉。

「怎麼了？人類小姐。我的臉很好看嗎？」

呼呼呼，哈爾貝利小姐用剛修好的臉轉過來笑著看著我。

「是啊。還不錯吧。」還有我是叫做伊蕾娜來著。你也該記住我的名字了吧。還不行嗎。是這樣子啊。

不過先不提這個。

我們就這樣一起度過了一天又一天。

撿拾各種東西，破壞來訪的魔法人偶，然後像在布料上打補丁一樣，她將各種部件一個個埋進自己的身體。

那些從身上換下來的部件逐漸堆積成山，我甚至在想莫非將這些換下來的部件重新拼起來的話也能做出一個哈爾貝利來？

我們對於她身體的修理就如此這般順利進行著。順利到幾乎可以說是順利得有些過頭了。

「咿呀啊啊啊啊啊啊.....！」

那是在我幫助她的第五天發生的事情。

我像平時一樣和她正在接待那些來訪的花園忒奧美亞的新型號先生們，但她卻突然間被新型號先生的奇襲擊中了。

喀喇一聲巨響，她身體當場倒地，頭也嗖得飛了出去。

「你、你沒事吧？」

我慌忙把她的頭給接住，同時用魔法將新型號先生擊碎。

「不但沒事可能還有點好過頭。」萬幸的是她的頭和身子兩邊都平安無事。雖然的確是掉頭了。

「你在做什麼呀！」

真是的——我抱住她的頭向她如同屍體一樣躺在地上的身體走去。看來她的身體沒有頭的話就沒法動彈。

「看來我的身體能力和我身體裡存在的記憶不怎麼合拍呢。」她嘆了口氣。「我原本只是想要平平常常地跑起來而已……看來還是需要做一些調整呀。」

「我可不太明白身體和記憶不合拍是什麼情況……」

「用人類小姐打比方的話，就是指身體過於年輕而頭腦又過於優秀的狀態吧。」

我現在不就是這樣嗎？

「人類小姐。自信和自戀可是不同的哦？」

「我可以把你的頭扔出去嗎？」

在我們這樣拌著嘴的功夫，我已經來到了她的身體前。嘿呀、我抑制著想把她的腦袋扔出去的沖動，好好地把它安放在了哈爾貝利小姐的脖子上。

「謝謝你了……」

雖然說分別已久的頭和身體是令人感動地再會了，但哈爾貝利小姐卻依然是無力的狀態。哎呀？

「你怎麼了？身體還動不了？」

「不是……」她橫躺在地上搖搖頭。「我正在調整力量的運用。請稍等一下。」

「啊，這樣……」

既然人家都這麼說了，我只好像大人一樣耐心禮貌地等待她了。為了找事情打發時間，我在邊上撿魔法人偶的殘骸，又或者是戳新型號先生的腳玩。

「……」

過了半天，我才轉過身去看橫躺在地上的哈爾貝利。在壞掉的新型號先生邊上，倒下了一位女性。這幅光景不知怎的讓我產生一種既視感。

雖然和之前相比立場已經反轉過來，但確實是有一種既視感。

「久等了啊，人類小姐。」

所以看著調整好了力道終於起身的哈爾貝利，我伸出了自己的手。

「這位小姐。您沒有受傷吧？」

她仿佛感到不可思議般看著我的手，開口了。

「非常感謝。」然後她用某種既不算強硬、又不算溫柔，只是十分絕妙的手法將我的手奪去，這樣對我述說道——

「您可是我的恩人呀。」

哎呀哎呀。這可就困擾了。

「那您是否知道，您在我的心中也是同樣的呢？」

就這樣，一天又一天過去。

○

這是第五天的晚上。

我一如既往地，在床鋪上迎來了一日的終結。

「完成啦——」

已經過去五天，所以她的身體預備部件已經基本都集齊了，在做好了最後的部分之後，她咻地一下把成品拍在桌子上。

「……那東西，是要嵌在你的哪個部分？」

那東西看上去就是個圓不溜秋拳頭大小的無機質感的替代品。應該是要安到她的體內中去的東西。

「放在這。」

她用手指指著自己的前胸。「只要將這裡也更換掉，我的所有部件就算全部換完了。」

我們最初見面之時她這麼說過——只要我不再是我就可以了哦？她說，只要這樣做的話，她就可以從這個廢棄物處理場地出來了。

「現在就立刻更換嗎？」

我從床鋪做起來認真地看著她，但是哈爾貝利小姐卻緩慢地搖頭回絕。「不，我現在想要讀書。明天的早上再進行作業吧。」

她靠在一張廉價質感的椅子上輕笑起來。睡前讀書應該是她一直以來的習慣吧。因為我每次在睡前朝她那邊看的時候，她的面前總是攤開著書。

「那本書很好笑嗎？」

在哈爾貝利的手邊放著的是我很眼熟的一本書，以前我曾經讀過。在來到這個廢棄物處理場地的那一天，我在垃圾山中把它翻出來，然後推薦給了她。然後她興味盎然的就讀起了這本書，我才沒有對此很高興。

「因為我才開始讀，所以也不太清楚是怎樣。」她搖了搖頭。

手邊的書本還處在開頭的頁數而已。也就是故事剛剛展開之處。

「是這樣啊。」那確實是沒法搞清楚呢。「你的讀書感想我可是很期待的哦。」

那麼，就晚安咯——我蓋上被褥，就這樣閉上眼睛。

這份睡前光景一如既往。

那是完全沒有變化，恰如往常的光景。

自從我來到這個小屋以來，她一直一直都是這樣子、完全、都是從同一本書的最開始閱讀。

對於她這名魔法人偶來說，身體的部件被替換、變成其他的自己這件事，換言之就是放棄掉今天的自己了。

我確信她已經是不同於第一日的自己這件事是在第二天的時候。

我在詢問哈爾貝利小姐新型號的魔法人偶先生和她的區別的時候，她給了我一個清楚而明確的回答。

為了能夠明確地區別人與魔法人偶的使命，魔法人偶絕不可以變成
人。

在三十年之久的時光裡，她明明沒有離開此地，又是如何把外界的信息不斷植入身體的呢？

恐怕都是來自於新的身體部件吧。

她每次將部件換入身體的時候，就會同時將其他的自我替換進去。

她在每次替換進新的部件的時候，應該也意識到了自己變成了某種別的東西才對。

對於如今的她來說，確實，像我這樣的人類小姐是令人羨慕的。

因為即使睡著，醒來之後也依然是相同的自己。

而她卻不同。一旦替換部件，暫時停止身體機能、度過30秒之後，醒來的自己就已經是別樣的自己了。

對她來說睡眠與死亡是同義詞。即使能繼承一部分記憶，至少被替換的這部分自己已經是無可挽回地失去了。

「好啦、人類小姐。這就是最後的工作了。」

現在是次日早晨。

哈爾貝利小姐自己展開胸膛這樣對我說道。她無機質感的內部裸露在外。「請你把這個部件更換掉吧。這樣一來，我就成為自由之身了。」

「……………」

為了能活下去，她不得不將這場所裡諸多老化的部件以及無數的回憶放置不管，就此遺棄。

除此以外，她想要活下去別無他途。

「我明白了。」

我點點頭，向她的胸口伸出手。

因為這五天之中我都在幫著她進行維修的作業，所以手法也已經熟稔了。我將她的心臟部分拔出的同時，就這樣將新的部件嵌入進去。

我乾脆利落地將這次作業完成。

接著，她閉上眼，等了三十秒。

終於，再次睜眼覺醒。

「你好呀。人類小姐。」

她對我笑了。

而我的臉上也浮現出完全相同的笑容，這樣回答她。

「我叫做伊蕾娜。」

結果，直到最後她也沒能把我的名字記住。

○

那之後大概過了一個月的時候，我來到了花園忒奧美亞。

原來如此，這的確是個魔法技術驚人發達的國家，在我所造訪的咖啡店，新型的魔法人偶們一言不發地在店內來來往往工作著。

而我在露臺席獨自一人一邊閱讀著報紙一邊喝著咖啡。

『你對於那方面的新聞有興趣嗎？』

脖子上沒有腦袋的魔法人偶先生在我的面前站定，從它的胸口伸出寫著這行字的紙條給我看。

我此時手邊的報紙上寫的正是關於廢棄物處理場地的內容。

「……嗯。算是這樣吧。」

『如不介意的話，讓我為您說明一下這部分內容吧？』

哎呀哎呀。

「難道說這也是這家店的特別服務嗎？」

『如您所說。』

「……倒是不錯的服務呢。」

「『您能感到滿意我們光榮之至。』」

在我身邊矗立的新型魔法人偶先生將紙條伸長出來。

上面是如此記述的。

被本國視作危險的廢棄物處理場地魔法人偶在一個月之前的某日，突然間，看上去變成了壞掉的狀態。

她的身體部件癱在廢棄物處理場地的正中，散落得到處都是，被很細致地分成無數碎塊。

因為向鄰近諸國的發出了委托協助這只名為哈爾貝利的舊型號魔法人偶的破壞作業，所以推測是路過的不明身份的某人對她進行了處理。

但不可思議的是，破壞了她的人在之後的一個月之內都從未現身。雖然準備了賞金百枚金幣，但是關於這位不知名人士卻依然杳無音信。

結果，關於這位破壞了人偶的人物之謎就這樣保留下去，而國家也在此設置了全新的魔法炮臺。

『雖然我們嘗試了將舊型號的部件收集起來重新啟動，但不可思議的是，舊型號似乎再也沒有第二次啟動過。目前已經作為殘骸廢置於廢棄物處理場地了。』

以上就是由店員先生敘述的來龍去脈。

『請問您有什麼疑問嗎？』店員先生問我。

我表示疑問地歪頭。

「你對於這篇文章——對於這個古舊型號的魔法人偶有什麼看法嗎？」

『什麼看法，是指？』

「為什麼這個魔法人偶變得再也無法啟動了呢？如果可以的話，我想聽聽你的想法。」

『我並沒有什麼想法。』

似乎他是無法作答的。

「……是這樣子啊。」

『您的提問就是以上這些嗎？』

「是的。」

我點點頭，完成任務的店員先生便將我放置在一邊離開了，回到了他的工作之中。像哈爾貝利小姐那般陳述自己想法，他是無法做到的。

雖然我有些遺憾，但和店員先生的一番對話也讓我稍許安心下來。

那還是一個月之前的事情。

「——總之就先把換下來的部件全部放置在這一片區域吧。」

那是在她離開處理場地之前的時候。

我在滿地破爛的廣場正中央將替換完成的古舊部件小心翼翼地全部分成一個個碎片撒在地上。

「……？你在做什麼呀？」

哈爾貝利看著我的表情就好像再問「哎？這是某種欺負人的新花樣嗎？」，不不不，人家才沒有那種打算呢。

「我是在制造出你已經死掉的假象。只要死能見屍，故國的人們也就不會繼續追捕你了吧。」

原本花園忒奧美亞的人們會想要破壞她也是因為她壞掉了的原因。如果說沒有殘骸就突然於某天消失的話，壞掉的她可能對緊鄰諸國造成危害也是合理的推測，那麼對她的搜索也應當會持續下去。

那麼，逃出去的意義也就不大了。

「我就是在偽裝你的死亡。」

真正的哈爾貝利小姐沒有死去，但是，制造她死去的事實會方便許多。

嗯嗯～她觀望著我做著這些事情，忽然，啪的一下合掌，恍然大悟。

「原來如此。這可真是妙計啊，人類小姐。」

還在說人類小姐啊。

「到外邊的世界之後，好歹把別人的名字好好記住呀。如果每次和人接觸的時候都叫別人人類先生人類小姐什麼的，你會被些亂七八糟的人盯上的。」

如果你想要平平常常地遊覽外邊的世界，就首先表現出平平常常的樣子來啊。

「不必擔心我。在外邊的世界我是不會這麼做的。因為在人類的世界如果做出這種行為的話，我不是人的事實也就會暴露了。」

「但你卻不叫我的名字呀——」哼雖然我也沒那麼在乎吧。

於是她回答道，「那麼，叫你的名字會更好嗎？伊蕾娜閣下。」

她微微歪頭，叫出了我的名字。

.....

「你記住了呀。」

「那是自然。我可不會忘記你的名字。至今都沒有叫你的名字是因為我自己的緣由。」

「有緣由嗎？」

那是什麼？

「那是因為從五天前的我一直到現在的我——伴隨著身體的替換，有件必須遵守的事情也一直傳遞至今。」

那便是——

「那位幫助我逃離廢棄物處理場地的善良女性，請一定要稱呼她為人類小姐。」

「……………」

為什麼會托付自己這樣奇妙的事情呢？

看到皺眉不解的我，她娓娓道來。

「在這五天之中所進行的無數修理，即使是我自己也無法預測其結果。甚至丟失三十年間所有記錄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假設在修理的過程中發生什麼問題忘記了你的名字，為了那時候不對你做出無禮之舉，我在最開始便沒有叫你的名字。」

她的解釋以此作為結語。「因為對於我來說，這次的強行修理也完全是未知的領域。」

而外邊的世界也是同樣的。

「……………」

也就是說，這都是出於她不想造成無謂的擔心的考慮吧。

我倒是完全誤以為她把書本的內容與我的名字都一起忘乾淨了呢——因為這個還有點消沈。

而揭開謎底時，理由卻僅僅是如此。讓我不由想要笑出來。

「您是否知道呢？」

在我們分別的時候，我這樣對她說。

「那種事情，在人類的世界就叫做體貼哦。」

其實不言自明。

這可是屬於人類小姐的特權呢。

「……我會記住的。」

接著，她從廢棄物處理場地，向外踏出了一步。

向著未知的領域邁出了一步。

但是，她一定不會有問題的。因為就算不知曉外邊的世界的事情，她也已經很清楚該如何面對那方世界了。

「那麼，該就此別過了。」

她對我說道。

「也是呢——」

我點點頭，輕輕轉過身去。在我視線的前方，那裡一片盡是魔法人偶的殘骸。那些完成了使命的物品們一如既往地堆積如山。

而在那些殘骸之間，花朵於風中飄蕩。





在某一個國家，一位旅人正在漫步。

街上的行人們與她擦肩而過之後紛紛回顧。

因為那是一位縈繞著非常非常不可思議氛圍的女性。

她的頭髮為紫色。一頭紫色的短直髮垂在劉海之前。眼瞳是綠色的，看不出光澤。年歲看上去大概在二十多歲的樣子。

穿著是粗糙質樸的制服——雖然看上去是這樣，但實在是過於的骯髒和殘破，裂成一條一條。從袖子從手臂開始整個都爛掉了，而小腹一片也暴露在外。甚至於裙子也破爛到了露出的程度有些危險。

穿著這樣異樣衣服的她，背上背負著巨大的行李。

比起她破爛不堪的衣服，比起她相當美麗的面容，更多的是被她背上的東西吸引了眼球。

那僅僅是舊的鐘表，或者是留聲機，又或者讀過了一遍又一遍的書，盤子碟子等等。

看上去就僅僅是破爛的東西塞在包裡，幾乎要從裡面溢出來。

但是她依然很引以為傲似的把它們背在背上行走著。

順便一提，她那一天到訪的國家是一個治安稍微有點差的國家。

「什麼嘛！剛才起不就道歉了嗎！」

有一位女性正坐在地上仰望著一名男子，她的眼中滿是恐懼。

是被打了嗎，她的臉都紅腫起來了。

「撞一下只需要道個歉就行了嗎。啊？你丫的怎麼賠我的衣服啊。糟蹋的老子的酒又要怎麼辦啊？」

在女性的面前，一位男子正站著手裡握著一只酒瓶。他大白天的就喝酒喝得話都說不利索，不但恐嚇女子，而且現在都還在往嘴裡灌酒。

「原本就是你朝我撞過來的呀？大白天的就喝酒——」

「啊？？ 嚟嗦！我愛啥時候喝酒你管的著嗎！」

「……鳴」被怒罵之後女性嚇得蜷縮成了很小一只了。「那，那我給錢還不行嗎？你就放過我吧……」

「不行啊。錢可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那你說要怎樣呀！」

聽了這話，男人猥瑣地笑起來，「也是啊，總之就先用身體——」他剛說出口，——嘎拉。

男人手中的酒瓶被打飛了。

「……啊？」

男人對突然發生的事情啞口無言。

在他的身邊出現了一位旅行者女性。

「下一個打飛的就是你。」

冷然威脅男人的女性手中握著一支步槍。

槍口向男人的腦門頂過去。

「……咿，咿咿！！」

男人嚇得瞬間臉上血色全無，立刻舉起手來哀嚎「我、我說笑的啦！什麼、什麼都不用啦！」然後當場逃之夭夭。

真是色厲內荏的家夥。

「……………」

女性還呆若木雞，緩緩擡頭看向那位旅人。

「哎呀？」

眼前的旅人收起槍，然後向她伸出手。

那是十分美麗，十分漂亮的一只手。就像是被雕琢出的造物一般，一絲一毫的瑕疵都不可見的美麗之手。

而在女性的面前，旅人笨拙地對她擠出笑容，如此問道——

「這位小姐。你沒有受傷吧？」

後記

作者：白石定規

插畫：azure

圖源：牧野詩歌

翻譯：牧野詩歌

輕之國度 <https://www.lightnovel.cn>

僅供個人學習交流使用，禁作商業用途

下載後請在24小時內刪除，LK不負擔任何責任

請尊重翻譯、掃圖、錄入、校對的辛勤勞動，轉載請保留信息

首先是各話評論（劇透注意）

第一章『高級餐廳濺血事件』

最初我想到一個裝著人偶的角色，然後因為種種原因就變成了偵探。雖然內容方面為了和其他章節呼應而花費不少修正的時間，但人偶偵探的角色我不知怎的就是很中意。她摸葡萄酒小姐胸部的理由看第五章的話多多少少應該能明白。

第二章『注目與稱贊』

不僅限於創作作品，以偏離本來的目的的形式獲得異常的熱度的那些東西，雖然一時間能收到巨大的關注，但經過一段時間後立刻就從人們的記憶中消失了。聚集這些矚目的理由究竟是贊賞，又或者是其他的什麼原因，我很想去探究一番。

第三章『僅是一個想吃美味肉料理的故事』

奇怪的人呼喊著奇怪的事情，雖然最開始的時候人們還冷眼相待，但過去很長時間之後，那奇怪的事情也會變得不奇怪起來。只要不斷地發出聲音，支持者就會從一人開始，一人又一人地增加。然後在不知不覺間，世道都變了，最初橫眉冷對的人們反而卻成了奇怪的人，在叫喊著奇怪的事情。

第四章『鳥舞之館』

其實我構思出這個故事還是在初中時代，具體來說其實是很久之前還在投稿網站上登載過的故事，但既然機會難得我就想作為『魔女之旅』的一章來寫一下。順便一提似乎聽說鳥和人的大腦還有不少相似的部分。

第五章『月夜的吸血鬼』

雖然我很久以前就想寫吸血鬼出場的故事，但無論怎樣糾結都會轉到嚴肅的話題上來，所以長期以來都沒什麼靈感。並且故事上也有過多的限制呢。這章之後立刻發生的就是第一章的故事了。

第六章『獸』

在黃石國家公園裡有著狼被人類持續狩獵結果生態環境崩潰，草食動物暴增，綠色植被消失的連鎖物種滅絕故事。而狼複歸國家公園已經是距今二十年前的事情了。自那以來，國家公園似乎取回了自然的平衡。

第七章『破爛公主』

關於『忒修斯之船』，還有『中文房間』（注：Chinese room, the Chinese room argument）這樣的思維實驗是這個故事的源頭。『忒修斯之船』概括一下講的是「將物品的部分持續更換後，原本的部分終於一個不剩的話，它還能稱得上和最初是同一物品嗎？」『中文房間』就說來話長了希望你們能自己去谷歌，簡單說就是表示「人工智能和人類間的對話」。在故事的最後，哈爾貝利小姐做出的選擇是從箱中出來。

以上，就是對每個故事的點評。

總之，好久不見了，我是白石定規。

工作不斷增加的同時截稿日期卻一味地提前，在這種不可思議的現象中我抓狂撓頭的結果就是，第十一卷終於在差一點點就來不及的時間點上完成了，所以我就出去來了一趟小旅行。雖然只是去了趟縣內的鄉下。

在風中搖擺的樹木之下，我悠然地坐在石凳上，吃著當季的魚，然後在家舒服地睡一覺。就這樣度過了一天。超級棒的。其實還去了咖啡店看書，不過那也是饒有趣味的事情。

如果我這樣寫的話，就好像我的這一天都如同計劃一般精彩地度過了似的，但其實根本不是這麼回事。

那麼來看一下這一天實際發生的情況吧。

在愛知的某地。那裡有著叫做鹽烤鮎魚和五平餅的名產。在某處地方，我在凳子上坐了沒多久，感覺人逐漸多了起來，而其中就有一位附近開店的店主先生的身影，我肚子餓扁了，於是心想「太好啦！五平餅來啦！」走進店裡去。

「那個，已經開店了嗎？」我懷著滿腔期待撩開門簾。

店主看了我一眼，就說了一句話。

「哎？啊，還沒有……」

「……………」

我來太早了啊……

開店是要到兩個小時之後了。我明顯是來得早過頭了。終究我還是等不了兩個小時之久，只好對鹽烤鮎魚和五平餅死心了。歸途的時候我來到一家跟老家一樣很有安心感的咖啡店，一邊放鬆地看著書一邊忽然想到「啊，對啦！去超市買鮎魚就行啦！」這可真是逆轉般的創意啊！自己動手做不就行了嗎！

結果你猜怎麼樣，超市裡並沒有大小合適的鮎魚，取而代之的只有些秋刀魚擠在一坨。之後我一查才知道鮎魚的時節是從初夏到夏季中，那超市自然是不可能有的。

最後我還是沒法徹底放棄對鮎魚的執著，對秋刀魚妥協了。就這樣晚上上床的時候還心心念念著「嗚嗚……好想吃鮎魚呀……」淚沾濕了枕頭。完全完全沒有按計劃進行。

不過雖然是如此這般，這一天還是很有意義的，下次我想嘗試下獨自露營了。安靜的一天是非常美好的。總之以後我打算要好好做事前的準備了。

改變下話題，魔女之旅的動畫化決定了。

我開始寫『魔女之旅』是在二十歲的時候，當時能讓伊蕾娜的故事被搬上動畫也是我最大的目標之一。但是，那種事一定是每一位輕小說作家都有的夢想，怎樣才能抵達那個理想，能否抵達那個理想無從知曉，我就這樣度過了很長的時間。雖然覺得一定是沒戲的，也一直以之為目標堅持著，彷徨著。終於迎來這一天的時候，心中也只有喜悅。對迄今為止的應援我發自內心地感激。從今往後，也請多關照。

動畫化事宜開始之後，包括監督和腳本家老師以及制作人等等，我和許許多多的人見了面，每一次我在自己的立場上都戰戰兢兢。無論是哪一位都是很厲害的人，而我在制作現場也是感到驚慌失措，與此同時也真切感受到正有如此難以置信大量的人們正被這部作品聯系在一起。

最初只是因為無法放棄成為小說家的夢想而按照紀念性的實驗的意味去寫的故事，如今已經成為諸多的人們一起編織的物語，對此我十分喜悅。

此外，廣播劇第三彈的制作也已經決定了。

其實這是在第二彈的時候就定好的，我對於存在著在廣播劇CD之中只是嬉鬧一番就退場的角色怎樣都無法接受，所以就執筆了能讓全員都有表現舞臺的廣播劇腳本。而十二卷內附屬的第三彈希望也可以做到這一點。

……但，我可是去觀光地太早結果都沒吃到鮎魚和五平餅，結果向秋刀魚妥協的家夥，所以廣播劇CD第三彈的腳本執筆我也希望能徹底做好事前的準備啊……不，我是說真的啊。

以下是感謝致辭。

責任編輯的M老師。

一直以來多謝你了。這一次真的時間不足給你帶來了很多的麻煩，但您不勉強催促我而是靜靜地在一旁守望，真的是感激不盡。

然後是あずーる老師。

這次算是原點回歸的封面呢……還是一如既往的厲害……。很想希望和第一卷的封面並排裝裱起來。

接著是對廣播劇CD第二彈辛苦工作了的聲優小姐們。

在第十卷的時候因為頁數不夠而沒能致謝，就在這裡寫了。真的非常感謝你們。第三彈也請多關照了。

以及漫畫版的擔當，七緒一綺老師。

一如既往地感謝。最近沒怎麼趕上漫畫版的宣傳推特等等事情非常抱歉……作為一名讀者，我每次都從分鏡開始都很享受地閱讀您的作品。還有就是恭喜您的『藥師少女的獨語』在接下來的漫畫大獎中得獎！

最後是對支撐本作的大家的話。

動畫版、漫畫版、廣播劇CD版、還有原作。經由多媒介，大量的人們牽涉到了本作中，我非常的喜悅。從今往後也希望能一起與你們好好共事。

總之，後記就寫到這裡擱筆。

下次的十二卷再見！

譯後記

大家好我是牧野詩歌。對於十一卷久等了。我也終於可以摘下自己作為某個不存在的11卷梗的帽子，有點不舍。

不管怎麼說，我都十分感慨和愉快能好好地完成一卷對我來說最重要的一本翻譯。

11卷無論是從白石的只言片語和實際作品的呈現中都能多少看出「回歸原點」的意圖。這個原點並不是說和第一卷一模一樣，在我個人的理解中或許是『魔女之旅』單純作為寓言和行記故事風格的一面完全回歸的意思。

的確魔女之旅不能缺少與老師、沙耶、艾姆妮西亞等核心配角與伊蕾娜千絲萬縷的關係和進展，正因這些角色與她們的主線故事我們才得以對魔女之旅產生各種情感的牽掛和寄托，但另一方面如果少了那些獨立、悠然、回味悠長、又或者乾脆就是荒誕、神秘、意義不明的故事，在我個人看來，魔女之旅也將不再是魔女之旅。無論是與親友們的百合故事，抑或是這些有意義或無意義的單元故事，兩者都是魔女之旅的靈魂，缺少了那一邊，白石定規的魔女之旅都是不存在的。

在動畫化之後的現在，許多新入坑讀者觀眾會將魔女之旅與其他的作品進行種種比較，以及頻繁地複讀「三卷腰斬，四卷封神拯救系列」這樣的說法，詬病說伊蕾娜攝像機一般中立的視角和流於淺薄的小故事風格章節似乎是整部系列中拖後腿的部分。反倒是艾姆妮西亞那樣的長篇故事才是魔女之旅的主心骨。但事實是魔女之旅盡管在章節和卷之間故事構成的比例風格常有波動，單從整個系列的尺度上來看，以上所說的兩面的靈魂共存的構造可以說從未改變。

如果某一類型觀眾過分將自己對某一類型的偏好投射到魔女之旅上，這既是誤解了白石的本意，我也相信，至少迄今為止的白石並不會如他們所願偏廢某種類型的故事。

從11卷開始白石這種奇特的小故事風格的複歸，無論它僅僅是作為系列第二個十卷之首卷的一種紀念也好，還是白石未來將來有著轉變持續性的考量也罷，至少證明從一開始，白石就從未放棄過這種風格。

而隨著一卷又一卷地出版，白石兩種風格故事的寫作技巧上都越來越純熟了。單就這本11卷而言，證明這一點的就是白石為我們獻上了幾篇回味雋永的短篇。

我個人有一點很慚愧，那就是從來不會好好看完一本書再去翻譯，而是喜歡一邊看一邊翻譯，用翻譯來代替閱讀。所以最初我期待接手的其實是一本包含沙耶或者艾姆尼西亞或者掃帚小姐的魔女之旅，但等到翻完才發現是這樣特殊的一卷，幾乎沒有一個篇章與伊蕾娜之外的女配角在劇情上有直接的關係（即便是第四章某人的客串也是可有可無），但是回味悠長，耐咀嚼的章節卻也很多，結果我出乎意料地滿足。

在讀到這裡的你已經看完了全書的前提之下，我想著重提一下的是第四章鳥舞之館。第六章：獸。慚愧的是，有的問題我作為翻譯者自己也思考再三沒有肯定的答案。所以借著譯者的特權姑且寫在這裡。

鳥舞之館：為什麼商人要來到寵愛魔女的住所？為什麼一直以來不缺錢的他要尋死？又或者是其實和寵愛魔女本有什麼協議？女兒獲得撫恤金是刻意還是命運的湊巧？「寵愛」指什麼，寵愛魔女的真意又是什麼？

獸：為什麼魔法師村的女性會死亡？在這樣短小故事「獸不會傷人，不會誤傷」可以視作給定的絕對條件。的確故事也強調了之前哪怕攻擊過獸的士兵都被獸含在嘴中沒有死去帶回國的事例。那麼那位女性為何會死？難道說她死亡的原因不是因為被獸不小心含死或者被外界的魔法攻擊誤殺，而是被村人所殺死？在很容易看出的「被排斥的魔法師群體就像是被誤解的『獸』一樣」這層寓意之下，是否還有更深的寓意呢？

而第二章，第七章雖然沒有那樣明顯的問題可以爭議，也有著很多的思考空間。

最後，望各位閱讀愉快。